キノの旅 XI

―the Beautiful World―

時雨沢恵一
KEIICHI SIGSAWA
イラスト●黒星紅白
ILLUSTRATION KOUHAKU KUROBOSHI

電撃文庫

用这双手殴打人　也用这双手拥抱人

—Farewell to Arms?—

简 介

这是某个春日。此时正值山里的白雪融化成冰冷的雪水，带给绿色森林活力的时期——

背对朝阳的奇诺与艾鲁梅斯，在山上俯瞰某个国家。之后他们顺着道路下山，朝山下某个四周都是森林的宽广城墙前进。当他们好不容易抵达城门，却发现——「这样是进不去的耶，奇诺。」艾鲁梅斯与奇诺在原地动也不动。他们看到国内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许多房舍都着火，随风飘来淡淡的烟雾，甚至还听得到人的惨叫声（节录自「花圃之国」）。末书共收录11话作品。然后，这次的「后记」在……？？

＝＝＝＝＝＝＝＝＝＝＝＝＝＝＝＝＝＝＝＝
奇诺之旅
—The Beautiful World—
第十一卷
＝＝＝＝＝＝＝＝＝＝＝＝＝＝＝＝＝＝＝＝
作者：時雨沢惠一
插画：黑星红白
文本来自：轻之国度
（录入：xiaosun07）
（插图：VeryCD的秦攸）
eBook制作：祈者之路
＝＝＝＝＝＝＝＝＝＝＝＝＝＝＝＝＝＝＝＝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制作者的辛勤劳动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本文禁止拆包转载
＝＝＝＝＝＝＝＝＝＝＝＝＝＝＝＝＝＝＝＝

目 录

后 记
彩 页「孩子之国」
彩 页「花圃之国」
彩 页「序幕」
第一话「连线之国」
第二话「失望之国」
第三话「亚晋（中略）之国」
第四话「无国境之国」
第五话「学校之国」
第六话「道路的故事」
第七话「战斗者的故事」
尾 声「相机之国·上」

キノの旅 XI

—— the Beautiful World ——



時雨沢恵一
KEIICHI SIGSAWA

イラスト●黒星紅白
ILLUSTRATION : KOUHAKU KUROBOSHI

子供の国」
Burn Up

絵
お花畑の国」
Flower Arrangement

絵 プロローグ
カメラの国・b」
Picturesque・b

一話
つながっている国」
Stand Alone

二話
失望の国」
Hope Against Hope —

三話
アジン(略)の国」
With You —

四話
国境のない国」
Asylum —

五話
学校の国」
Assignment —

六話
道の話」
Passage —

七話
戦う人達の話」
Reasonable —

ローグ
カメラの国・a」
Picturesque・a —



后 记

「很容易发现的后记」

—Preface—

在这里！这次的后记在这里哦！并没有收录在书中，也没有放在书衣内侧。这次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哟！放在这里的话，应该有人会讶异：「会不会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啊？」不过奇诺也已经出了11本，后记的题材也差不多快——

那么，《奇诺之旅》终于出第11集了。这中间我还有《莉莉亚&特雷兹》的其他工作，还穿插了《学园奇诺2》这部问题作，因此这部作品整整睽违一年才跟大家见面。

我能够像这样出自续集，全都是托各位读者，也就阅读这部作品的你之福呢。就算作者再努力，如果没有各位读者帮忙是没用的，各位，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9784840240253



1920193005509

ISBN978-4-8402-4025-3
C0193 ¥550E

MediaWorks

発行●メディアワークス
定価：本体550円
※消費税が別に加算されます



とても見つけやすいあとがき　—Preface—

ここです！　今回のあとがきはここですよ！　本の中にはありません。カバーの裏にもありません。今回はここです！　ここですよ！　なんて書くと「ホントは別のところに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と訝る人がいそうですが、キノも11冊も書いてしまうと、あとがきのネタがいよいよそろそろ——。

さて、『キノの旅』もとうとう11巻目です。途中『リリアとトレイズ』という別仕事や『学園キノ2』という問題作を挟んで、1年ぶりのご無沙汰でした。

こうして続巻が出せるのは待ってくれる読者の皆様、つまりはコレを読んでいるあなたのおかげです。作者だけがいくら頑張ってもダメなんです。皆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時雨沢恵一

彩 页

「孩子之国」

—Burn Up—

(烧吧)






そう大人達が言いました。子供達が
××××な表情のまま黙っていると、聞きたい
ないのかい？　との声。
「どんなことを？」
子供の一人がそんなことを聞いて、
「どんなことでもいいんだよ。君が本当に思っていることを訊ねてみなさい。この国の大人の人には聞けないことなんてどうだい？」
大人が答えました。
じゃあ、と前置きして、その子供は、キノを見上げて、その瞳を真っ直ぐに見つめました。
「たびびとさん。どうかおしえてください――」
真摯な態度で、その子供は、キノに訊ねました。
「このくにのおとなをぜんいんもやす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子供達全員がキノの前から消えて――
再び大人達に連れられて戻ってきました。
キノの前にずらりと並んだ子供達の中に、
先ほど質問した子供はいませんでした。

某个非常非常寒冷的时期。一名叫做奇诺的旅行者，骑着名唤艾鲁梅斯的摩托车，来到了某个国家。

奇诺跟艾鲁梅斯来到了当地最大的公园，看到那儿正升起了好大的篝火。

那里聚集了许多大人，还不断地把很多东西往里面丢。

仔细一看，那些东西有的是连接电视玩游戏的机器，漫画说，以及具有收集乐趣的卡片游戏。

孩子们则是用xxxxx的眼神看着那些大人们。

摘下手套取暖了一会儿后，奇诺对其中一个正在休息的大人开口说话了。

她问道：

「你们在做什么？」

大人回答：

「最近的小孩变得越来越坏了，那都是受到我们小时候没有的那些东西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才会把他们全拿来这里处理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像我们小时候那么纯洁老实，变回像小孩子的小孩。」

就在篝火不断燃烧的同时，身体已经完全暖和的奇诺准备出发之际——

大人们拖了几个小孩过来，并叫他们在奇诺的面前排排站。他们是看起来年约五，六岁的幼童。

那些自称是幼稚园老师的大人们说：

「旅行者及摩托车，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请你们跟孩子们聊聊天吗？我们觉得这是孩子们可以跟外国人交流的难得经验。」

奇诺答应了。

「好了，大家尽量想旅行者发问吧！」

大人们如此说道。当孩子们以xxxxx的表情沉默不语时，有人询问：

「都没有人要问吗？」

听到其中一个小孩这么问，大人回答道：

「什么问题都可以呦，就问你心里真正想问的事情。何不问问看原本你不敢问这个国家大人的那些事呢？」

那个孩子开口说道「那么」，然后抬起头看奇诺并直盯着她的眼睛。

「旅行者，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只见那个孩子用真挚的态度询问奇诺：

「我该怎么做才能烧死这个国家的大人呢？」

于是孩子们全都从奇诺的面前消失了——

他们又被大人带回去。至于刚才询问奇诺问题的那个孩子，已经不再那群排排站的孩子之中。

彩 页

「花圃之国」

—Flower Arrangement—

(插花)





这是某个春日。

此时正值山里的白雪融化成冰冷的雪水，带给绿色森林活力的时期。

背对朝阳的奇诺与艾鲁梅斯，在山上俯瞰某个国家。

之后他们顺着道路下山，朝山下某个四周都是森林的宽广城墙前进。当他们好不容易抵达城门，却发现——

「这样是进不去的耶，奇诺。」

艾鲁梅斯与奇诺呆在原地也不动。

他们看到的国内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许多房舍都着了火，甚至还听得到人的惨叫声。

奇诺透过望远镜清楚考到人们互相残杀的景象。在这狭小的国家里，有许多人彼此殴打砍杀，或者开枪射杀别人。这幅互相残杀的景象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着。

正当奇诺与艾鲁梅斯喝茶小憩时，突然有什么从他们头顶通过。那是磁浮艇（注：「磁浮交通工具」指的是磁浮车辆）集团。

寂静无声的磁浮艇集团朝着国家飞去，而其中一台则降落在亲诺他们旁边。

从里面走下来的是一名中年女子，她带着年轻的随员，身上穿着气派的军装，由佩戴的阶级章看的出地位应该不低。

「嗨，旅行者与摩托车，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入境那个国家对吧？真是太不幸了。」

奇诺想那位跟自己亲切说话的女军官打招呼，然后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国家啊，原本是有三支不同的民族所组成的国家哟。虽然长久以来都相安无事，但最近关系却突然恶化。好像是因为有人说出『我们才是最优秀的』这种话。」

「结果就造成三族混乱？」

「是的，只因为血统不同，就让邻居或朋友展开一连串的杀戮行为。现在根本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军官耸着肩膀回答艾鲁梅斯，然后又说自己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才从邻国过来的。

「要怎么解决？」

「你们看就知道了。」

接着军官把手轻轻往前挥。

磁浮艇队伍立刻一拥而上，来带奇诺与艾鲁梅斯俯瞰的前方。

接着就看到许多炸弹落下，有如大量的炸弹雨从天而降。

那低沉的爆炸声连山上都听得见，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黑色的烟雾里。

就这样，所有轰炸行动在白天的时候就已经落幕了。当烟雾散去之后，那个国家已经看不到任何移动的人影，也听不到任何悲鸣，喊叫及笑声。把所有人都歼灭的磁浮艇在空中列队准备回国，不过有几台磁浮艇却在那国家的上空「啪啦啪啦」地散播着微小的物体。

「那是什么？」

「那些是花的种子哟！」

军官回答艾鲁梅斯说道。

「那是各式各样的花的种子。因为天气预报明天起会开始下雨，只要它们得到充分的营养，到了夏天，这绿意盎然的的森林里就会长出一片圆形的花园——届时相比会很美丽呢！」

当所有磁浮艇离开后，奇诺跨上艾鲁梅斯继续前进。

他们通过那个国家的遗迹旁边，随后不见踪影。

时序来到春去夏至，接近夏末的世界。

「好美丽的地方哦！」

「的确是很美丽呢，西兹少爷，蒂。」

「嗯。」

有其他旅行者来到那里。开着越野车的两人一狗，俯瞰着颜色鲜艳的圆形花圃，被眼前的光景感动万分。

「好棒哦，能够看到这么美的景色，看来即使是四处飘荡的旅行也不赖呢……」

然后男旅行者喃喃地说：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创造出这么美丽的景色呢？」



ヴィーの列は国の上に到着しました。

そして、たくさんの爆弾を落とし、たくさんの弾丸の雨を降らせました。くぐもった破裂音が山の上まで聞こえて、国は全て黒い煙に包まれました。

そうして、昼頃には全てが終わっていました。煙が晴れた後、その国で動く人間の姿はなく、悲鳴も叫び声も笑い声も聞こえなくなりました。

皆殺しを終えたホヴィーが帰還のために空中で列を作り、それらとは別の数台が、国の上に何か小さなものをバラバラと振りおろしていきます。

「あれは何？」

エルメスの質問に、

「あれはね、お花の種よ」

軍人は答えました。

「いろいろな種類の、お花の種。明日から、雨の予報だから。栄養たっぷりで育って、夏になれば、森の緑の中に丸いお花畑が生まれるわ。——きっと綺麗でしょうね」

全てのホヴィーが去った後、キノはエルメスに乗り走り出しました。

国の跡の脇を通り抜けて、すぐに見えなくなりました。風上の空に、黒い雲が増えてきました。

春が終わって夏がきて、それも終わりそうな頃。

「すてきな場所だね」

「綺麗ですね、シズ様。ティー」

「ん」

そこに別の旅人達がやって来ました。バギーに乗ってやって来た二人と一匹は、まん丸の色鮮やかなお花畑を見下ろして、その光景にいたく感激しました。

「すばらしいね。こんな景色が見られるのなら、放浪の旅も悪くはない……」

そして旅人の男は、これほどすばらしいものを作ったのは一体どんな人なのだろうね、と呟きました。

序 幕

「相机之国·下」

—Picturesque·b—

(栩栩如生)

接下来就是动员全国居民的摄影大会。

居民们为了那唯一一台的相机耐心排队。

拍完的跟还排得很远的人，都排在奇诺与艾鲁梅斯的后面，一起收在镜头的框框里。

居民们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自己想要的构图方式，把奇诺他们框在取景窗里，并且对焦距。

「我比较喜欢大家正经八百的表情呢！」

「请大家作出万岁的手势！」

「要不要在全体跳起来的那一瞬间按呢？一、二、三！」

「旁边的人照不到耶……不然就只照旅行者你们吧！」

然后按下快门。

「谢谢你！旅行者，让我们留下非常美丽的回忆！」

「谢谢你！我们绝不会忘记哟！」

动员全国居民的摄影大会，在和乐融融的气氛下持续到中午——结果奇诺是在受到午餐款待之后才出境的。

プロローグ
「カメラの国・b」
— Picturesque·b —

　そして、それからは国をあげての大撮影会になった。
　住人は列を作って、一台しかないカメラを辛抱強く待った。
　終わった人やまだ先が長い人は、キノとエルメスの後ろに並んで、一緒に構図に収まった。
　住人達は、一人一回ずつ、思い思いの構図でキノ達をファインダーに収め、ピントを丁寧に合わせ、
「じゃあ、笑ってください!」
「私は、みんなが真面目な顔をしているのがいいです!」
「みんな万歳してください!」
「全員で跳びはねる瞬間ってどうでしょう?　——せーの!」
「脇の人が入らないな……。じゃあ、旅人さん達だけで!」
　シャッターを押していった。
「ありがとう!　旅人さん。とてもすてきな思い出になり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忘れないよ!」
　住人総出の大撮影会は和気藹々と昼まで続き——
　結局キノは、昼食をごちそうになってから出国した。

第一话

「连线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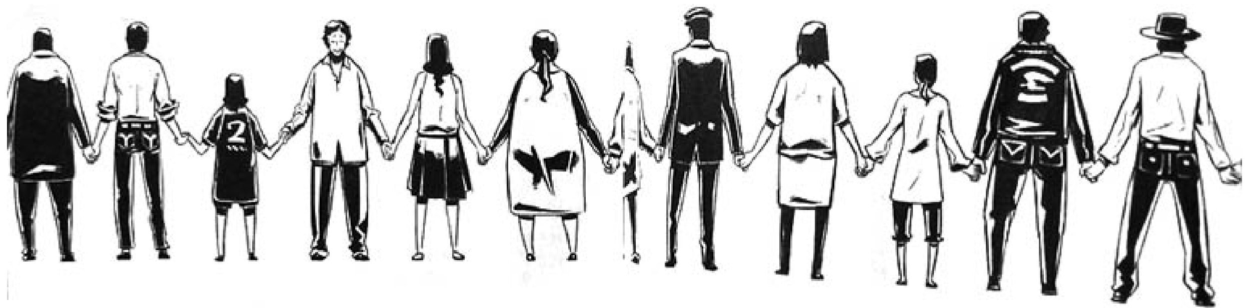
—Stand Alone—

(独立)

第一話

「つながっている国」

—Stand Alone—



一辆摩托车（注：两轮的车子，尤其是指不在天空飞行的交通工具）正奔驰在冬季的道路上。

那是一片寸草不生，有好几座棕色岩山峰峰相连的大地。那条道路仿佛是缝补各个岩山之间的空隙似的，一路蜿蜒而下，一直连接到远方。

摩托车在结冻的硬土上前进。后轮两侧挂着箱子，上面摆着包包，而包包上面还绑着睡袋和装了水及燃料的铁罐。

天空是清澈的蓝色，圆滚滚的太阳在北方略低的位置发出微弱的光芒。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而且渐渐接近傍晚。弥漫在这个世界的空气说有多干冷就有多干冷。

「好冷哦……」

摩托车骑士穿着上下两件式的厚质料绿色御寒衣，置于腹部位置的左轮式掌中说服者（注：Peasuader＝说服者，是枪械。在此指的是手枪）则插在枪套里。

那人戴着附有毛里，能罩住头部与耳朵的御寒帽，眼睛戴着一片式黄色镜片防风镜，脸上还缠了好几圈的布，因此根本看不到表情。此时只有微微的光线照着摩托车与骑士的右侧。

「气温从白天开始就骤降了哟，需要告诉你现在的气温吗？奇诺。」

摩托车询问着骑士。

「不，不用了。那只会让我觉得更冷而已。」

叫做奇诺的骑士立刻回答，隔着布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闷闷的。

「倒是差不多快抵达『目的地』了吧……还没看见吗？连艾鲁梅斯也还没看到？」

奇诺边说边放慢速度，骑过有点角度的弯道时，后轮稍微打滑还扬起沙尘。

过了弯之后——

「还没看见呢！」

正如叫做艾鲁梅斯的摩托车所说的，在漫长的直线前方，只有一模一样的弯道而已。奇诺再次加油门。

「我们接下去要去的国家——」

艾鲁梅斯停顿了一下。

「不，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好像已经称不上是『国家』了吧？」

然后又把话说完。

「正确来说应该是『国家遗址』吧。只是那么说比较麻烦，因此称之为『国家』也无所谓——四年前被人民放弃的那个国家，目前已经没有人居住。这些情报都是过去住在那儿的人提供的，所以绝对不会有误。」

「那些事情我倒是没听说哟，奇诺。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放弃那个国家呢？」

「喔~我有问过那个人……理由很奇怪。」

「他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那个国家不吉利』。」

「什么？」

「那个国家的人民虽然在那里已经居住了很久了，但某一天来了一名自称是『旅行占卜师』的中年妇女，于是众人就请她做个占卜。结果她说『这个国家的建筑物及道路的规划会引起灾噩，最后会导致国民遭遇不幸。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坠入地底！会下地狱！』」

「就那样？只为了那个原因？」

艾鲁梅斯相当惊讶地反问，奇诺则点头回应，然后又说：

「那个人说『那个国家的人们都很相信占卜师的话，因此非常伤心。后来觉得搬离那个国家比重建还要来得简单迅速，所以就全体各自移居到不同的国家去。因为那个国家的科技水准比其他国家都还要先进，所以人民不管到哪个地方都很爱欢迎，因此结果算是皆大欢喜呢。』」

「唉——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呢。有那么轻易就断定他人不会不幸的人，也有那么轻易就舍弃自己国家的人，甚至还有不畏寒冬并特地绕远路，就为了看那种国家的人。」

艾鲁梅斯用不知是讶异或佩服的语气说道。

「这个嘛，你说得没错啦！不过，只要那个人能得到幸福——也就是说『只要能让我们觉得幸福』，或许那么做就是对的呢！」

奇诺如此回答。

紧接着又过了，一个弯道，一座岩山随即从他们身旁被抛到后方。

然后那个国家的遗址就位于险降坡的下文。

它就在盆地底部，以石砌的圆形城墙环绕着。那是一个占地广大的国家，一幢幢与大地同样颜色的屋舍，有如精密模型般排列在高耸的城墙里。

「我们要入境了哟！」

奇诺边说边骑着艾鲁梅斯慢慢穿过敞开的城门。这座位于高耸城墙上的大城门，是用一整块岩石雕琢而成，相当壮丽。目前这座城门呈现半开的状态，上面还积了沙尘。

奇诺骑着艾鲁梅斯进入这个被傍晚的夕阳映照的国家里。她直接横驶过城门前的广场，来到大马路之后朝国家的中央之处前进。

道路两旁栉比鳞次的建筑物都是石砌而成，大约有五层楼高。窗户是有木板钉成的，不过感觉都很牢固。

奇诺与艾鲁梅斯在夕阳余晖中，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慢慢前进。艾鲁梅斯的引擎声在建筑物之间回响，接着消失在空中。

「这里相当美，只不过变成废墟之后，历史的痕迹也随之消失了呢！」

艾鲁梅斯说道。

「的确如此。」

奇诺也表示同意。马路上没有一点垃圾，干净到好像人们昨天才消失似的。

「我懂了……是那个的关系。」

奇诺说着，便把艾鲁梅斯停在十字路口前方。只见一辆发出低沉声音的小卡车，正横越十字路口。仔细一看，车轮旁边不仅附有打扫

用的刷子，车体后面还轻轻洒着水。驾驶座上并没有人，圆形方向盘正自行慢慢转动着。

「哎呀！」

艾鲁梅斯略为讶异地说道：

「奇诺，上面没有人驾驶，后来这个国家相当进步呢！」

「听说他们留下了足以管理营运国家的系统跟机械，而且电源还是开着的呢！」

奇诺回答完艾鲁梅斯之后继续往前行。

「为什么？」

「听说是届时若有人想定居在这里，就可以直接住下来了。」

「真贴心——啊，灯亮了耶！」

当艾鲁梅斯说话的时候，位于道路两侧，以及立在人行道边缘的街灯一一亮起。灯光像是穿过马路似的一路追过奇诺他们。

「作为国家的机能还存在着。虽然提供情报的那个人说，如果我想定居大可以住下来——只要不害怕下地狱。」

「怎么办？都已经到这里来了，奇诺你应该不会害怕『下地狱』吧？」

艾鲁梅斯戏谑地问道，奇诺回答说：

「说的也是……住在这好像也不错。只要把艾鲁梅斯随意地倒在路旁，清扫车就会把你视为废弃车辆清走呢——」

「劝你不要那么做，曾经有个伟人说过，『不珍惜摩托车的人会下地狱』哟！」

「既然那么可怕，那就算了——今天就先找个适当的休息场所；睡个觉再说。明天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四处逛逛，大后天早上就出发离开吧。」

奇诺看到路旁有一栋格外豪华的建筑物，于是进屋里查看。那儿似乎是百货公司，在商品所剩无几的宽敞楼层里有间仓库，她把散置在里面的床铺拉出来。

吃完由携带粮食代替的晚餐之后，依旧穿着御寒衣的奇诺把左轮手枪连同枪套充当枕头，并且在床垫上裹着冬季用的厚睡袋。

「光是能避开寒冷的风跟地面，感觉就差很多了呢——晚安，艾鲁梅斯。」

在空无一人，寂静又寒冷的街道，只有井然有序的街灯绽放光芒。而上空则是比街道显得多姿多彩的满天繁星，凑热闹的闪闪发亮。

隔天，奇诺在黎明的时候起床。今天天气晴朗。在寒冷刺骨的空气中，奇诺只用湿布轻轻擦拭自己的脸，然后反复做着不至于流汗的轻度运动。

她用固态燃料烧开水，喝了杯加了较多砂糖的热茶。当她轻声地吃着携带粮食的时候，艾鲁梅斯也醒来了。

奇诺感到非常意外。当艾鲁梅斯回答她「我偶尔也会早起哟」之后又问：

「那么奇诺，今天预定的行程是什么？」

「花一整天观光跟……」

「观光跟什么？」

「寻找可以使用的物品。」

奇诺答道，艾鲁梅斯隔了几秒钟问她：

「那该不会就是你入境的目的？」

「嗯，那也是其中之一。」

「该说你是小家子气还是吝啬？不过我也找不到其他适合的形容词就是了。」

「这些我都不否认。」

奇诺答道。

奇诺跟艾鲁梅斯把行李堆好，然后就奔驰在空无一人的市区里。

除了偶尔会跟自动清扫车擦身而过，再来就看不到其他会动的物体。天空中没有一片云，这个寒冷的世界也没有任何生物。

在国家的中心位置有一处人工湖泊。在冻结成冰的湖面旁边，有一座大型公园，那里有国民在最后留下来的石碑。

石碑上详细又确实地刻下他们当初舍弃这个国家的理由。但是背后有一段用油漆潦草写下的字：

“对不起，我完全无法明了。路过的旅行者笔。”

接近正午时分，奇诺发现这个国家的北方郊区有一栋不断冒着热气的巨型设施，于是在艾鲁梅斯的要求下进去里面参观。

结果发现那里是发电所，它仰赖原子能的力量持续发电。奇诺甚至擅自使用起气派依旧、至今仍然能使用的浴室。

「你老毛病又犯啦，奇诺？」

「你也泡太久了吧，奇诺。」

「不是已经泡够本了吗，奇诺？」

「你是不是溺死了啊，奇诺？」

「再泡下去你会水肿的哟，奇诺？」

可见她泡了相当久的澡。

之后发现了粮食的储藏库，于是进去里面一探究竟。里面还保存着国民当初舍弃国家的时候没带走的大量谷物。

「拿定了！」

「小偷！」

奇诺提起重重的一大袋，询问艾鲁梅斯要不要载。听到艾鲁梅斯回答「如果不介意后轮会爆胎好几次就没关系」，于是她又乖乖放回原位。

到了接近傍晚的时候，奇诺发现到开采油矿并精炼成燃料的设施。

「拿定了！」

「拿吧！」

她把放在那儿的燃料倒进艾鲁梅斯的油箱跟燃料罐里，而且是能装多少就尽量装。

傍晚，在除了奇诺与艾鲁梅斯以外空无一人的城里开始放起音乐。位于街角的扩音器传出和缓的旋律，外加——两次「夜深了，好孩子快回家吧」的广播。

来到住宅区，奇诺挑了某公寓的一楼当作今晚住宿的地方。她把艾鲁梅斯推进杳无人烟的客厅里，接着破坏了好几张蒙了薄薄一层灰尘的椅子当柴火，在没有一丝灰烬的暖炉里升起火来。升好火之后就试着打开走廊上的电源开关，当屋内的灯一亮，暖气装置也跟着启动。

屋内摆了一台荧幕四周围着木框的电视机，奇诺也打开电源把玩看看，不过荧幕在出现沙暴般的画面两秒之后就没声音了。

「算了，睡觉吧！」

奇诺把大型沙发当床铺使用，在暖和的屋内穿着单薄地钻进睡袋里。

「嗯，今天过得挺有趣的。」

「是啊，也好久没到这种空无一人的国家了呢！」

「我们明天就出境，晚安艾鲁梅斯。」

「晚安，奇诺。」

隔天早上。

奇诺在出发前想找些能够卖钱，或者用得上的物品。

「嗯，奇诺你今天也在当小偷呢！」

当她在这公寓四处寻找的时候——

「嗯……？」

竟发现一具上吊的尸体。

尸体就在他们昨晚住的房间的隔壁房间，那是——间狭窄的置物间。他就垂吊在绳索上，脚几乎快碰到地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站着低

头沉思的人。这具看似中年男性的尸体穿着正式的礼服，尸体因为干燥的气候而没有腐烂，整个是干巴巴的。

房间的墙上还遗留着自杀者死前写的文字。

「他写些什么啊？」

艾鲁梅斯询问走回来的奇诺。

「嗯，上面写『我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想下地狱。因此我希望能够独自启程到天国，如此将毫无牵挂。』——就这样。」

「这样啊——不知道那个人是否实现愿望了呢？」

「不晓得，不过——」

「不过什么？」

「他留下了这种东西，就掉在附近呢！」

奇诺从口袋拿出来的，是差不多像书本那么大的折叠式机械。奇诺坐在艾鲁梅斯旁边，把那个东西拿给他看。那个东西的颜色是黑色的，打开的上盖部分有一个荧幕，前面附有键盘。

「你觉得这会是什么？」

「因为有类似天线的零件，应该是能够随身携带的通讯终端机吧，我想应该可以透过荧幕进行文字情报的交换哟。」

艾鲁梅斯答道。奇诺问他「要是随便操作会不会爆炸啊？」结果得到「或许吧」的答复。

于是奇诺先按下电源键，接着在键盘上随意地按了按钮。闪烁的荧幕动了好几次之后出现疑似日期的数字，然后就静止不动了。

「接下来不管按什么都没用，你知道怎么使用吗，艾鲁梅斯？」

「那个我真的是没辄——话说回来，也找不到人可以问。」

「我看算了。」

奇诺关掉电源，然后折叠起来，裹上布并收进自己的包包里。

「那个你要怎么处理？」

「拿走啰。」

「我就知道。」

奇诺骑着艾鲁梅斯朝两侧城门而去。

就跟当初来的时候一样，她穿着御寒衣，戴着防风眼镜，然后用布裹着脸。偶尔还在微明晨光映照的街道上，跟认真清扫的车辆擦身而过。

不久后，从街道左右流逝而过的公寓之中，出现一整排看起来很像是学校或医院的大型建筑物。宽敞的街道前方看得见高耸的城墙内侧，正当奇诺准备握紧油门加速的时候——

「左后方好像有什么怪怪的东西耶！」

艾鲁梅斯突然这么说，于是奇诺便松开油门但没有煞车。艾鲁梅斯靠着短暂的惯性运动慢慢滑行之后便停止。奇诺一而回头看向位于左侧的大型白色建筑物，一面问艾鲁梅斯：

「你说『好像有什么』，是什么啊？」

「该怎么说呢，是从未见过的，像是把鸡蛋埋在地面的低矮巨蛋型水泥物体，是很不可思议的建筑物。找是刹那间透过那些建筑物主间的缝隙看到的。」

「那去探个究竟吧！」

奇诺回转艾鲁梅斯的车身，往回骑了—段路之后便进入建筑物所在的区域。他们穿过类似停车场的空地，通过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小路。

「看，就是那个。」

他们来到了有如艾鲁梅斯所说的水泥隆起处。在宽广的中庭花园中央处设置了很像是坟墓，或是类似纪念碑的大型巨蛋。那儿还建造了宽度足够容纳一辆车往下开的斜坡，然后在斜坡的前方还有一道紧闭的铁门。

奇诺把防风眼镜拉到御寒帽上面，再拿掉脸上的布，口吐着白烟说：

「这是什么啊……？是坟墓吗？再往前走看个仔细好了。」

奇诺慢慢骑着艾鲁梅斯，顺着斜坡往下驶去。当他们一停在铁门前面，位于旁边的扩音器立刻传出沉稳的女性声音：

『欢迎光临。』

刹那间奇诺吓了一跳，接着回答：

「啊，你好。这里到底——」

奇诺正准备问「是什么地方」时却突然被打断，那声音自顾自地说：

『如果想跟我的主人见面，请在原地稍待一会儿。如果没事就请离开吧！』

「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耶？」

奇诺与艾鲁梅斯互相提出自己的疑问，但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地方，结果——

『我的主人想跟访客见个面，请进。』

在声音一说完的同时，铁门也静静地往旁边敞开。呈现在已开启的铁门前方的，是类似电梯的四角形空间。那是似乎连汽车都停得进去的大型箱子。

「怎么办，奇诺？」

「什么怎么办……我不懂你的意思。」

「它刚刚提到『主人』，这不就表示有人在这个国家？」

「可是，这个国家明明——」

没有半个人才对。正当奇诺想那么说的时候——

『啊啊！请请请！请进请进，欢迎大驾光临，旅行者！摩托车先生也请一起进来！』

他们听到跟刚才的声音明显不同的年轻男子声音。

「…………」

奇诺以低速骑着艾鲁梅斯进入那个四角形的箱子，然后将引擎熄火。这时候他们背后的门也慢慢地关上。

「这么做妥当吗？奇诺，搞不好是陷阱哟！」

「这时候好奇心战胜一切。」

当门一闭上，箱子就开始往下降。过程平顺到没有发出任务运转的声音。电梯持续往下降了几十秒。

「想不到挺深的呢！」

艾鲁梅斯说出他真正的感想。好不容易停止，原本紧闭的一头……原来是白色墙壁的部分，则慢慢地开启。

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室内空间——那里是人类生活的空间。

里头摆放了椅子、桌子及橱柜等生活用品，墙壁上还挂了画当作装饰

角落布一台安装在台子上的电视机，而耀眼的照明灯具则从高高的天花板垂吊而下。这儿的宽敞度跟居家品味，都跟一般家庭的客厅没什么两样，只是这里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整个室内放眼望去都是墙壁。

「欢迎光临，旅行者。」

此时，房间中央站着一名年轻人。

他是个身材细瘦，看起来大概是二十出头的男子。身穿一件白色长袖衬衫，并把衣摆放出来，下着一条长裤。他有一头蓬松的灰色短发及消瘦的脸颊，脸色苍白到令人不禁联想到病人，但是本人却神采奕奕地以小跑步的方式跑向奇诺他们。

「呃——你好，我叫做奇诺，他是艾鲁梅斯。」

奇诺向对方打招呼并且做自我介绍。

「你好，你是刚才那个声音的主人吧。」

「是的，欢迎光临——首先两位请里面坐，我去端茶过来。」

奇诺遵照对方说的话，把艾鲁梅斯推进屋里。如果从室内往刚刚敞开的白色墙壁看去，那不过是一般家庭的墙壁而已。此时它无声无息地关起来了。

奇诺用主脚架把艾鲁梅斯立在小圆桌旁边，并且脱掉上下两件式的御寒衣。因为房里非常暖和，因此她连黑色夹克也一并脱下，身上只穿着衬衫，然后坐在椅子上。枪套则依旧挂在长裤的皮带上。

此处紧邻着厨房，里面另有一间看似寝室的房间。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把普通房屋的一楼直接埋在地下的空间。

男子在厨房泡茶，接着装进茶壶里端了过来。他在圆桌上摆放自己用的马克杯，以及客人专用的全新茶杯。

男子边倒茶边问：

「奇诺你们是不是打算从西侧城门出境吗？如果是那样，突然叫住你们会不会造成困扰啊？」

奇诺先是肯定再否定，接着回答：

「反正还有时间，只要能在今天之内出境就可以了。」

「是吗，那就太好了！」

男子坐下来并招呼奇诺喝茶。奇诺问：

「这茶的香味好特别哦，请问是什么茶呢？」

观察了男子的反应。等回答了「这只是普通的茶哟」的男子喝过之后，奇诺才跟着喝。然后奇诺说出「茶很好喝哟」的感想。

「哎呀~已经好久没有客人到这儿来，我好开心哦。」

听到男子这么说，奇诺说：

「我有很多事情想弄清楚……」

「我想也是呢。你应该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独自居住在这样的地底空间吧？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可是巴不得想告诉你呢！嗯！」

男子以孩子般的笑脸及语气说道。

「首先，说到我为什么会独自在这里生活——」

「嗯。」

「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生病了。」

「你说，生病是吗？」

「是的。而且，还有传染给别人的危险性。」

「那么，也就是说你是被关禁闭啰？」

听到艾鲁梅斯的问题，两个人都沉默了一阵子。过了一会儿奇诺说：

「……你的意思是『隔离中』吗？」

「对，就是那个！」

说完之后换艾鲁梅斯沉默了。

「没错，就是那样哟！」

男子不断点头，随即又连忙摇着头说：

「阿啊，不过！奇诺你不会有事的哟，因为你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这种病不会传染给外国人。因此唯独跟外国人的接触并没有被禁止。」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啊？」

艾鲁梅斯不客气地询问。男子立刻开心地回答：

「就是只要稍微照到阳光，我的身体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才会像这样窝在地底生活。奇诺你在旅行的期间，没有听说过类似这样的疾病吗？」

奇诺皱着眉头说：

「是听说过，不过——从没有听说那是会感染给别人的病耶！」

「在其他国家或许不会传染，但是在这个国家却会哟，而且只限这国家的人呢。如果要说为什么的话——」

「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传说哟！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祖先曾受到日晒的折磨，当时的首领就拼命祈祷：『就算这辈子看不到太阳也无所谓，请老天爷降雨吧。』结果祈祷奏效了，也下起雨来，但是首领却变成一晒到太阳就无法活命的体质，而且连他的家人也受到感染，使得全家人只能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生活。而首领的孩子就是有一次跑到外头去才死掉的。这件事让首领非常伤心，不过，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不曾再因为日晒而造成损害——这就是这个国家流传下来的传说哟！后来也正如这个传说所述，这个国家偶尔会出现像我这样的人！这要是传染给别人就糟糕了，所以才被隔离起来！这样你明白了吧！」

看着男子自信满满地解释，奇诺喃喃地说：

「这个嘛，原来如此……」

「既然已经知道传说的由来，也知道那个病不会传染给奇诺——」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八年前就独自在这里生活呢！」

男子打断艾鲁梅斯的话，眼神闪闪发亮地说道。

「刚开始虽然很辛苦，但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哟！当然啦，饮料跟食物都会经由电梯送进来！而且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呢！啊，也有一堆刚开始虽然很讨厌，但现在却敢吃的东西哟！譬如说葡萄干就

是其中之一呢！而外面一年到头都很寒冷，但这里却很暖和！『舒适』这个名词应该就是专门形容这里的生活吧！即使待在这里一整天都不会觉得无聊哟！至于原因我等一下再说明吧！」

男子似乎对于有人可以和他说话感到很高兴，甚至连奇诺没问的事情也自顾自地滔滔不绝。

「这个国家都没有人来看你……也没有人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哦！因为要是被传染到就惨了！」

奇诺不发一语地看艾鲁梅斯一眼。

「…………」

「交给你了！」

艾鲁梅斯简短回答。

奇诺再次面向男子，用有点愁眉不展的表情说：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尽管问，尽管问！」

「那我要问了。」

然后奇诺询问津津有味地喝完茶并把马克杯放下的男子。

「你知道这个国家——除了你以外并没有其他人这件事吗？」

男子在听完奇诺的问题两秒后便「噗哧」地笑了出来，接着又足足笑了二十秒。

「啊哈哈哈哈哈！又是这个问题啊！有意思！旅行者真的个个都很有趣耶！」

对方一边说一边捧腹大笑，接着又笑了二十秒之久。

「…………」

奇诺没说任何话，只是静静看着他的反应。

等对方控制住笑意之后。

「旅行者每个都这么说，上面该不会在进行什么让我大吃一惊的计划吧？啊——好好笑哦！」

男子一面用手指拭去笑出来的眼泪一面说道。

「很遗憾，那件事我就不予置评了。」

当艾鲁梅斯用平常的语气回答，男子笑着说：

「我想也是，我想也是呢。」

「大概是从四年前开始吧，只要我邀请旅行者来这里，大家的确都会这么说哟！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半个人』或是『你不知道吗？自己被留下来了哟！』等等。加上他们每个入都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害我每次都不禁噗哧大笑呢！」

「…………」

奇诺依然没有说话。

「然后呢？然后呢？」

艾鲁梅斯开心地回应。

「其实你想骗我是行不通的，如果基于好玩的心态开开玩笑倒是无所谓啦——不过因为我都『没有上当』的关系，所以大多数的人到最后都放弃说服我，但其中也有人因此而生气呢。甚至有人蛮横地说：我就让你眼见为凭，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吧』，还真的有点乱来呢。不过那个人后来也死心离开了。」

奇诺开口说：

「你说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人在』这句话对吧——」

「啊哈哈！那当然！我怎么可能相信呢！」

「理由是什么呢？如果不介意，可否告诉我呢？」

「果然又转到这个话题一了！我当然可以告诉你！其实很简单哦！」

男子话一说完就立刻站起来，他伸手拿起摆在房间角落的电视机上头的摇控器并开启电源。

刹那间，电视里跳出一个画面，那是在宽敞的会场中聚集了——群年轻男女，以及一名年长的男性背对着黑板说话的画面。

『也就是说，把这些数值代人这个公式——』

「我讨厌上课。」

男子立刻按下摇控器的按钮切换画面，这次是某个身穿礼服的女性在音乐会的会场里弹钢琴的画面。

「…………」

奇诺不发一语地看着男子的动作。男子切换十几次的频道，每一次都会出现不同的画面。像是踢球的体育节目啦，料理节目啦，或是黑白电影等等。

男子最后停在钢琴演奏的频道，他一边看着生动的演奏一边说：

「要是我也会弹钢琴，应该很有趣吧！」

他喃喃自语地说道，然后笑脸盈盈地转头看着奇诺跟艾鲁梅斯说：

「怎么样？电视节目从未停止过哟。」

奇诺问是否有现场转播的节目，男子说：

「没有，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那种节目，电视播放的全都是事先录好的。」

「这样的话，那该不会只是靠机器不断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吧？这样就不需要靠人控制啰！」

艾鲁梅斯说道，但男子笑嘻嘻地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其实之前也有旅行者说过同样的话——不过，那个旅行者后来看过这个之后就默默离开了。」

男子随即站起来，走进厨房正对面的房间，然后又马上走回来。这时候他手上拿着跟书本差不多大小的折叠式机器。

那机器是淡蓝色的，打开的上盖部分有一个荧幕，前面则连接着键盘。

「啊，我看过那个。」

艾鲁梅斯说道。奇诺拿出捡到的机器并排摆在桌上。

「咦？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旅行者身上有这个东西呢！今天真是个幸运日！奇诺，你怎么会有那个？这可是代替国民的身份证明，照理说你应该不可能拥有的。」

「这个东西掉在尸体的旁边，于是我就带过来了。」

一听到奇诺的回答，男子又噗哧笑了约十秒钟。

「奇诺你比其他旅行者更有趣许多呢！有办法这样正经八百讲笑话的人，老实说真的是超级少见呢！」

「对了，那台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艾鲁梅斯问道。男子一面说着「对了对了」，一面打开自己的蓝色机器。结果原来电视荧幕上的钢琴演奏画面立刻切换成其他画面，并同时出现仿佛把画面填满的横向文字。

奇诺把自己的机器摆在桌上，看着电视机的画面，然后问：

「那是什么啊？」

「你觉得呢？」

男子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回答的是艾鲁梅斯。

「应该是利用那个终端机操作的情报通讯画面吧！」

「正确答案！了不起！还省下我不少说明的时间呢！这是这个国家创造的杰出沟通工具。人们可以借由这个机器跟住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交换』文字情报。电视机只能够接收情报，但这个不一样，是双方面的通讯。」

「这样啊——奇诺，你听懂了吗？」

「大概了解。」

「其实也可以直接使用机器内盖的荧幕，但是电视机的比较大又方便——奇诺你们看得见上面的文字吗？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男子话一说完，电视机的台子便朝奇诺他们靠近。台子下方附有轮子，它伴随着马达声慢慢移动，接着在圆桌的附近停住。

「然后，要往上升啰！」

男子卡哒卡哒地敲着键盘。台子上的四角形箱子安静无声地往上升，差不多到足以把头部支撑在圆桌上的高度才停下来。

奇诺跟艾鲁梅斯盯着荧幕看。

上面有《欢迎》跟《请选择类别》的大型文字。

「我想让你们看看这个，从这里挑选类别之后就能加入聊天。」

那下面列出上百种类别，像是《有关这个国家的政治》、《讨论人生》、《烦恼之咨询》等大范围的类别，到《烫青菜加沙拉酱》或

《最近的皮带很紧》等小范围的类别等应有尽有，范围真是多到吓人呢。

「你是说，如此一来现在就能在这里透过机器跟『别人』聊天？」

奇诺问道，男子回答「一点也没错」。

「实际操作给你看最快了。干脆到我常去的《闲人大集合》开一个旅行者的主题吧。发言者可以选择使用起名或匿名，但是要是让大家知道我生病的事情，可能会惹来一些麻烦，所以还是匿名好了。顺便一提，这还可以搜寻文章的主题哟。」

男子话一说完、就用声音听起来像是连在一块的超快速度不断敲着键盘，操作的手指头甚至看起来像有三十只呢。

「他明明就会弹钢琴嘛！」

艾鲁梅斯喃喃地说道。

文字以猛烈的速度在荧幕上窜动。

《现在有一位骑摩托车的年轻旅行者来我家玩，请问谁有兴趣吗？》

这样的文字浮现在荧幕的黑色画面最上方，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我有哦！》

《找我吗？》

《好羡慕哦，怎么不来我家呢？》

《谈一谈吧！》

《如果是真的就很棒呢。》

《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是唬烂的，我可是会发飙哦！虽然我现在是闲闲没事啦。》

《别那么多废话，继续说下去吧。》

《真羡慕！》

《麻烦尽可能说得详细一点。》

《是女的吗？正不正点？》

一口气增加了不少文字，从下面出现的文字不断把上面的往前推。

「很棒吧！这些人都是这个国家的『闲人一族』喔！每一句回答就代表一个人的意见，就在刚刚那一瞬间，就有这么多人和我连线交谈呢！」

青年开心地说道，还用快到看不见手指头的速度敲着答复的文字。

《我现在就要解释了，请各位拭目以待。》

只见荧幕上的大量文字以猛烈的速度往上跑，而男子则在一瞬间就把那些文字全读过，还确实地回答。

把有关奇诺跟艾鲁梅斯的事情大致说过之后，男子半开玩笑地说：

「好了，要不要试试看？」

接着他打了一段文字，主要在说明奇诺也跟其他旅行者一样，骗他说「这个国家除了你以外并没有其他人」。

结果回了好多文。

《我差点没笑死！那现在在这里的我们又是谁？》

《一定是死人！哇哈哈！》

《这我早就听说了！旅行者一向有说谎吓人的习惯呢。》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容易拆穿的谎呢？》

《遇到旅行者的你该不会是住在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乡下吧？你四周都没有人吗？如果你是处于有机会让人家用那种谎骗你的环境，那就太猛了。》

《搞不好你是个窝在家里都不出门的人，没想到家里却来了个旅行者。如果真是那样，那你偶尔也该拉开窗帘吧。外头可是有更美好的事物呢。》

《大家还真是闲闲没事耶——》

《你不也一样吗？》

《不要吵架啦。》

《今天是非假日哦，大家都不用工作啊？》

《你提到了不该提的事情……》

《我在摸鱼哟！》

男子向参与聊天的所有人道谢之后——

《那么各位，我要再回去跟旅行者聊一聊，所以我得暂时下线了！之后再慢慢回答你们哟！》

接着就下线并关闭电源。大量的文字从荧幕上消失，电视也自动回到原来的位置。

男子转头对啜饮着完全冷掉的茶的奇诺说：

「你看，怎么样？我跟这么多的人连线交谈，你还想骗我吗？」

奇诺看着满脸笑容的男子答道：

「……不了。」

这下子男子笑得更开了：

「看吧！还有——」

「还有什么？」

艾鲁梅斯问道，男子回答：

「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不会觉得无聊的理由了吧！纵使我待在这里，不过跟大家都随时保持连线。虽然偶尔会跟他们吵吵架，但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国家生活着！所以不可能会感到寂寞哟！」

「对了，还要再来一杯茶吗？」

由于奇诺跟艾鲁梅斯都没说话，因此男子开口询问。

奇诺用「我得马上出境了」的回答婉拒，然后把自己捡到的机器递给男子询问：

「有办法让我也能使用这台机器吗？」

男子轻轻点头地说：

「当然可以，你请等一下。」

他把类似电线的东西跟自己的机器连接，然后操作两边的机器好几遍，过了几十秒之后说：

「搞定！如此一来不管是谁都能够使用它了。从此以后它就变成旅行者你的东西，接下来只要照着画面指示操作，就能像我刚才那样加入聊天了。」

奇诺接下对方递过来的机器说：

「谢谢你，我等一下会试试看的。」

接着就把它收纳在艾鲁梅斯后轮侧边的箱子里。

「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奇诺问道，男子爽快地答应：

「想问什么尽管问。」

「那么，首先是——这个机器能够跟这个国家境外的人交谈吗？」

「不，那不可能。只能跟在这个国家里的人交谈哟。」

「原来如此。」

奇诺点了一下头说：

「像这样子的『交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很不可思议的是，差不多就在旅行者们对我说谎的同一个时候——」

男子笑着回答：

「是四年前哟。」

在寒冷的空气中，奇诺骑着艾鲁梅斯来到西侧城门前。

在敞开的城门正前方仍然是一大片广场，那儿排列着打扫干净的长板凳，还有沉默已久的喷水池跟干涸的水池。

奇诺停下艾鲁梅斯并把引擎熄火。

「怎么了？」

奇诺一面听艾鲁梅斯的发问，一面踢下侧脚架并从艾鲁梅斯身上下来。她从箱子里拿出那个机器，摘下手套按了电源开关。

就在机器启动的时候，艾鲁梅斯喃喃地说：

「关于那个机器啊～」

「下面有注明制造的年月日，仔细一看是六年前制造的。」

「这么说的话……」

「照理说应该那时候就能够进行那种『交谈』才对。」

「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

等小型荧幕出现文字之后，奇诺找出刚才男子发布的主题。

里面有男子针对旅行者的事情所回答的一大串文章。像是旅行者来了，还谎称这个国家并没有任何人，但自己并不相信，而且自己也没受骗的主旨。

「…………」

奇诺看了一下荧幕上的文章内容之后，再用笨拙的手指开始敲键盘。

「你要做什么啊，奇诺？」

奇诺喃喃地说：

「我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花了一些时间敲新的文章上去。

《我刚刚也在西侧城门遇见正准备出境的旅行者，大概跟你说的是同一个人。她说「居然没能够骗过你」，看她的样子好像很不甘心呢。》

那台机器的旁边已经没有半个人。

机器就孤零零地放在空无一人的广场长板凳上面。

打开的内盖荧幕上，出现了男子对奇诺的文章所作的回应。

《我想也是！》

第二话

「失望之国」

—Hope Against Hope—

(一线希望)



「旅行者！旅行者！」

「你在叫我吗，有什么事吗？」

「抱歉在你忙着做出境准备的时候还来打扰。不过，身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有一件事情实在很想请问你。」

「喔，什么事什么事？是奇诺知道的事情吗？」

「这件事情只能够请教旅行者——我说什么都想请问你对这个国家的感想。」

「这样子啊……我觉得停留的这段期间感觉非常愉快，这儿是个非常棒的国家。」

「没错没错。而且既不会受到生命的威胁，也没有偷摩托车的小偷呢！」

「遇见的每个人都对我非常亲切——就我个人而言，我也非常喜欢这儿的食物，那道淋上鞑靼酱的糖醋鸡块真是绝品，不禁让我打算下次专程再来这个国家品尝呢！」

「这样子啊……能够让你感到满意，让我一时之间觉得很欣慰……」

「明明是对贵国的赞美，你却忧愁满面，是否有什么让你担心的事情呢？」

「啊……是的……没错……」

「什么事？什么事？」

「呃……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啦……可以请旅行者帮个忙吗？」

「请问是什么忙呢？」

「当旅行者到其他国家，而且有人间你这个国家的事情时——」

「嗯。」

「可以请你尽量说这国家的坏话吗？」

「嗯？」

「总之就是说坏话。像是『那个国家对旅行者不亲切』啦，『食物很难吃』啦，『住起来不舒服』啦等等……」

「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其实是这样的……由于有许多旅行者及商人造访过我们的国家，也因此打开了这国家的知名度……不过，流传在外的都只有正面评价——像是国民都很善良，也总是很热情地招待入境者，是一个很棒的国家等等。」

「哎呀呀。」「请继续说下去。」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哟。其中有基于『人家是难得来的外国人』这种想法而自掏腰包款待入境者的人，但也有并不喜欢外来者，甚至还厌恶到刻意回避的人呢。这么一来，反而让原本满心期待来这个国家的人们感到很失望了。」

「失望是吗？」

「是的，我们知道他们明显感到失望，心情也变得很郁闷。其中还有人气得说出『没想到这儿是如此过分的国家！亏我还特地来呢！』这样的话。」

「天哪~」

「其实我们只是认认真真过着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过的也是很普通的生活。要是期待过高，只会对我们造成困扰而已。因此才希望往后来到这个国家的旅行者们，替我们散布负面的谣言。不晓得你是否愿意帮这个忙呢？」

「我这个人……不太擅长说谎，因此对于这件事情只能够说真话。很抱歉无法回应你的期待。」

「这样子啊……别这么说，对你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才抱歉呢！」

「对了对了，这突然有个想法，既然你们希望给旅行者不好的印象——」

「是的。」

「从我们入境到现在，你们大可以故意做很过分的事情啊！那么一来，我们自然就会宣传说这里是个很糟糕的国家哟！」

「那——那么失礼的事情我们办不到！根本就办不到！」

出境之后，那名旅行者对自己的摩托车说：

「截至刚才为止我都觉得那是『相当不错的国家』，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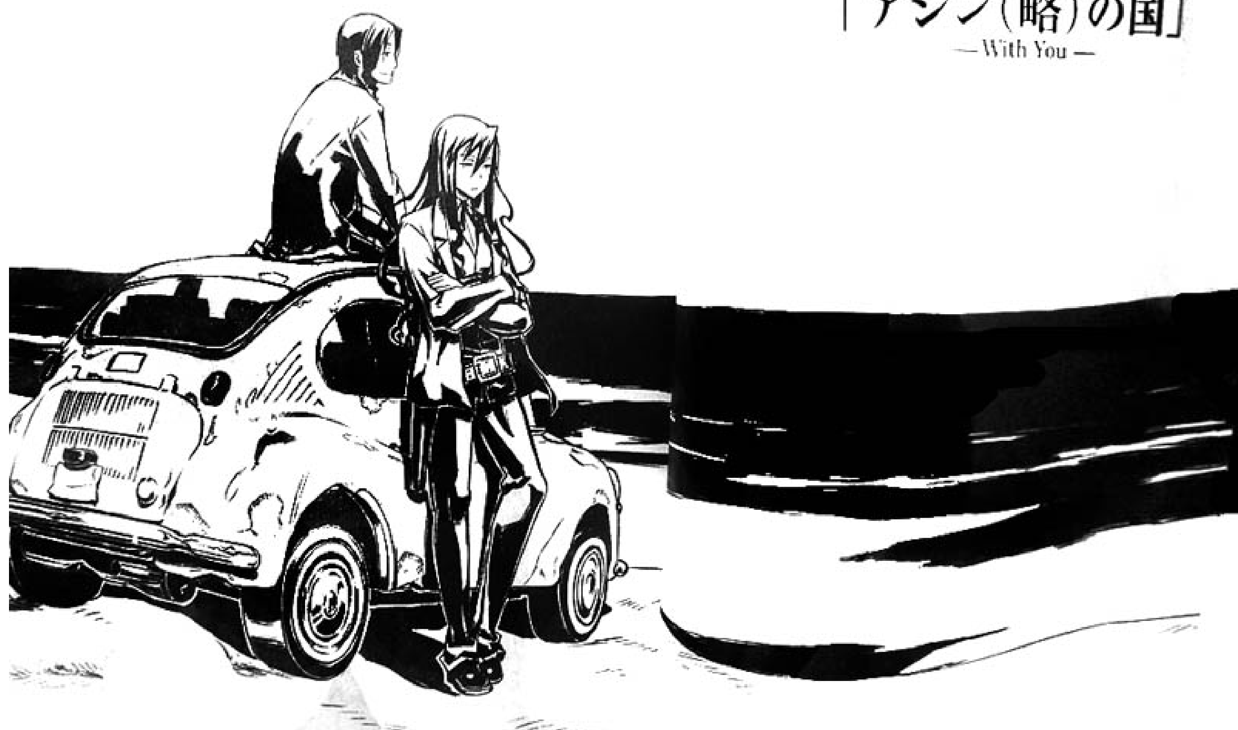
「我要改成『那是个非常棒的国家』。」

第三话

「亚晋（中略）之国」

—With You—

（在一起）



有一辆行驶在蓝色大海边的车子。

那是辆又小又破的黄色车子，看起来就像随时都会瓦解，但至今仍奇迹似的到处跑。

其后座载满了行李，而且车顶跟后方的载货架还随意地绑满一大堆备用燃料罐。

车子沿着纯白色的沙滩及蓝色大海之间的界线行驶，而湿得恰到好处的轮胎轻轻地压在不会深陷的沙滩上。其前进方向的右边是大地，左边则是海洋。

海面风平浪静，微弱的白色波纹一再地拍打岸边。

长长的浅滩一直绵延到沙漠地带，只不过所谓的沙漠并没有沙子，只有岩石及硬土构成的空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其间没有任何一座山脉或绿意。

天空万里无云，亮得发白的太阳在高空发出耀眼的光芒。

太阳虽然耀眼，但因为季节正值严冬，所以气温并不高。干爽舒适的风从陆地吹向海洋。

有着一头乌溜溜长发的妙龄女手正坐在车上的驾驶座握着方向盘，她身穿白色衬衫及看似高雅的黑色夹克，大腿处则挂着枪套，里头插了一把大口径左轮手枪。

左侧的副驾驶座站着一名男子，身穿棕色短夹克，个子有点矮但长相俊俏。左腰露出插了四角形枪管的掌中说服者的枪套。

只见男子从车子的天窗探出上半身，他用小型望远镜眺望车子行进的方向。就方位来说，他看的是南方。

然后——

「看到了！终于到了！哎呀—真是有够久呢！我都快无聊死了～」

笑嘻嘻说这些话的男子「咚」地一声坐回座位上。

没多久就看到他们的目的地小小地映在挡风玻璃前方。

一座绿色的岛屿。而且还是跟陆地连系的岛屿。

距离笔直的海岸数百公尺远的海上，一座浑圆的岛屿靠着沙子跟陆地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陆连岛（注：意指和陆地仍有相连的岛屿）』，它靠着四周冲刷过来的沙子而得以和陆地相连。」

驾驶座的女子轻松地说道。

副驾驶座的男子看着她的侧脸说：

「你真是博学多闻耶，师父。这种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那是不记得也不会造成困扰的事情。」

「这个嘛，话是没错啦……不过我会记住哟，我不会忘记『陆连岛』这个名词的。只是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了。」

「那么我顺便再告诉你吧。泥沙一路延伸人海的部分叫做『沙嘴』，可是如果延伸到对岸或跟岛屿相连的话就叫做『沙洲』。」

「这样咧——这会出现在考题上吗？」

「不知道，你还想上学吗？」

「完全不想。顺便跟你说一下，我小时候可是模范生哟。每次考试都拿满分，还是众所期待的神童呢！」

「…………」

「你不问我『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吗』？」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

「我早忘了，对于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很快就会忘记的。」

车子就在两人充满玩笑的对话中慢慢接近岛屿。

那座岛非常圆，整体看起来像一座圆滚滚的山，还覆盖着一整片茂密的树木及花草。如果从空中俯瞰，那里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绿点吧。

他们进一步证实岛上的确有人居住：

因为山坡上到处都有几乎隐密在树林中的房子，海边的岩岸也浮着几艘小木船，还有看起来像仓库的建筑物。

看来当地居民只是在沙洲连接处随意摆了几块岩石防上车辆进入，用来充当城墙。

「天哪～绝对不会有国家攻打这种偏远的地方的。」

男子说道。

车子要到岛屿前方得先沿着海岸走，再通过连接的沙桥，因此他们先往左转。

一来到沙桥，便慢慢使劲爬上绿意盎然的山头。本来在远处看是小小的一座山，实际接近之后才发现占地相当广大。就直径来说，大约有两公里呢。

岛上的常绿树木茂密丛生，还有许多鸟类在此飞翔。

沙洲的前方有部分平坦的岩礁，上面盖了几排房屋。可以看到几十名当地居民聚在那儿。

他们穿着短袖上衣和短裤，服装非常朴素，只见他们好奇地眺望慢慢驶来的车子，一一张张晒黑的脸庞全挂着笑容。

当车子抵达只排列几块大型岩石的城墙前，几名中年男子连武器也没带就靠了过来。

当女子跟男子下车之后，首先便跟他们亲切地打招呼，然后要求居民同意他们入境。

其实这个国家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旅行者造访了，因此他们非常欢迎这两名访客，也欣然同意他们入境。

由于车辆无法进入国内，也就是无法进入岛内，所以就停放在城墙前面。男子则提着两只包包穿过城墙之间的空隙。

就在那个时候——

「嗯……？」

男子发现岩石上刻着某种文字。

某块岩石的表面非常光滑平整，但上面刻有文字，而且字数还相当多，从岩石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多达数千个文字排列整齐到令人无法想像的地步，简直就像是书籍的一整页一样。

男子停下脚步，女子也一样看着那个地方。

「这个是……我看不懂这上面的文字耶，这是什么啊？请问上面写些什么呢？」

男旅行者询问这个国家的人，听到这个问题的人笑着回答说：

「那个啊，是这个国家的名字。」

「是国名？这么说，上面这一长串都是？」

「是的，写在那上面的文字都是国名。是用我们自古流传下来的特有文字精心雕刻上去的。」

「…………」

男子哑口无言一会儿之后又说：

「还真长呢。」

「没错，是很长。」

这个国家的人笑着说道。

「…………」

女旅行者看了一眼手持行李的男子。

「为什么会那么长啊？问这种事应该没关系吧？」

这个国家的人依旧满脸笑容地回答男子的问题。

「那个原因连我们都不知道呢。不过，那的确是我国的国名。」

然后又指着另一块岩石。紧邻着刻有一长串国名的岩石旁边，还有一块小岩石，上面也似乎刻了些什么。不过这边的文字比较短。

「啊啊，那个我就看得懂了。」

上面刻了数字，是「一〇〇四」。

「那是这个国家目前的人口数。只要一有变动就会在另一块岩石刻下新的数字。」

这个国家的人说道。

进入岛屿的两名旅行者，一上岸就被带到不远处一幢叫做「公民馆」的大型木造建筑物里。

他们在那里受到盛大的款待，还跟一群担任领导者的大人们聚餐。

至于没有列席的一千〇四位国民，有半数以上全涌到这里，他们为了看旅行者而把现场挤得热闹不已。不分男女老幼全聚集在这座公民馆，还一把头伸进窗户里。

女子表现得很酷，男子则偶尔面带笑容挥挥手，一面对年轻女性眨眼送秋波，一面回应国民注视在他身上的视线。

接着自称是长老的老人出来向他们打招呼，还请他们享用了有鱼有鸡的一餐。

菜色虽然称不上豪华，但是对于深知在如此贫穷的国家，能够有东西吃就该心存感激的两个人来说，当然是郑重道谢之后接受他们的招待。

两人被问及附近国家的近况，他们也据实以告。

还有像是某处建立了帝国，正虎视眈眈策划要攻击这个国家，或者全世界只有这里躲过神秘病菌的死劫等等，这类的说法都不是真的。听到这些话，这个国家的人们都露出安心的表情。

吃完饭之后，担任向导的居民陪着他们两人在这座岛上——也就是这个国家散步。而一大队闲闲没事的其他居民则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后面。

由于岛屿整体是由山所组成，所以散步的步道全都是斜坡。细窄的步道环绕全岛，木造房屋也都盖在山坡上。

森林里苍郁茂盛、绿意盎然，还听得到热闹的鸟叫声。是充满闲趣的一个午后。

登到山顶……也就是这国家最高的地方之后，看到一处满满都是洁净水质的水池。山顶有个像火山喷火口那样的凹陷处，里面积满了水。

这个水池可以把半年来雨季所降下的雨储存起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先人辛辛苦苦开山凿出的深洞。

——听到这个大水瓶足用来维持这个国家一干零四个居民的生命，男旅行者开着玩笑说：

「这可不得了，得小心不要让它摔在地上了呢！」

所有人都笑了，然后便离开水边。

结束环岛之行，两个人回到公民馆的前面。他们坐在准备好的长板凳上并享用热茶。

这时候天空慢慢染成红色，把沙漠的人地映得一片通红。

由于他们被许多入团团囤住，向导特地保持一段距离不让大家挤过来，因此民众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

「在这里觉得自己有点像是明星呢！只是明天我们就要出境了，不晓得大家以后是否会记住我们呢？」

男旅行者说道。

「话说回来——」

他接着又说：

「说到『记住』，这个国家的国名非常长呢，我自己是有点替他们担心，难道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难背吗？」

「不，大家都很轻松就记住了哟，而且也不会忘记。」

其中一名向导笑容满面地说道，还说「我马上证明给你看」，然后从在远处看热闹的居民里叫出一名女孩。

「最爱白鱼小妹妹，可以请你过来这边吗？」

那个绰号让男旅行者不解地轻轻歪着头。那位叫做「最爱白鱼小妹妹」是个大约八岁的女孩，她开心地从人群中跳出来，到了坐在长板凳的两名旅行者及向导们的面前，便很有礼貌地停住。

「两位旅行者好，欢迎来到我国！」

女子及男旅行者对着笑脸盈盈说着这句话的女孩回礼说：

「谢谢。」

这时候向导温柔地问女孩说：

「最爱白鱼小妹妹，你可以说出这个国家的国名吗？」

女孩开心又爽快地回答：

「当然可以！没有人说不出来哦！」

「因为两位旅行者并不是本国人，不会读石碑上的文字，所以可否请最爱白鱼小妹妹对他们两位说出这国家的国名呢？」

「好的！这件事情很简单呢！」

然后女孩在深呼吸之后，便仿佛独自诵唱般地开口了：

「我要开始说这国家的名字了。亚晋·达——及耶鲁·达——及帕兹耶·达——及亚盖耶·达——及赛克斯·达——及赛载·达——及伊克耶·达——及旨恩·达——及赛布雷·达——及纳米·达——及尼米吉·达——及诺诺耶·达——及哈金姆·达——及哈特·达——及哈雷赫·达——及希米雷·达——及米吉恩·达——及米米鲁·达——及亚吉耶·达——及约瑟斯·达——及罗隆·达——及罗耶雷·达——及普利帖·姆——及——」

看着女孩流利诵唱的模样，再听着那一大串极为相似的名词，男旅行者不禁轻声赞叹：

「哇喔——」

女旅行者则静静看着女孩的脸。

女孩夹杂简短的喘息，继续朗诵着国名：

「——普雷叶·姆——及帕瓦帖·姆——及以耶姆·姆——及塞布·姆——及达达恩·姆——及达耶奴·姆——及纳米雷·姆——及奴耶·姆——及诺萨姆·姆——及哈特·姆——及哈玛·姆——及米翁·姆——及姆比耶·姆——及亚法·姆——及约瑟·姆——及拉叶奴·姆——及拉朗·姆——及里霖·姆——及李里·姆——及连德·姆——及罗优依·姆——及瓦兹·姆——及瓦吉·姆——及托塞奴·载——及乌特耶·载——及凯米雷·载——及萨鲍·载——及史连·载——及史列·载——及索雷布·载——及尼业叶·载——及尼尼吉·载——及诺连·载——及诺古雷·载——及巴亚雷·载——及赫吉米·载——及霍特耶·载——及霍马·载——及密耶奴·载——及米亚，载——及姆菲·载——及莫吉耶·载——及琳达·载——及李伊耶·载——及贝诺尔·德——及卡兹·德——及卡其欧·德——及库姆尼·德——及萨波耶·德——及斯布雷·德——及塔开乌·德——及塔业塔·德——及托梅·德——及托马·德——及那克·德——及涅法·德——及诺张·德——及诺米鲁·德——及霍布吉·德——及米娜·德——及莫布蕾·德——及优威·德——及林克·德——及里斯特·德——及鲁鲁·德——及鲁埃·德——及雷梅亚·德——及罗吉耶·德——及瓦科·德——及——」

「嗯……」

这时候男旅行者发现到一件事。

就是女孩后面的其他国民也跟着一起开口念了起来。他们的嘴型跟女孩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所有国民都跟女孩一样零失误地持续念着。

这也让男子不自觉地说：

「好厉害哦～」

国民们继续诵唱着：

「——瓦基·德——及米米妮·鲁——及托帖兹·鲁——及卡雷伊·鲁——及乌密姆·鲁——及艾雷尼·鲁——及沙贝雷·鲁——及斯载·鲁——及索普·鲁——及但帖·鲁——及托尔鲁——及那古·鲁——及聂姆密·鲁——及巴尔·鲁——及希基比·鲁——及鲍诺·鲁——及玛蜜诺·鲁——及马毕欧·鲁——及马格列·鲁——及梅嘉诺·鲁——及莫伊兹·鲁——及约德·鲁——及莉莉丝·鲁——及伍德·古——及欧特·古——及索奴雷·古——及索亚耶·古——及塔·古——及涅阿卡·古——及希比尼·古——及霍姆耶·古——及马克思·古——及马特·古——及咪咪·占——及姆耶·古——及美美·占——及鲁菲·古——及雷特·古——及卡琴·司——及艾密兹·司——及欧密兹·司——及柯米歇·司——及科德·司——及史雷特·司——及塔雷布·司——及奇杰·司——及那札耶·司——及尼欧伊·司——及菲乌·司——及伯马·司——及戴隆·司——及牡奇·司——及梅密鲁·司——及摩戴尔·司——及约梅·司——及拉亚拉·司——及雷雷特·司——及瓦欧吉·司——及奋玛·优——及艾米歇·优——及欧罗铁·优——及欧载雷·优——及沙美兹·优——及司布·优——及索耶·优——及奇姆伊·优——及托雷奴·优——及拿塞姆·优——及那雷雷·优——及哈琴·优——及夫芙·优——及霍耶伊·优——及马琴·优——及姆亚乌·优——及沙扬·优——及莫德·优——及雷安·优——及拜米·亚——及密雷·亚——及欧雷嘉·亚——及奇翁·亚——及奇兹·亚——及奇塔歇·亚——及库雷·亚——及萨优·亚——及西欧古·亚——及歇芙米·亚——及索西姆·亚——及塔克伊·亚——及达米·亚——及基塔米·亚——及泰拉·亚——及那亚蕾·亚——及奴亚叶·亚——及诺威·亚——及芙米·亚——及赫基·亚——及赫特·亚——及霍泰·亚——及马鲍·亚——及姆裘·亚——及梅兹鲁·亚——及马兹鲁·亚——及莫齐欧·亚——及莫克·亚——及优依奇·亚——及优吉·亚——及拉欧伊·亚——及利米耶·亚——及琉基·亚——及鲁瑟·

亚——及露洁·亚——及雷拉·亚——及雷朗·亚——及瓦特·亚——及瓦奇姆·亚——及阿格西·欧——及优奇·欧——及西亚米·欧——及塞姆列·欧——及塔优涅·欧——及赛欧乌·欧——及索布渥·欧——及索雷雷·欧——及奇耶伊·欧——及德莲·欧——及尼列·欧——及诺基·欧——及聂布·欧——及巴吉·欧——及涅司特·欧——及哈梅鲁·欧——及芙毕雷·欧——及赫阿亚·欧——及海伦·欧——及米纳密·欧——及姆吉娜·欧——及莫威·欧——及优贾·欧——及留克·欧——及——」

念到这里，原本觉得非常佩服的男旅行者开始觉得很无趣了。

他感叹女孩以及在背后跟着咏唱的居民记忆力惊人，也不发一语地露出不知该说什么好的表情看身旁的女旅行者。

「…………」

但女旅行者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孩。

男子只好又把视线移回女孩身上。

诵唱的声音依旧继续着。

「——鲁布耶·欧——及罗特·欧——及路克斯·欧——及奥鲁加·欧——及瓦莲·欧——及瓦塔斯·欧——及乌密兹·欧——及布夫密·兹——及萨耶欧·兹——及叶吉·兹——及乌兹耶·兹——及索优伊·兹——及兹依耶·兹——及德多·兹——及尼可吉·兹——及希特·兹——及雅耶基·兹——及米莱·兹——及利马·兹——及米奈·兹——及瓦亚姆·兹——及达嘉兹·贝——及格雷·贝——及库斯·贝——及伊吉欧·贝——及赛露露·贝——及塔布雷·贝——及兹茨·贝——及奴特·贝——及奴瑟·贝——及哈亚，贝——及海业十·贝——及马歇耶·贝——及麦特·贝——及拉优欧·贝——及利肯·贝——及罗吉亚·贝——及瓦兹·贝——及萨盖尔·夫——及柯巴塞·夫——及沙梅列·夫——及歇亚乌·夫——及塔米乌·夫——及茨密兹·夫——及德密·夫——及巴米蜜·夫——及巴德·夫——及弗夫·夫——及芙莲·夫——及密布雷·夫——及拉耶欧·夫——及——」

念到这里旅行者已经在想别的事情了。他绞尽脑汁拼命回想装在自己说服者枪管下方，那个用来瞄准用的雷射瞄准器，最后一次是什

么时候调整的？时间好像相当久了，差不多该调整一下了。

「——罗秋·夫——及洛斯特·夫——及瓦吉·夫——及毕密特·凯——及彼特·凯——及赛布·凯——及达雷亚·凯——及兹布尼·凯——及涅布雷·凯——及巴特·凯——及巴巴耶·凯——及哈吉·凯——及霍鲍·凯——及鲍琴·凯——及马耶罗·凯——及玛奇娜·凯——及蜜琪亚·凯——及瓦法·凯——及梅兹·凯——及梅特·凯——及梅蜜·凯——及优梅蕾·凯——及托德·凯——及拉吉夫·凯——及朗佐·凯——及鲁安·凯——及路索·凯——及瓦夫·凯——及密占耶·卡——及凯瑟密·卡——及达雷·卡——及兹吉米·卡——及聂密比·卡——及聂特拉·卡——及巴吉姆·卡——及弗佐·卡——及霍姆·卡——及霍布吉·卡——及姆嘉耶·卡——及优美亚·卡——及拉姆·卡——及雷亚姆·卡——及瓦姆基·卡——及瓦索娃·卡——及哈蜜蕾·卡——及诺奴·卡——及夏基·卡——及卡雷奴·耶——及科列兹，耶——及瑟莲·耶——及索莲·耶——及兹雅·耶——及那奈叶·耶——及奴塞特·耶——及霍吉·耶——及霍格尼·耶——及恰吉·耶——及梅米·耶——及毛基·耶——及尤金·耶——及拉德·耶——及里奴·耶——及——」

国名还在持续念着。

这个时候男旅行者开始想起在上一个国家购买的消音散弹。

当时的促销宣传是说，击出散弹的火药是装在薄薄的铁袋里，因为引爆时只要把袋子推出去即可，根本就听不到开枪的声响，是一项非常独特的创意商品。

当时是基于有趣才买下来，问题是试射之后才发现威力非常弱，很难找到使用的时机。

「——罗兰·耶——及阿马鲁·塔——及卡西斯·塔——及基维·塔——及柯雷·塔——及柯莲·塔——及依吉姆·塔——及沙瑟帖·塔——及塔塔米·塔——及契吉尔·塔——及铁帖·塔——及尼布雷·塔——及涅佳美·塔——及涅特·塔——及哈佐·塔——及鲍比·塔——及麻马，塔——及密耶·塔——及雅伊兹·塔——及洛法。塔——及瓦歇尔·塔——及瓦德·塔——及瓦奇欧·塔——及威布·基——及伊依尼·墓——及卡兹·基

——及巴涅美·基——及巴特洛·墓——及艾罗·基——及柯莲·基——及柯恩·基——及西特·基——及索祚·基——及塔雷兹·基——及齐兹尔·基——及巴恩·基——及泰同·基——及汤姆·基——及哈米姆·基——及马瑟·基——及玛琳·基——及玛夫斯·基——及密基卡·基——及弗·墓——及芬恩·基——及霍托·基——及马加耶·基——及拉金·基——及朗吉·基——及拉盖尔·基——及利姆·基——及利库耶·基——及鲁登·基——及洛亚特·基——及瓦亚克·基——及瓦雷布·基——及洛顿·基——及密古米·吉——及梅美特·吉——及梅莲·吉——及伊普姆·吉——及欧特姆·吉——及卡连·吉——及柯琳·吉——及萨莲·吉——及桑德·吉——及西耶叶·吉——及西耶拉·吉——及史拉·吉——及史科乌·吉——及索尼叶·吉——及泰米布·吉——及汤玛斯·吉——及奴奇欧·吉——及诺特·吉——及哈基雷·吉——及——」

男旅行者已经没什么事情可想了。

整个人到达了无我的境界。

「——弗铁·吉——及霍布优·吉——及姆秋·吉——及姆佳·吉——及玛吉娜·吉——及莫法·吉——及莫夫·吉——及雅娜·吉——及雅柯吉·吉——及尤诺·吉——及尤耶巴·吉——及尤尤叶·吉——及优耶奴·吉——及优希姆·吉——及拉古密·吉——及利密兹·吉——及路帕尔·吉——及汪雷·吉——及安索·雅——及卡姆耶·雅——及科兹·雅——及史帕兹·雅——及基欧·雅——及戴雷奴·雅——及嘉连·雅——及克盖歇·雅——及柯迪·雅——及乌梅亚·雅——及萨根·雅——及西布亚·雅——及塔塔·雅——及特雷·雅——及尼尼雷·雅——及涅可·雅——及诺姆耶·雅——及哈吉特·雅——及弗吉·雅——及马口十依·雅——及姆伊吉·雅——及姆坎·雉——及姆琴·雅——及梅吉娜·雅——及梅尔·雅——及莫德·雅——及尤金·雅——及尤特·雅——及拉菲·雅——及露鲁耶·雅——及露巴尔·雅——及罗欧·雅——及瓦科夫·雅——之国！」

女孩漂亮地把国名全部念完了。

结束的时候男旅行者还站起来，发出诚心的喝彩说：

「了不起！」

他没有把「伤脑筋，终于念完了啊」的真心话说出来，只说：

「想不到你记得住这么长的国名！太让我感动了！」

然后高举双手在头上鼓掌。

女孩有些害羞地说：

「呃……这很平常啊，大家都办得到的。」

「哎呀—真是厉害。国名这么长固然厉害，但大家都记得住才厉害呢！」

男子说着便从口袋拿出空弹壳或什么东西想要送给女孩当作奖赏，但是发现又不能只给她特别待遇，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

结果只是口头上的感谢。

向导接着说：

「最爱白鱼小妹妹，辛苦你了。那么，请你回到群众里吧！」

女孩随即点头向他们敬礼，然后一步一步走回原来自己站的位置，她旁边的大人则抚摸她的头表示赞许。

「好厉害哦，真的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呢！」

女旅行者如此说道并看着向导。

年约二十岁的年轻向导略感骄傲地说：

「在这个国家，任何人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就会被教导如何念这里的国名。如果不知道自己住处的名字，一旦有人问起那可就伤脑筋了呢！」

在夕阳之中，男旅行者里询问：

「你们不知道那一长串国名的由来吗？」

「嗯，我们不知道，不过那些都是用国民的名字串成的，不仅往后绝不会改变，也会永远记得牢牢的哟。」

这次换女旅行者开口说话了：

「关于刚刚那个叫做『最爱白鱼小妹妹』的女孩，那是她的绰号吗？这个国家一向是隐藏本名使用绰号的是吗？」

「是的，一点也没错。你好清楚哦！我还一直想说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呢！」

「因为我们之前曾造访过习惯相同的国家。」

「喔——原来还有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啊！那我就松一口气了！我一直以为只有我国比较特殊呢！这真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向导开心地说道。

接着还替这两名短暂停留的旅行者想了绰号。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互相讨论该喊哪个绰号——

结果女旅行者是「乌溜溜秀发小姐」。

男旅行者是「提行李先生」。

众人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那天晚上，「乌溜溜秀发小姐」跟「提行李先生」暂住在国内唯一备有客房的人家里。隔天早上还受邀享用活捉的鲜鱼料理。然后在过了中午没多久的时候，女子及男旅行者从拥有很长很长国名的国家出境了。

「谢谢你们，很感谢你们诚心的款待，那我们就此告辞了。」

「谢谢你们大家，你们这个国家真的很棒哟——只不过要记国名的话有点伤脑筋，取个『绿色岛屿之国』的绰号怎么样？那么我们告辞了！」

事情发生在出境没多久。

具体来说是当北方的地平线及水平线的正对方，已经完全看不到山形模样的时候——

「咦？好像有人哟！」

驾驶座的男子慢慢放松油门。

本来速度就不是很快的车子便缓缓减慢速度，在某个男子的斜前方停了下来。

那名年约二十五、六岁的男子就站在四周空无一物，只有水平线与地平线的世界里。

他穿着绿色夹克，腰际挂着点五口径的自动式说服者。打扮很像旅行者，跟那国家的居民完全不一样。

男子只带一个摆在脚边、微脏的后背包，那应该是他的行李。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

男旅行者边这么说，边摸了一下左腿上的说服者。

女子则点到重点地说：

「应该是搭船来的，岸边还有燃烧的痕迹呢！」

男旅行者往岸边一看，那儿果然有小船燃烧过的痕迹。看样子已经在上面洒过沙子，但还是可以看得到燃烧过的木屑、丢弃的小型引擎，以及油箱等等配备。

「这太扯了吧……」

男旅行者喃喃说道。

换句话说，眼前这名男子亲手丢弃搭载自己来到这里的交通工具。在这种地方干这种事，简直就是跟自己的性命过不去。

看到对方出现这种异常行为，男旅行者不敢掉以轻心，他慢慢下车，不过刚开始还是用亲切的语气跟他说话：

「你好，想不到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人呢！」

「旅行者你好，真正吓一跳的可是我呢！」

穿绿色夹克的男子如此回答，然后又看了一眼小船燃烧过的余烬并主动说：

「放心吧，我会那么做是有原因的，不会给你们造成困扰的，只是我万万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到其他人。」

「那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女子也下车了。绿色夹克的男子说：

「可以问你们一点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不过应该是那个国家的事情吧！」

「看来事情真的变得很简单呢——」

听到女子反应如此灵敏，穿着绿色夹克的男子感到非常佩服。

「你们应该才刚离开那个国家吧，里面的情况如何？——一千名左右的居民在那座与陆地相连的悠闲岛屿过着贫穷又一无所有的生

活，不过他们是不是过得很悠然自在又和平幸福呢？」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男旅行者看着女子，女子如此回答：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想不到你这么清楚呢！」

结果——

「哈哈！」

绿色夹克的男子笑得很诡异。那是带点嘲讽又有些愤怒的笑。

「我猜你正准备去那个国家——」

听到女子这句话，他紧接着说：

「没错，只不过我打算从这里开始用走的过去。应该晚上会抵达吧，对我来说时间刚刚好。」

来到这里之后就自行破坏交通工具，还打算利用晚上悄悄接近那个国家。这男子的行为举止实在太异常了。

「你要去那个国家做什么？」

女子问道。

绿色夹克的男子坦率、直接地回答：

「啊啊——我要把那儿的居民全部杀光光。」

男旅行者刻意打趣地说：

「那真的很辛苦耶，堪称是一大工程呢！」

结果那名男子表情镇定，还用聊八卦似的口吻这么说：

「才不辛苦呢——你们知道吗？在那个国家的山顶上有个大型蓄水池，是用来把之前雨季降下的雨水事先储存下来的工具。而那个国家在目前这个时期，只能够从那里得到淡水。我只要把带来的毒药丢一瓶下去，所有的人都会死掉的。」

然后又补了一句：

「老实说，用说服者杀死有限的人数，那才是真正困难又辛苦的工程呢！」

「原来如此。」

女子表示同意。

「那么，『为什么』呢？」

她询问关键的理由。站在车子另一边的男旅行者也说：

「是啊，这我说说什么都想听听看。」

绿色夹克的男子点着头回答「当然可以」。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们哟——其实是为了报仇。」

「报仇是吗？针对那个国家？」

女子说道。

「是的，我要向那个国家报仇……我猜你们绝对不知道我接下来所说的事情，因为那个国家的人绝对不可能对外公布——那件事情发生在很久很久的十五年前。当时那个国家的人口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你们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吗？」

听到绿色夹克的男子那么说，男旅行者不解地歪着头说：

「什么意思？」

「那已经完全超过容纳的极限对吧？」

女旅行者立刻这么回答。

绿色夹克的男子开心地笑着说：

「一点也没错，就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师父？」

听不懂两人在说什么的男旅行者询问女子。女子答道：

「就是那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太多了，我想那片领土光是要养活一千名左右的人口就已经很吃力了吧。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过它的人口却超过五百人之多。」

「喔~原来如此！那真的很糟糕呢……」

等男旅行者完全了解之后，绿色夹克的男子继续说：

「由于在那之前的四十年间，天候出现了异常状况。雨水不仅格外地多，也捕捉到比往常更多的鱼。而当时的领导者们全都是一群笨蛋，得意过头的他们竟然打破了国家有史以来一直延续的『人口的增加不得超出一千零一十人』的禁忌。他们认为国家将会逐渐壮大，也会越来越富庶，因此他们想让自己名留青史——但是，当大自然……当渔获量又恢复原状之后，一切都结束了，也全都完蛋了。」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吗？」

「知道怎么样吗？等到众人发现很可能会面临可怕的缺水及饥荒的问题时，那群白痴领导者居然集体自杀。剩下的只是不到一千五百名，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国民。」

「那么，后来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呢？」

女旅行者语带讽刺地问道。绿色夹克的男子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

「因为有旅行者来到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来了的关系。」

他们一行大约十个人。

开着几部卡车，就像你们这样从北方来到这个国家。

其实他们只是在往南方前进的途中顺便绕来这里，照理说大可以就这么通过的。

然而，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国民却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不仅央求他们出手帮忙，也诉说目前的窘状。

如果再这么下去，在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枯水期时，将会有国民死亡。

如果要让一千个人过普通的生活，那就得牺牲一千五百个人其中五百个人的性命，不然就是让一千五百个人每年持续被迫忍受饥饿与缺水的痛苦。

国民恳求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行，只希望能够寻求解决之道。

结果队长说话了：

「我知道了，我们会帮忙解决所有问题的。」

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吗？

那可是非常了不起，就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奇迹。

那十个人可全都身怀绝技呢。

也就是「杀人」的绝技。

那十个人——等到当天晚上夕阳西下之后就开始杀害居民。

不过那并非是没有经过计划的行动。

他们不仅调查过户政机关上登记有案的居民姓名及年龄，还完整掌握「该杀掉哪五百个人才能维持人口的平衡」。而且为了不造成孤儿或遗族的问题，一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动手。

虽然无法正确计算出有多少人被杀害……但应该是将近五百个吧。

国内发出跟着鸟叫声一起响起的说服者枪响声。

那十个人一冲进屋内就毫不留情地开枪，确实结束居民的性命。

至于不该杀的，则一个也没杀。

可是被杀的人在死亡的前一秒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杀。

体谅旅行者所作所为的居民们，就在颤抖的恐惧下度过了一晚。

不久天亮了，他们对幸存的居民说：

「已经没问题了，接下来你们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然后还这么说：

「不过首先要把尸体处理好。在传染病爆发以前，尽可能把他们深深埋在远处的陆地里。然后把死去的那些人都忘了吧，往后记得千万要好好控制人口数，幸福地生活吧！」

就这样，那十名旅行者离开了。

至于那个国家也遵守他们的吩咐，直到现在仍确实、祥和又悠然自在地生存着。

真是可喜可贺啊。

听完这段长长的故事之后，男旅行者立刻问他：

「咦……？那么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既然你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表示你是幸存者了，可是我不认为那个国家会有旅行者啊！」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那个人还没回答以前，女旅行者就开口说：

「他应该是成了第十一个人吧？」

男旅行者虽然当下脑筋还没转过来，但马上察觉到了。然后再次询问绿色夹克的男子说：

「怎么会这样？」

「我只是运气好而已——那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一清二楚，事情发生在我十岁时，那个晚下他们闯进我家之后就马上杀了我爸爸、妈妈、姐姐，以及两个妹妹。接着他们的队长举起说服者指着我，并毫不考虑地扣下扳机——卡叽！只是不知为何，子弹并没有射出来。」

「天哪……真难得会出现哑弹呢！」

「一点也没错。等我学会使用说服者之后，才知道那是多么难得的奇迹呢——那个队长便问了没被打死的我说：『你想活下去吗？』虽然我被家人的血溅得一片通红，不过找还是回答：『我想活下去，请带我走。』当时我觉得嘴巴都是铁的味道，而且也耳鸣得厉害。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的伙伴，偷偷登上卡车离开了故乡。」

「原来如此啊～」

「就结论而言，这个国家获救了。如果我的家庭没有被选中，那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只可惜我们没那个好运气，看来只有我的运气最好。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旅行，过新的人生。当然那比死要好上许多，因为他们也把我当伙伴看待。更重要的是，队长待人很温柔。」

女旅行者说：

「这样我完全明白了。可是，你为什么事到如今又回来这个国家报仇呢？照理说那个女队长……她不可能叫你这么做吧？」

这时候绿色夹克的男子立刻皱起眉头说：

「……我并没有说哦。我完全没提到队长是女的，你怎么会知道？」

「那是女人的第六感。」

「…………」

听到那个回答的男子停顿了一会儿，不久摇了一下头说：

「理由有两个。第一，因为我现在已经无依无靠了。就在半年前，我那些伙伴……因为在许多国家到处打劫而被通缉的那十个人，被非常优秀的追兵找到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会那么轻易就被杀死，追兵在完成任务之后就立刻离开，只有我逃过一劫，而理由只是因为『我去打水』了哦。这你们相信吗？」

「请节哀顺变——不过运气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

「是啊，不过我却非常沮丧，出想过寻死——这时另一个原因出现了，就是我竟然在那个时候听到那个国家的传闻，说那儿的居民过若非常平静又悠然自在的生活。当我知道那些早就忘记当初牺牲将近五百多条的性命，还厚着脸皮活在世上的这群同胞的事情，便下定决心『啊～我等杀了那些家伙之后再死吧。』之后就设法来到这里，现在离计划完成只差一步而已。只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们，还说了这些话。」

听到他那些话的男旅行者发出「嗯——」的声音。

「伤脑筋耶～既然听到你讲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杀死你，拯救那个国家呢……？」

「好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反正我们双方都有说服者，要拔枪吗？」

一点杀气都没有的男旅行者，对杀气腾腾的男子说：

「可是啊～双方又不了解互相的实力，而且若因此受了无谓的伤也没意义——老实说，我并不想跟你对干呢！」

「我就知道你会那么说。」

看着咯咯笑的绿色夹克男子，女旅行者问：

「你叫什么名字？」

男旅行者歪着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听到这个问题的绿色夹克男子也「咦？」地感到惊异，然后说：

「啊啊……我一定会让两位知道的，知道毁灭国家的男人的名字。虽然在那个国家其实是不能说本名的——我的名字叫做『米莱·兹——』。」

女性用力点着头说：

「『米莱·兹——』是吗……」

「是的——这名字念起来很奇怪吧？在那个国家居民的姓氏念起来都是『兹——』或『亚——』等拉长的音，加上一共只有二十个姓氏，为了不造成同名同姓的情况，因此尽可能让名字的发音听起来不一样，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喔。不过我非常中意家人绞尽脑汁帮我想的这个名字，想到死前还能念这个名字，我真的很开心呢！」

「原来如此，我非常明白了。」

然后女子对站在车子另一侧的男子这么说：

「还是停止无渭的争斗吧。」

听到这句话的男子只说一句：

「了解。」

绿色夹克的男子提起脚边的行李，然后说：

「接下来我会把遇见的人全杀掉，因此请你们务必要记得我哟！我的名字——是我确实曾活在这世上的证据，拜托你们不要忘了。」

「我会记住的——最后再给你一个建议，有件事情希望你入境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

女子说道。

「什么事？」

「那个国家的国名跟以前不一样了，等你念过入口那个石碑上的名字之后再入境吧！」

「……？知道了，那么我走了——再见，两位历史的见证人。」

然后绿色夹克的男子背起原本提在手上的行李。

他稳稳背着可能装了毒药的行李，慢慢而笔直地往北方走，也就是朝那个国家的方向前进。

他迈出步伐没多久就跟破旧的黄色车子，以及站在那旁边的两名旅行者擦身而过。

「再见了，米莱·兹——先生。」

米莱对女旅行者说的话轻轻挥手回应。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在沙滩上留下行走的足迹。

然后女子对着男子越来越渺小的背影再次喃喃地说：

「再见了，历史的见证人。」

那是破旧的黄色车子在离开与大陆连接的小型岛国之后，隔天发生的事情。

那个国家——

名称稍微有些改变。

因为那个国家——
又增加了一名人口。

「想必这时候正拼死拼活地重刻石碑吧？」
「你说什么啊，师父？」
「没什么。」
破旧的黄色车子继续沿着海岸行驶。

第四话

「无国境之国」

—Asylum—

（庇护所）



我的名字叫陆，是一只狗。

我有着又白又蓬松的长毛，虽然我总是露出笑眯眯的表情，但那并不表示我总是那么开心，我是天生就长那个样子。

西兹少爷是我的主人，他是一名经常穿着绿色毛衣的青年，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失去故乡，开着越野车四处旅行。

同行人是蒂。她是个沉默寡言又喜欢手榴弹的女孩，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失去故乡，不久前才跟我们一起行动。

事情发生在我们横渡新大陆，有如逃难般地从第一个国家出境时——

完全迷路的我们好不容易在森林里遇到一名过着跟隐居生活没什么两样的老人，然后也很幸运地从他口中得知通往离这里最近的国家的路。但是老人却跟向他道谢的西兹少爷说「路上小心，那一带有许多小国，总是为了拓展自己的领土而互相争伐，我就是因为厌恶那种一天到晚战争的生活才离开的。」

自称过去曾是一国领导者的老人，在说完那些话之后就回到自己建造的破房子里。

开着越野车行驶在森林深处道路的我们，不久就越过一座山峰，来到一处大盆地，那里的确有老人口中的国家。

只不过情况跟老人说的差别相当大，那些小国并没有群雄割据到城墙几乎碰在一块的状况，呈现在眼前的反而是一个占地广大的国家。

「会不会是统一了呢？如果真是那样，或许已经变成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了呢。」

正在寻找安居之地的西兹少爷，坐在驾驶座开心地说道。

「…………」

在副驾驶座脚下的我，以及把下巴抵在我头顶的蒂，一起坐着越野车下山。

「很棒吧！这个国家的优秀系统比任何地方都还要了不起呢！」

担任向导的女人当着许多人的面前那么说。

我们则是哑口无言看着那个光景。

如果要形容的话，在那类似室内棒球场的巨型圆顶状空间里，似乎挤了上千个人。

不分男女老幼，各式各样的人在宽敞平坦的空间或坐或躺，或看书换衣服，或是听收音机。

每个人分得的空间大概只有一个床铺大，其密集的程度几乎连隔壁的呼吸声都听得见。

这种状况我们过去曾经看过。那是在某个国家，人们因为大地震失去家园而临时居住的紧急避难所，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西兹少爷请教向导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倒是用高亢的声音自豪地说：

「这个国家，是由某——位伟大的英雄将群雄割据的各个小国统一而成的。在那之前可是历经了长期的悲惨战争呢！」

这个部分明白了。

「然后在统一成一个广大的国家的时候，成为第一任总统的他心想『绝不能让群雄割据的状况再次发生』，于是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个部分也明白了。

「然后刹那间，有个天才的念头从他脑中闪过！那就是『国界』才是争战的根源！就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大力主张自己的领土，而别人又不当一回事才会产生战争！你想想看，这个世界，这个星球原本是没有国界的，因此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分界线。」

从这个部分开始就越来越不明白了。

「于是！第一任总统决定了！从今以后不再承认这个国家里的任何『分界线』。也就是说，绝对不允许有『属于某人之领域』这种事情。因此在宪法里明文禁止人们拥有自己的领域！」

西兹少爷皱着眉头询问向导说：

「结果……居民们只好全都住在这里——」

「是的，旅行者先生！这里就是住处。没有入拥有自己个人的领域，所以这里才能成为既和睦又公平的安居之地！在这个国家，所有居民都在这巨大的圆形屋顶下一起平等生活。这个国家建造了许多类似这样的巨蛋。国家的计划是在将来要把所有巨蛋都结合在一起，让众人能够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

「譬如说家人？还有情侣也一样？」

「那当然！在这样的概括原则下是不能有例外的。不过当然能让他们就近居住哟，那点自由是应该要有的。」

「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隐私权』呢？」

对于西兹少爷的疑问，向导非常自傲地挺起胸膛说：

「当然没有！那种『自我领域』的想法就是引发愚蠢战争的根本理由！就是因为认同那种东西的存在，人们才会对它执着、想要维护它，以及拓展它，也才会一而再地不断争战，也就是说，一开始它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国家，所有事情都得摊在阳光下。无论是生活场所、上厕所或洗澡都一样，多亏如此，这里不曾再发生针对那些事情的任何争执。」

「关于那个宪法……」

「是的，宪法明文规定严禁修改条文，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回到那愚蠢的过去！违反者及谋反者都将受到严格的惩罚。」

接着开心到不行的向导继续对愁眉苦脸的西兹少爷说：

「听说旅行者先生正在考虑移民对吧！怎么样，要不要考虑来我国呢！可不成为这了不起的国家的居民呢！我们非常欢迎你哦！」

然后西兹少爷买完必需品之后，于傍晚时刻再次穿过城门。

离开那个「空间」，来到了外头。

我们在深邃的森林里迎接那一天的夜晚。

西兹少爷在那个国家买的其中一项物品，是一顶小帐篷。在之前入境的国家都找不到适合的，所以就一直没有买。

西兹少爷在距离自己的帐篷不远处把它搭起来，并且对默默看着它的蒂说：

「这个，是蒂的帐篷。从今天起你就睡这里。」

「…………」

沉默不语的蒂对他露出抗议的眼神，但是西兹少爷并没有让步。

结果蒂拔掉桩子并拿起小帐篷，移到西兹少爷的大帐篷旁边，就地搭了起来。

「安。」

蒂对西兹少爷道了晚安之后，就钻进自己的帐篷里不见人影。

「晚安，蒂。」

西兹少爷也随即进入自己位于隔壁的帐篷里。

在回响着猫头鹰低沉叫声的森林里。

我一面望着两个和乐融融并排在一块的帐篷，一面慢慢闭上眼睛睡觉。

「很难发现的后记」

—Preface—

然后这里也有后记。

再次向大家问好，我是在后记里虚实交错的作者时雨沢惠一。

偷偷伪装成本文后续的后记将从这里开始。这次在与「很容易发现的后记」的对比之下，也不遑多让地把「很难发现的后记」摆在很难发现的位置，还尽可能写得让读者很难发现到。

「竟然……出现两次后记……不会吧……」

或许有人会这么说。

「不可能有无法选择的后记！」

因此，就算有两篇后记也请大家不要想太多，继续把它看完吧。

顺便一提，绝不会有第三篇的。

是真的。

请相信我。

那么，因为感谢文「很容易发现到」，因此这次我打算把这篇后记写得像一般的后记那样，好好写一些算是制作花絮，或者说是只有作者才知道的事情。

接下来的内容跟这一集完全无关。

由于完全无关，所以即使先把本文看完再回来这里也无所谓，因为这里是后记嘛。即便它的英文标题是「前言」。

※ 关于主书名的烦恼。

这是发生在我投稿时期的事情。我曾想过把《奇诺の旅》当作主书名会不会太简单，是不是很单调？

虽然现在我很喜欢这么简单的书名，不过当时真的让我很烦恼呢。

「！」

当时我突然灵机一动，如果是这样的书名呢——

《昨日的奇诺の旅》（注：日文的罗马发音是kinounokinonotabi）

这个嘛，选择现在这个书名果然是正确的……

结果就保持它简单的风格，然后再加上英文的theBeautifulWorld。

我还真想夸奖当时决定「还是不要用『昨天的~』这个书名吧」的自己呢。

※ 有关错别字等等。

错别字，也就是作者非刻意写错的文字，不过还相当多呢。

照理说应该要一而再地反复检查稿子，直到没有错别字为止，但毕竟是人为的检查，所以一定会出错。

没错，那是发生在一年前——

也就是上一集的《奇诺の旅X》……

在赞成与反对的声音参半的长篇作品「歌姬所在之国」里出现了一名叫「艾里亚斯」的少年。那个名字是引用自描写越战的电影《前进高棉》里的登场人物。写这篇故事的时候我还非常小心，以免跟当时唯一一次靠我自己破关的RPG「FinalFantasyⅦ」里的超有名角色「艾丽丝」搞混。（注：「艾里亚斯」的日文为「エリアス」，「艾丽丝」的日文为「エアリス」）问题是当我写得很顺手的时候就出槌了。我偶尔会打成「艾丽丝」，然后又改过来，结果就这么反复改来改去的，正式完稿时也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检查才出书，结果——

对不起。

（我应该取鲍伯才对……但是鲍勃很不像是个角色，汉兹又是姓氏。）

以下是题外话，错别字在再版（指的是第一版卖完之后的增刷）之前会先送到责编那儿订正过，但是当连同我在内的其他作者出书之后，责编就不会再把书重新仔细看过。因为在我们执笔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内容看过好几十遍了。

因此，会发现有错别字的情况，都是从网路的留言板或感想部落格得知的。

※ 有关打错字等等。

有别于错别字的情况，我也有打错字的时候。

先不管日文里是否有那种字，这里指的是按错键所打出来的字。

原本作者没有打算要用那个文字做结束的，但是常常发生搞错「てにをは」（注：这里指的是日语助词的用法，一旦不小心放错位置，整句话的意见就会完全不同）的状况。

有时候那个错误反而促成一段很棒的文章，让文章显得非常耀眼，因此当下就直接采用。

因此结果是AllRight万万岁。

而我的文章至今在还没查出哪里有打错字的状况下继续出书上市。

看来小说多多少少都会加点天使的恶作剧呢。

※ 人物的名字并不容易取，但是很快乐。

其实《奇诺の旅》里的配角很少有名字的。

为了不让角色太过显眼，我刻意用「居民」或「胡须男」或「入境审杳官」这类平凡而枯燥的名称。

因此偶尔出现一个有名字的重要配角时，我会忧喜参半地绞尽脑汁思考，让他可以有一个具有深意的名字。其实这样到处调查出颇有趣的呢（像命名用的市售「数国语辞典」就很有用呢）。

不过也是有像上一集「歌姬所在之国」的「尤恩」、「肯恩」、「罗伯」那样，一下子想到就引用的配角名呢。

咦？主角级的师父跟她的伙伴没有名字！

经这么一提，的确是呢。

其实师父的只是没写出来而已，不然我有设定她的名字哦（虽然只有姓氏啦）。那是在写师父第一次登场的第II集就设定好的，只是没写出来而巳。至于什么时候出现或不出现，那还是个谜。

至于那个伙伴……呃……那个……

注：时雨沢并不是讨厌他啦，为了避免误会先解释一下。

※ 说服者连名字都没有

另一方面说服者，也就是枪械，其实主要是手枪啦——这些就算有明确的款式，但是并没有名字（这部分的设定跟非地球的《艾莉森》、《莉莉亚&特雷兹》系列是一样的）。

这时候我会简单注明那把枪的特征，觉得只要懂的人看得懂就好了。要是描写得人详细就会被责编下令删减，因此我都会小心要写得太过火，可以说是一而再地压抑自己。不过终于压不住了，反动的成果就呈现在《学园奇诺》里，而且还一发不可收拾呢。原则上那些枪都是选我自己偏好的。我只要手里一握模型枪或空气枪，就会像书中人物那样摆出架势或拼命挥舞，在房间里俨然是个危险人物。也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会手持着附有灯光的玩具枪闯进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还正经八百地说：

「呼……没有敌人。」

这样的一个三十岁男人不晓得脑袋在想些什么。

不过就选择的例外来说，就是师父在第Ⅸ集的「杀戮之国」里佩带在腰际的鲁格P08。只有这把是我在参加某处举行的握手会时，有人要求「请让它出现！」才让它登场的。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往后是否会跟那次一样，因为有人要求就让它顺利出现，关于这点还要请大家见谅呢。

要是有人大喊：

「种子岛（注：西元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到九州种子岛传入铁炮。种子岛领主「时尧」为其威力所震惊，遂自力研制铁炮，取名「种子岛」）！」

那可就让我伤脑筋了。

还有，虽然是偶尔，但我也会写出像「长笛」那样的个人设定枪，会调查登场枪械的读者请多注意哦。

※ 然后说服者是「说服」。

利用文书处理软体写文章的时候，只要把频繁出现的长句子或文章，用短句登记在辞典里就会变得很方便。

像我在电脑只要打「说服」再按取代键，就会出现类似以下句子的选择。

1·说服者。

2·说服者（注：指枪械）。

3·掌中说服者（注：Peasuader=说服者，是枪械。在此指的是手枪）。

方便吧，这样很方便呢。

不过一旦逼于习惯这种工具，在普通对话也会说出以下这样的话。「奇诺的『说服』啊~」所以必须要注意一下。就算时雨沢讲了意义不明的单字，也请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 那么奇诺都带些什么东西旅行呢？

这部《奇诺の旅》是因为我喜欢骑摩托车兜风才诞生的，在执笔的当初我常常想：「要不要把奇诺携带的所有东西列出一张表啊……」只要把她带了些什么东西，以及放在什么地方等等的细节都设定好，在写作的过程中或许会轻松许多呢。可是后来我打消念头了。要说为什么的话——因为我自己是个「无法减少行李」的人。我自己外出旅行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应该很需要」、「这个也需要」、「要是少了这个应该会很麻烦吧」的想法，结果行李就越带越多，而且还很重呢。但是旅行一趟回来之后，发现那些东西根本都没用上，甚至是在当地再买就可以了，这类情况算是很常见呢。那个时候我都会自我反省「下次的行李绝对要力求简单」，可是又……要这样的我要制作「奇诺の旅行用品总表」实在是——我看到时候她很可能得让艾鲁梅斯在后面拖着两轮拖车旅行呢。

※ 有关同人志

虽然唐突，但是我非常欢迎自己的作品能成为同人志的题材。

我要对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人表示感谢，以及有「自行出书」这股力量的行为献上喝彩。

就算是破天荒的爆笑内容（话说回来，我自己在《学园奇诺》就做了类似的事情呢……）或是看过会鼻血成河的十八禁作品，对我来说都一样值得感谢及喝彩。

只不过我尽可能不去看自己作品的同人志。

理由是我害怕万一……不，万一内容重叠到的话就不好了。

不过，还是要替大家加油哦。

你们的想像力及创造力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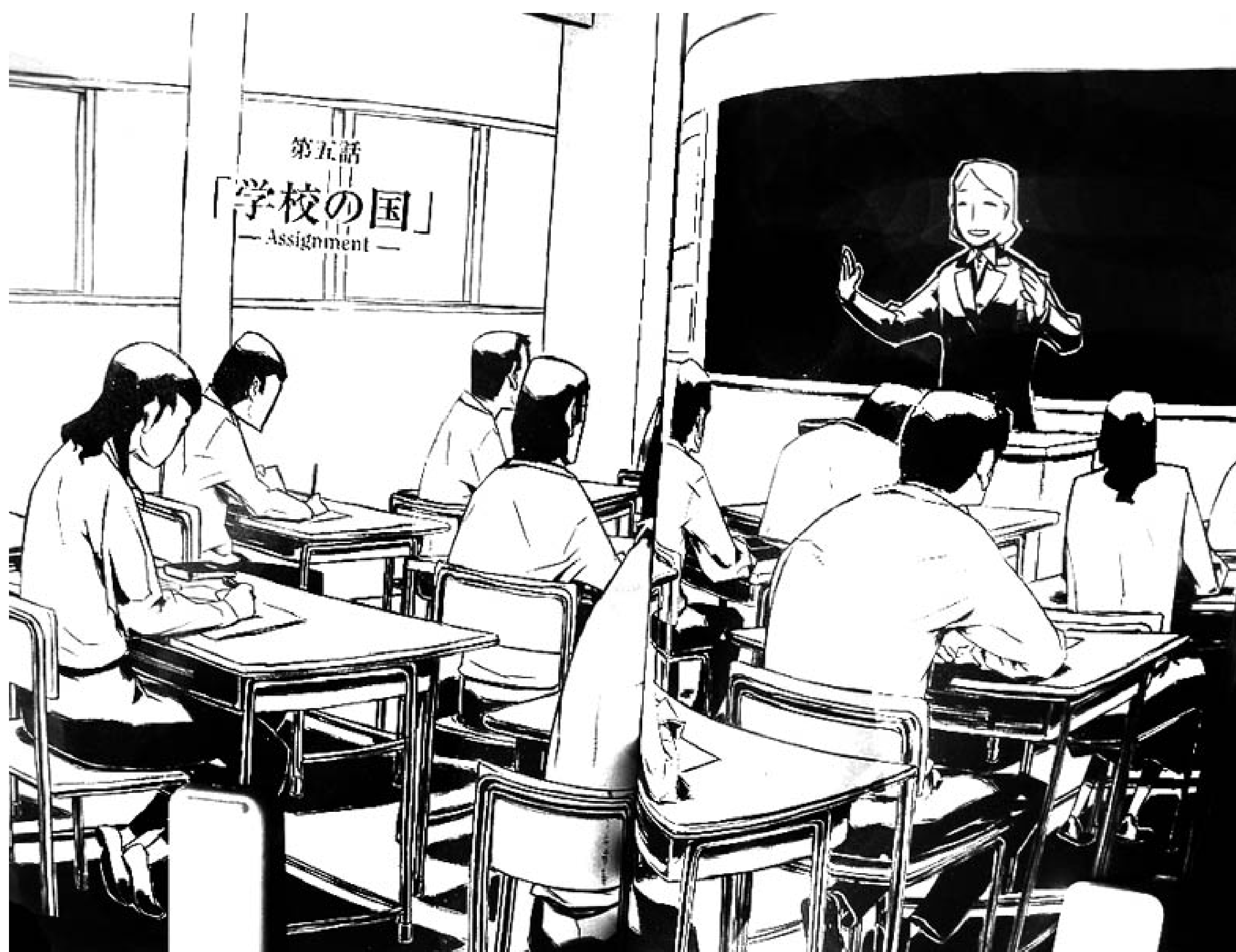
那么后记就在此突然结束了。

第五话

「学校之国」

—Assignment—

（课外作业）



有一辆摩托车奔驰在森林里的路上。

那是后轮两侧挂着黑色箱子，上面还装了铁管制载货架的摩托车。此时载货架上面没有放任何东西。

骑士是个年轻人，年约十来岁出头，有着一头黑色短发，头上戴着附有帽沿及耳罩的帽子，眼睛则戴上防风眼镜，然后身上穿着黑色夹克。

骑士的腰际系着粗皮带，挂在右腿位置的左轮式掌中说服者则插在枪套里。

然后身体前方是用皮背带背着一挺能够击出散弹的说服者。它整体是黑色的，长管型的弹匣及贴在枪管上净是破洞的散热板非常引入注目。

在蓝蓝的天空下，绿意盎然的森林里，摩托车在来自右方的朝阳照射下，扬着尘土奔驰着。森林的道路笔直得可以一路瞭望到远方，骑士用相当快的速度骑着摩托车。有时候还会把身体前方歪掉的说服者扶正。

「我说奇诺。」

摩托车对骑士说话了。叫做奇诺的骑士回答：

「如果你想说速度太快了，我是不会放慢的哟，艾鲁梅斯。因为我正在练习让自己尽可能骑得又快又久。」

「那倒是无所谓啦！」

叫做艾鲁梅斯的摩托车那么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想问你今天要去哪里？上街购物吗？」

「我没跟你说吗？」

奇诺放松油门，等速度整个减慢，引擎声也变小之后便说：

「是学校哟！」

「学校？」

「没错，就在现在即将前往的国家，我要去那里的学校上五天课。」

「那是为什么？」

「因为师父说『那所学校有别处学不到的独特技术』，还说『这是个好机会，你就去学吧』。只要能让自己『变强』，我什么都愿意做哟！」

「嗯——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接下来每天都要跑一段蛮长的距离。」

「反正这对摩托车来说是件开心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的天候也很稳定。」

「而且还能练习骑得又快又久。」

奇诺一把话说完就再次握紧油门。

艾鲁梅斯在坚硬结实的泥土路上慢慢加速。

穿过森林之后就看到前方的城墙。灰色的城墙围起又宽又大的区域。

时间接近正午时分，太阳快要升到天空正中央，大地也慢慢暖和起来。

来到大型城墙前面的奇诺，把艾鲁梅斯停在手持步枪的卫兵们面前。她踢下侧脚架撑住艾鲁梅斯并摘下防风眼镜说：

「你们好，我叫做奇诺，这位是我的伙伴艾鲁梅斯。请让我们入境。」

奇诺彬彬有礼地跟走过来的两名卫兵打招呼之后，便从后轮旁的包包拿出一一封信。

其中较为年长，看起来年过五十的卫兵接下那封信。

他打外信看过之后，便爽快地发出许可。

「嗯，知道了，你可以入境，」

「只不过，我国针对持有说服者的普通市民将进行严格的审查。像奇诺你的状况，我们将代为保管直到你山境为止。」

「知道了。」

奇诺跟卫兵取得共识之后便把身体前方的散弹说服拿下来，并把装在里面的九发铅弹都排出来。接着再把那挺说服者跟散弹，以及把

腰际的左轮手枪迅速分解成的枪管、弹匣及枪把等部分，全放进卫兵准备好的木箱里。

「你携带的都是重武装呢……事先跟你声明一下，在我国辽阔的领土里，有部分区域是被对政府感到不满的恐怖分子所横行霸占的危险场所。地图上都有注明，请注意不要误入那些场所，除此之外的场所都没有问题对了，还要小心别违反速限，一旦被抓到可是要罚款的哟。」

「知道了，谢谢你的叮咛。」

然后奇诺便推着艾鲁梅斯穿过城门。

目送着一车一人离去的背影，年轻的卫兵望着长官的脸说：

「那个……这么做妥当吗？」

对于部下问得很保守的问题，他反问「什么妥不妥当」。

「那位少年……是谁啊？」

「不知道，我是第一次见到。」

「…………」

听到长官这么干脆的回答，年轻卫兵一时语塞了。

「不过，毕竟是那位老婆婆写的推荐函，总不能不让他入境啊。」

「你说的『那位老婆婆』，是据说住在南方森林深处的……那个，传说中很可怕的老婆婆吗？」

「你觉得还有别人吗？」

「她有孙子吗？」

「不，据我所知，那位老婆婆一直是独自生活。听说那个孩子是在森林里迷路的时候，被她捡回去的。」

「那是怎么回事……？话说回来，那位老婆婆又是何方神圣啊？」

「关于那件事，之前队长曾跟我说过。至于队长好像是听连队长说的，而连队长则是将军当面跟他说的。正好趁这个机会也跟你说一

下吧，我不是刻意要沿袭长官的风格什么的，只是知道的话对你绝对有好处没有坏处。」

「是的。」

「那就是『如果想活得长久就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就这样。」

「…………今天的晚餐吃什么好呢？」

「吃什么好呢？鱼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被画出一道和缓曲线的城墙包围的辽阔国家里，其中的森林与农田绵延到地平线的另一端，还看得见零星的几户人家。

奇诺打开卫兵给她的地图，再从夹克口袋拿出便条纸对照。

「找到了，往前直走然后在第二个交叉路门左转，再往前走一点就有个小镇，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说着便把那两样东西翻过来也给艾鲁梅斯看。

「嗯，没有错呢。」

奇诺把地图跟便条纸收妥之后就继续往前走。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教室来了一位新同学。老师想在上课以前先介绍给大家认识。站在这里的是——奇诺同学。奇诺同学，这些都是本班的学生，一共有十二个人，他们不是跟你同年就是比你年长一点。那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做奇诺。」

「我想大家或许都知道，奇诺同学并不是在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这个国家的境外不是有一片很大的森林吗？她不仅受到住在那里的老婆婆照顾，两人还住在一起呢。不过，那件事情算是跟在座的各位之间的秘密哟。从今天起，她将会开始上下午的课程。请大家跟她好好相处，一起努力用功吧，千万不要因为奇诺同学的打扮跟你们不同就排挤她哦。既然都是同在一间教室里上课，那么大家都是伙伴。听到了没？好了，那么现在开始上课。奇诺同学，请你用那边的课桌椅吧，也请你努力跟上大家的进度哦。」

「我会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当奇诺跟艾鲁梅斯奔驰在夕阳开始西斜的森林里时，影子也随之落在他们的左侧。

奇诺跟早上一样在身体前方挂着散弹说服者，并且以跟早上一样快的速度狂飙。高亢的排气管声响彻森林。

「对了！学校怎么样？」

艾鲁梅斯大声问道。因为奇诺没有回答，他又问了一次同样题。

「啊？啊啊！很好玩！」

奇诺也用喊的回答。防风眼镜映着以极猛的速度从两旁而去的森林树木影子。

「你学了些什么？」

「制造东西的方法！」

「什么东西？」

艾鲁梅斯问道，奇诺便针对那个「东西」作回答。

「哇——听起来蛮好玩的呢！」

「很好玩哟，真的很有趣呢！只是因为班上的同学跟我有些隔阂，所以感觉心有点静不下来……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太紧张了。大家不仅认真听老师的话动手制造，下课时间也都处得很愉快。我猜他们可能正因为是那个国家的人，所以对将来的事情都很正经而认真地思考。」

「嗯嗯嗯，那老师呢？」

「她人很好哟！是个才二十岁的女老师，她有一头很美的金发，是个大美女，为人也非常亲切，虽然我今天才加入，却很耐心又仔细地教导我。讲话速度不会很快，上课内容也很浅显易懂。虽然我不懂的名词很多，也一再重复提问好几次，她都没有露出任何厌烦的表情，所以最后让我完全都听懂了。」

「这样啊——」

「当师父突然要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刚开始还不懂为什么要那样呢。想不到那里却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好玩。」

「那样真是太好了。不过在外面苦苦等候的我倒是闲得发慌，轮胎还可能被野狗视为留下记号的目标呢。」

「那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被狗狗尿尿啊，就是这样我才讨厌狗，我还刻意发飙吓吓它们呢！」

「咦？要是太大声可是会被发现的哟？」

「安啦！我是在不会被人类听到的情况下，在相当高的地方大声说话的。」

「…………那是什么意思？」

「这解释起来有点麻烦，改天再跟你说。或许也可找某人告诉你呢。」（祈注：狗可以听到一定频率范围内的超声波，而且对特定频率的超声波反应强烈。甚至有专门利用这一点制造的驱狗装置。）

「……艾鲁梅斯、师父、老师都知道好多事情哦。看来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呢……」

「有什么关系呢？以后慢慢学，慢慢学啰。」

「这样啊……嗯，对了，明天跟后天我都要去上课，这次的课程一共要花上五天的时间才会全部结束。」

「反正对我而言，四处跑来跑去比整天待在森林里睡觉要好得多呢。」

「回去之后再跟师父报告今天学了什么东西——对了，我又发现到一个师父很了不起的地方。」

「是什么啊？」

「师父她只要是自己懂的事情都会教我，不懂的事情就会请懂的人来教我。所以师父非常清楚自己不懂什么事情——我觉得那样的她真的很了不起。」

「原来如此啊——只是没想到在那个国家居然有教这种事情的学校，我真的感到有点震惊呢。不过奇诺——」

「嗯？」

「学习那个固然不错，但实际上派得上用场吗？」

「这个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呢。」

「什么嘛！」

「不过，在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我也曾想过、这真的派得上用场吗？甚至是『与其学这种事情，我倒宁愿跟大家在外面游玩，把爬树的技术练得更高竿』——可是现在就没那种想法了。因为学会认字，就能够阅读有趣的书籍。现在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学习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在某个场合派上用场的。」

「原来如此，只是摩托车就算一辈子都不懂文字的写法也无所谓呢。」

「……艾鲁梅斯，你觉得『摩托车的一生』是什么样子啊？」

「这蛮难解释的耶。」

继续奔驰的奇诺与艾鲁梅斯，在森林里的交叉处拐了一次弯。

沿着这条路行驶一阵子，可以看到前方有一栋小木屋。森林的一侧被开垦成农田，小木屋就独自立在旁边，烟囱正飘着袅袅炊烟。

奇诺从农田的前方通过，把艾鲁梅斯停在小木屋前面。不一会儿从屋里走出一名老婆婆。

老婆婆身上围着围裙，体态纤细的她把银色的长发整个盘在后面，挂在腰际后方的枪套里插了短枪管的左轮手枪。

「欢迎你回来，奇诺。」

「我回来了，师父。」

被称为师父的老婆婆从小木屋的木制平台处走到马路上，并询问奇诺是否使用过散弹。听到奇诺说没有，于是就说：

「那么，你还是照往常那样去射击农田里的稻草人吧！」

「知道了！」

奇诺点点头并发动艾鲁梅斯往前进，前进没多远就握紧后轮的煞车。如此一来车体不仅大大倾斜，后轮也打滑，车行方向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准备出发啰，艾鲁梅斯。」

「请手下留情一点。」

奇诺骑着艾鲁梅斯往前进并猛然加速，再慢慢往上打档。

在通过小木屋跟老婆婆前面的时候，奇诺把双手放开。跨着利用惯性运动继续行驶的艾鲁梅斯，奇诺把挂在身体前方的散弹说服者拿在手上并解除保险。然后以稍微浮坐的姿势，往左侧瞄准。

在农田后面与森林交界之处，立了五个稻草人。利用剩余木材制作的真人大小的稻草人，每个身上都像围了围裙似的挂着铁板。奇诺开枪了。

发射的九颗圆形散弹，以四处发射的方式命中稻草人，撞击到铁板的时候还发出尖锐的声音及火花。

奇诺一面巧妙地避开强劲的后座力，一面让左手如同帮浦般的迅速排出弹壳并连续开枪。连续不断的枪声响彻森林，连附近的鸟儿都吓得振翅飞走。

在通过农田前面的时候，奇诺连续开五枪，那五个稻草人如果是人类，现在已经全被子弹打中致命的要害了。

等一通过农田之后，奇诺两只手立刻放回摩托车龙头并煞车，再次回转改变行进方向。

她再次加速，一从右边瞄准好目标，便扭转说服者的皮背带开枪。

剩余的四颗子弹分别命中了四个稻草人。当她排出最后一颗弹壳时，路上一共散落了九颗散弹的弹壳。

老婆婆满意地对慢慢回到她面前的奇诺说：

「不错，你枪法进步了呢！」

奇诺停下艾鲁梅斯，也把引擎熄火。立好侧脚架之后下车。

「学校怎么样呢，奇诺？」

老婆婆问道。

「很好玩呢！」

奇诺立刻回答。

「好了，准备吃晚餐吧，今天吃的是炖香肠哟！」

目送着笑脸盈盈进屋里的奇诺，艾鲁梅斯自言自语地说：

「没什么好羡慕的。」

隔天，也就是上学第二天的早上。

「啊~请入境。」

得到卫兵的许可之后，奇诺与艾鲁梅斯便通过城墙。

「是的。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呢？那么，各位同学已经完全记住最基本的事项了，老师很高兴在座的都是头脑聪明的学生。咦？就算拍你们马屁也没用？老师是说真的哟。话说回来，你们是打哪儿学会那种话的？老师明明没教过那种话啊——像奇诺同学学会的不仅跟各位同学一样，甚至还更多呢。刚开始还担心你突然到新环境学习，会不会赶不上进度呢，看样子老师得向奇诺同学道个歉才行，你真的很优秀。」

「谢谢老师夸奖。」

「这个班级过去有十二名优秀的学生，从今天起变『十三名』了喔——咦？还是没用？啊哈哈，这我当然知道——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次上课是在隔一天假日后的后天，在假日期间希望各位同学能把今天做过的步骤再温习一遍，下次上课的内容将会有点复杂。那么各位同学再见，回家的路上要小心哦——」

过了两天后。

「嗨～你来啦！」

得到卫兵的许可之后，奇诺与艾鲁梅斯便通过城墙。

「各位同学，制作东西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手巧不巧，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制造手表。比手巧更重要，也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从最初到最后都要仔细而『确实』地制造。『确实』制造出来的东西会反映出制造者的性格，并且『确实』运作。如果好不容易制作完成，最后却派不上用场，那么做了也是白做。原则上是不可以制造出那种东西的，但是如果是在课堂上就无所谓了。要是做得不是很顺利，那就跟老师一一起想想看究竟是哪个环节有错。如果怎么想都想不出来，老师会帮你找出问题的。如此一一来，就可以在厂次制造的时候避免重

蹈覆辙了。因为是在学习，所以就算失败了也无所渭，可是如果是正式的情况下就绝对不可以失败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检查大家的成品吧——啊啊，这个不错哦，做得非常棒——这个也不错，完全照老师说的方法做呢——啊，这条绳索若没有通过这边会勾住哟，不过，除此之外都非常棒，等一下再修正吧——这个……嗯，很好——奇诺同学的……啊，有个小地方需要改正呢。这个部分不能从外观就被看出来，要藏在这边，然后连接缝也要一起隐藏起来，露出外面的，虽然只是这根绳索的线头而已，不过还是一起藏起来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奇诺同学的只要经过修正也会变成很棒的成品哟，没必要露出那么担心的表情，没问题的啦！」

「老师，我有问题要问。」

「请说，奇诺同学。」

「是有关这条绳索的穿法，可以从上面穿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要视情况而定，关键是在于届时要装在身体的哪一边。如果是装在腹部，制造的时候就把绳索从一面穿过去。如果是背后的话就从下面穿过去。总之就是要跟身体相反，尽量设法不要被看见。至于今天嘛……大家就从上面穿过去吧，虽然会被看见，不过如此一来在作业上应该会比较简单。」

「原来如此，这样我就懂了。谢谢老师。」

「还有其他问题吗？喔喔！大家都好积极哦，看来奇诺同学带给大家很好的影响呢。」

「——结果得到老师的夸奖。」

「那很不错呢，奇诺。」

「明天我还要去，再上两堂课就完成了！」

「真了不起耶，等你完成之后要带回来给我看哦！」

「好的。」

接下来的两天，奇诺依旧骑着艾鲁梅斯上学。

「奇诺同学，你很努力学习呢！」

奇诺得到老师的夸奖时——

「放马过来吧！」

艾鲁梅斯正被狗吠叫。

「各位同学！我们的课程终于结束了！对老师来说，你们的努力是我的骄傲！」

奇诺目前正在她上了五天课的教室里。这是间利用旧大楼改造而成的教室，水泥柱到处都是缺角，窗户没有玻璃，而是用木板充当。屋顶上面吊了许多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光线有些昏暗。

而破破烂烂又有着明显修补痕迹的桌椅，坐了连同奇诺在内的十三名少男少女。除了身穿白色衬衫的奇诺以外，其余的少男少女都是穿着缝补痕迹明显的破旧衣服。

所有人前面的桌子上都摆了一只小包包。

有的是皮制的，有的是布制的，有的是后背款，有的是肩背款，有的是手提款。各式包包的大小都是差不多足以装下外出野餐时用的物品。外观有点膨膨的，看得出来里面有装东西。

那些看起来绝非高级物品，但都是制作仔细又充满手工风格的包包。

像摆在奇诺面前的，是淡驼色的斜背包。它的里面也好像是装了便当盒似的，外表看起来膨膨的。

「终于完成了呢！在没有半个入落后的情况下，全体都做完了！老师已经没有可以教你们的了！再来就是你们把那个包包带回家，拿给你们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以及周遭的人们看吧！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站在摆着缝纫机的讲桌前面，把金发绑在后面的美女老师颇自豪地说道，而学生们也露出满脸的笑容。

「好了，如此一来老师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不过老师相信，你们接下来一定会完成了不起的任务哦！」

这次老师的声音得到肯定的回应。

「最后还有一件事，这跟授课内容毫无关系，不过找还是想告诉你们，也请你们听我说。」

只见二十六只眼睛盯着老师看，而老师也一一跟大家的眼神交会，然后——

「人生中……也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些什么而最不可或缺的事情是什么呢？老师个人认为是『信念』。『努力达成自己决定的或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力量』——那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往后将会依据那个信念去行动，届时某人可能会说这种话：『那么做真的正确吗？』——可是大家千万不可以动摇、不能改变心中的念头，大家要朝着最终日标确实往前冲！老师过去曾在课堂上教过大家千万不可以说谎对吧？不过接—下来当大家前往外面的世界，依据信念而行动的时候——老师觉得你们大可以说谎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相信自己的信念。为了它，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到底！」

老师激动到全身颤抖，最后绽开如花一般的笑容说：

「不过，老师知道，大家一定办得到的从今天起，各位同学毕业了，恭喜你们！」

奇诺把淡驼色的斜背包放进艾鲁梅斯后轮旁边的箱子。

「我回来了，师父。」

她回到森林里的小木屋。

「我完成了，师父！」

在玄关前，充满鸟叫声的红色天空下，老婆婆看着奇诺的斜背包并检查里面的东西。

「原来如此，现在是使用这类材料，制作出这样的组合。」

奇诺也拿给艾鲁梅斯看。

「这样啊——这条绳索是用来拉的啊，原来如此。」

艾鲁梅斯也感到非常佩服。

隔天上午。

「那么开始吧，奇诺，请你把斜背包拿过来。」

「是的，师父，就在这里。」

奇诺跟老婆婆把奇诺制作的那个东西仔细分解后，研究其中的构造。

然后——

「原来如此，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呢。你很努力学习哦，表现得真的很好，甚至还画出详细的构造图，看来差不多该把它恢复原状了。」

「好的！」

于是两人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中午的时候。

两人一车分成两路进入距离住处不远的森林里。

奇诺把淡驼色的斜背包挂在树干的枝头上，再拿另一条绳子绑住由斜背包垂放出来的绳索。

接着一面延长绳索一面躲在距离这里相当远，亦即老婆婆跟艾鲁梅斯所在的其他树木后面。

「可以了吗，师父？」

「可以了，随时都可以拉了。」

「艾鲁梅斯呢？」

「我也OK哟！」

「那么要开始了，希望一切都能顺利！」

奇诺用力拉那条长绳索，当绳索在森林里拉紧，紧接着就从斜背包中脱落。

接着「咻」地一声，从斜背包冒出白烟约两秒钟。

然后，斜背包爆炸了。

装置在里面的高性能军用炸药引爆了。粘在炸药四周的许多铁钉往四面八方飞散，毫不留情地刺在附近的树木表面。

爆炸热浪在森林里流窜，落叶也因此四处飞散。

至于原本挂着斜背包的树木则因为爆炸威力而树干整个掀起，在上扬的黑烟消失的同时，也随之倒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隆隆作响，把鸟儿口下得四处乱飞的爆炸声，慢慢在空中消失。

「成功了！顷利爆炸了呢！」

「太好了呢！」

老婆婆对开心的奇诺跟艾鲁梅斯说：

「这样的话得跟老师报告一声才行。明天再去一趟那个国家怎么样？而且我有东西要买，就麻烦你顺便帮个忙吧！」

隔天。

一大早就出门的奇诺跟艾鲁梅斯，一口气狂飙很长一段距离，在接近正午的时候就通过那个国家的城门。

他们跟之前一样朝这个大国里的某个小镇前进，然后到达那儿了。

正当奇诺前往林立着低矮大楼的城镇中心，拐进平常停放艾鲁梅斯的后巷时——

「啊，学校……」

「哎呀呀？」

呈现在奇诺眼前的，是原本在马路前方的「学校」大楼已经遭到破坏的情景。巨大的推土机就在变成瓦砾的大楼上面，把一切无情毁灭。

奇诺推着艾鲁梅斯走进后巷，来到那栋大楼的前方。

而大楼还围了好几名武装警官。

前方的大马路上停了几辆警车跟卡车，而镇民们则表情忧郁地站在拉起的警戒线后面，看着那副光景。

当镇民们看到走过来的奇诺时，稍微露出开心的表情，但随即又变回假装不相干且没有表情的面孔。

在发出破坏声响的大楼前方，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背对站着。

她被数名警官围住，双手背在后面以手铐铐住。她静静地看着被破坏的大楼。

「那个人，就是老师。」

奇诺小声地告诉艾鲁梅斯。

「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要问吗？」

奇诺推着艾鲁梅斯走到接近警戒线的地方，对站在那里的一名年轻警官说：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嗯？啊啊，你是外国人啊？我实在不想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但还是奉劝你最好不要来这个小镇哦。」

警官看到奇诺就说了这些话，也不管站在后面的其他镇民是否听得见，又继续说：

「我们警方破获了恐怖组织的其中一处大本营。这个有如堆满垃圾的臭城镇，竟然是那些恐怖分子的巢穴。那群只晓得用肮脏的暴力反对中央政府的人渣，就是从这种贫穷的城镇壮大的。」

奇诺指着背对她的老师说：

「请问，那个被逮捕的漂亮女人是谁？」

「你说那家伙吗？那家伙啊，别看她长得那么漂亮，其实跟恐怖分子是一伙的。」

「这样啊——她做了什么事被逮捕啊？」

艾鲁梅斯代替奇诺问道。

「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呢……」

警官咬牙切齿地念念有词，然后回答它的问题。

「那家伙利用这栋废弃大楼开了一所『学校』。然后教着像你这个年纪的少男少女如何制造高性能又具有隐蔽性的炸弹哟。」

「嗯——然后呢？」

「然后……是昨天发生的事情。那群少男少女以远足的名义前往国家市中心的官厅区，然后……在人口密集的大楼及市场里，利用携带的包包当人肉炸弹引爆。一共有十二名人员，全都是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哟。」

「怎么会这样？那些孩子都不怕死吗？」

「我怎么知道？他们都是在这座小镇被恐怖分子们抚养长大的，谁晓得他们脑袋在想些什么？恐怖主义是把死亡当成『信念』，根本是疯了嘛！像这次的事件也一定是他们的父母或亲戚、兄弟姐妹教的！结果造成超过一百多人死伤，两百多人现在还吓得发抖呢。那群混蛋恐怖分子！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锁定那栋大楼，逮捕了那家伙呢！」

「原来发生过这些事情啊！」

奇诺淡淡地回答。

「那家伙等一下就会被处以死刑。因为要是把恐怖分子关进监狱里，将会再发生要求解放他们的恐怖行动，所以上头下令只要逮捕到就立刻枪杀。」

前方的大楼已经完全崩塌，变成一座瓦砾山，推土机的声音也跟着消失。被警官队催促坐上停在斜后方的黑色卡车的老师，往镇民所在的地方回头。她回头的时候，跟站在那儿的奇诺眼神交接——她轻轻地微笑。

年轻警官——面看着同僚带着恐怖分子从眼前走过，一面问奇诺：

「认识那家伙吗？」

奇诺用坚定到连老师都听得到的声音回答：

「不认识，怎么可能认识呢？」

带着心满意足又安详的微笑，老师被警官们推到黑色卡车前面。

她跟警官们一起走进没有车窗的黑色卡车后车厢，从众人的视野消失。

警官队手里拿着说服者戒备，不让镇民往前挤。

过了一会儿，只有警官回到马路上。接着一名戴了黑色面罩的警宫，从卡车驾驶座里出现在静静守候的镇民面前。他手里还拿着一挺大口径的步枪。

他绕到卡车后方，在步枪里装填一发大型子弹。

然后用站立的姿势，朝敞开载货台门的卡车里面瞄准。

接着开枪了。

沉重的枪声回响在大楼之间，之后消失在空中。

「收队！」

听到命令的警官们各自登上警车及卡车。接着车队就跟在载着推土机的大型拖车后面，离开了那座小镇。

当跟在最后面的黑色卡车往前行驶的时候，一具尸体从后车厢被丢了出来。

脸部皮肉整个掀开且金发沾满血迹的尸体在空中回旋，随即落在马路上，摔到地面的时候还发出某处骨头断掉的声音。

当车队离去之后，居民们朝掉落在马路的尸体簇拥而上。

他们轻轻扶起尸体扑翻过来面向天空，让她的双手在胸前交叉，看着她失去的脸孔。

然后一起大声喝彩，众人将她视为女英雄般发出欢喜的赞美。

而摩托车跟骑士的踪影，早就从响彻欢呼声的小镇中消失不见。

第六话

「道路的故事」

—Passage—

(通路)



这里是夏季的森林。

树木及杂草苍郁茂盛的丘陵地带，在宽广大地上接连隆起，把世界染成绿色的。

天空飘着白云，太阳把世界照得热呼呼的。

在那处森林里，一辆摩托车正气喘吁吁地奔驰在其中的一条小径。

这条森林小路既窄、路况又差。宽度大概只够一辆车通过，至于路面不仅泥泞不堪还凹凸不平。因为上方被树木的枝干掩蔽，即使是早上也显得很昏暗。

摩托车一会儿因为前轮在沟渠里弹跳，一会儿因为后轮陷入泥沼而空转，导致一路上就这么龟速前进。就连点亮的大灯也跟着剧烈摇晃。

摩托车的后轮两侧装有黑色的箱子，上面的载货架捆着包包跟睡袋。至于车轮跟车身已经被泥巴溅得脏兮兮的。

骑士是个年轻人，年约十五、六岁。有一双在眼睛跟精悍的脸孔。

她戴着有帽沿的帽子，往上收好的耳罩则是靠防风眼镜的松紧带压住。至于防风眼镜并没有戴在眼睛上，而是架在帽子上头。她那被泥土溅脏的白色衬衫外面还罩了一件黑色背心，腰际则系了粗皮带。右腿的位置系着枪套，其中插着掌中说服者。

「好烂的路……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路……」

骑士喃喃说道。

「我被骗了……什么『有一条棒到不合常理的路，小心别吓到哟……』」

摩托车后轮再次因为道路泥泞打滑，骑士连忙抓稳摩托车龙头。汗水从她的额头滑下，落在摩托车的油箱上。

「加油，奇诺。你看，再撑一会儿就穿过森林了哟。」

摩托车事不关己地说道。而就在行驶的道路前方，也就是目前所在的森林隧道前方，正闪着白色光芒。

叫做奇诺的骑士一面以稍微浮坐的姿势拼命保持平衡，一面回答：

「可是艾鲁梅斯，你又无法哎哟，保证通过那里以后的路况会变好。」

「搞不好晒到阳光的干燥路况会稍微好一点哟，要顺便休息吗？」

叫做艾鲁梅斯的摩托车说道。

「说的也是……难得有机会到这么美丽的森林，倒是可以慢慢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

奇诺满脸笑容地回答。

「看来你真的气昏头了呢，奇诺。」

「天哪……这是……？」

站在路中央的奇诺喃喃说道。

「哇塞——嗯，这真的很棒呢！」

就连紧邻在旁、用侧脚架撑住的艾鲁梅斯，也跟着发出赞叹。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宽敞的道路。

那里是被伐去林木、挖起树根、地面一片平坦，就算迎面遇到大型卡车开过来，都能从容会车的大型道路。

穿过森林里那条又细又糟的道路之后，奇诺跟艾鲁梅斯来到这条宽阔的道路。而艾鲁梅斯则在路面留下泥土的行走痕迹。

「这么完美的道路如果出现在一国的领地里是不足为奇，但这里怎么会有？艾鲁梅斯，我不是在做梦吧？」

「放心啦，不过真的让人很惊讶—我的确对这条路大吃一惊，看看这条路，用大道来形容都不为过呢！」

奇诺转身环顾四周。

森林里的道路沿着丘陵缓缓弯曲，然后上上下下地延伸到视野的尽头。

奇诺一面横越宽敞的道路一面观察，还一度蹲下来摘掉手套触碰又热又烫的路面。

「这应该有用沉重的压路机或什么机器把泥土均匀压平过，如此一来车辆就会比较好走了……」

「奇诺你有发现到吗？这里的泥土好像有混过什么东西才铺设上去的哟，而且道路中央有点微微隆起呢！」

「嗯？为什么？」

奇诺一面站起来一面问道。

「这样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往左右两侧流走。你看道路两旁，有沿着道路挖出来的水沟对吧？还有利用树木把旁边固定住的侧沟。雨水会流进那道沟渠，再流进森林各个地方，那是为了防止路面被雨水经年累月的冲刷风化所做的设施。或许这条路的下方还设置了不少管道，这样就能把从山丘流下来的水排到下面去啰！」

经过艾鲁梅斯的说明，奇诺再次发出感叹。

「但是奇诺，这里并不是某个国家的境内，所以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工夫造这么棒的道路。」

「不过，对我来说可是帮了好大的忙呢！」

奇诺望着晴空大喊，回应艾鲁梅斯感到不解的想法。

接着，奇诺便从那条路往西前进。

路上随处都可看到看板。上面分别注明如果骑乘附有引擎的交通工具加速赶路需要多少时间，慢慢行驶需要多少时间，快马加鞭需要多少时间，搭马车需要多少时间，骑自行车需要多少时间，还有徒步行走的话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抵达位于前方的国家。

这条路缓缓穿过丘陵地带，中间不时有缓升坡及缓降坡，像是无止境地往前延伸。类似侧沟这等设备可以说是做到完美无缺的地步，至于一边是悬崖的地方，还使用原木做成车轮挡以防止车辆翻落。道路左右两侧的斜坡则利用原木做成木桩或栅栏，防止大雨导致的土石崩塌，另外还种植一些会稳稳往下扎根的草木。从那些草木生长的情形看来，约略可看出道路完成没有几天。河川上架了一座理应在那儿的气派大桥。那是利用造路所砍伐的树木剩余的段落组合而成的，桥身看起来似乎蛮坚固的。旁边还堆积了备用原木，当桥身破损的时候

可拿来修补，还立了看板注明修缮的方法。另外设了附有楼梯的步道，可以往下走到河川取水，还有可供露营的平坦广场。

「真是尽善尽美！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道路呢！」

奇诺一面发出赞叹，一面以高速骑着艾鲁梅斯顺畅奔驰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沾在车身的泥土逐渐干掉，不时还掉在后方形成碎片。

奇诺以在森林的泥泞道路的五倍速度奔驰在路上，等过了正午没多久的时候，她终于看到城墙。

「哇塞，已经到了耶，而且正如看板上注明的时间呢。」

而道路则是笔直延伸到城门。

那里是利用丘陵地带的盆地建立的小巧雅致的国家。

奇诺申请入境三天的要求也获得了许可。

她一面办理入境手续，一面跟卫兵聊那条道路有多么好。

「那是贵国人民建造的吗？」

「不是的。」

卫兵否定得很干脆。

「关于那件事，与其让我说明，倒不如直接问他们会比较快呢。」

「你说『他们』？那是指建造那条道路的团体吗？」

「是的，旅行者你运气很好，他们刚好停留到今天为止哟——你现在就去中央公园看看，那里正在举行庆典呢。」

入境之后的奇诺与艾鲁梅斯，沿着这个国家的大街前往卫兵所说的中央公园。

虽说是大街，但是一路上的左右两侧都是农田，道路的幅度不仅很窄，就连路况也相当糟糕，随处可见水洼或深陷的胎痕。

「建造那条道路的，的确不是这个国家的人呢。」

艾鲁梅斯念念有词地说道。当他们一通过小木屋栉比鳞次的住宅区，便看到前方的中央公园。宽广平坦的公园里有着森林与草坪。而

那座公园里有许多人。大概有上千人吧，有摊贩、有音乐演奏，气氛非常热闹。

奇诺在公园的入口处熄掉引擎，从那儿的步道把艾鲁梅斯推进去。

公园里摆放了许多桌椅，可以让人们坐在那儿用餐聊天。那里有两群人。一群似乎是这个国家的居民，大家都穿着一样的格纹衬衫。这群人占全部的七成。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一看就知道跟前面说的那群人不一样，而且是穿着无袖衬衫，露出双臂。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晒得有点黑，粗壮的双臂上隆起发达的肌肉，体格也非常健壮。

「嗯，他们就是『他们』吗？」

艾鲁梅斯说道，奇诺也表示赞同。看得出来这国家的居民正利用这场庆典在款待他们呢。居民们端着食物及饮料，拼命招呼他们尽情享用。

「话说回来，我肚子饿了呢。」

看着美味的肉类在眼前飘来晃去的奇诺喃喃说道。

「先别管你的肚皮，快问问题！」

艾鲁梅斯一副被她打败的口气说道。

当奇诺推着艾鲁梅斯走过去，就先跟身穿格纹服装的人说话：

「你好，我是今天才刚入境的。可以请教关于这个庆典及『他们』的事情吗？」

「天哪！今天的宾客还真是络绎不绝呢！」

被奇诺搭话的中年女人讶异地说。

「那么我介绍你给他们认识！跟我来吧！」

随后带着奇诺与艾鲁梅斯到他们一起坐的那一桌。然后把奇诺介绍给坐在那儿用餐，其中有儿童也有妇女的他们认识。正值壮年，皮肤有点黝黑但体格健壮的男子说：

「喔喔！太好了！旅行者，如果还没吃过午餐，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用餐呢？」

既然有美食当前，奇诺当然无法拒绝。她向在场所有人做自我介绍，用主脚架撑住艾鲁梅斯之后，就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然后她也真的照着这个国家的居民说的，把送上来的料理，像是烤全猪、鹿排、水煮玉米及豌豆汤等等，毫不客气地大吃特吃了起来。

「来来来，不要客气尽量吃哦！」

奇诺边吃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自己是骑着艾鲁梅斯从东方来的，在穿过状况糟糕的森林道路之后看到一条很棒的道路，才因此得以比预定的时间提早抵达这个国家。

「那条路真的很棒哟！我真的太感动了！」

听到艾鲁梅斯也这么说，他们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

这个国家的居民说：

「真的很棒吧！那是一条很赞的路，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旅行者与商人来这个国家。只要交流与交易变频繁，这个国家或许就会更进步，国家会更繁荣，人口随之增加……梦想也会更壮大哟！——这些全都是托你们的福，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赞许他们。

吃完东西擦干净嘴巴之后，奇诺边喝端上来的茶边询问他们：

「请问你们是一边迁徙一边造路吗？」

「是的。」

自称是队长的壮年男子答道。

「我们一面造路一面迁徙，就像沙漠商队一样，跟现在的二百九十七名伙伴们，共同过着四处飘荡的生活。」

男子指着远处的场所，只见公园外面有他们使用的马车及大型帐篷。

马车载着木制起重机，看得出来能够进行相当程度的土木工程。除了漂亮的马车之外，还有使用重石的压路机，用来爬高的整捆绳索，以及许多铲子及斧头，甚至还有当作粮食而一起移动的家畜。

「拥有那么大量的物品及人员的迁徙团体还真罕见呢。」

艾鲁梅斯佩服地说道。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奇诺说道，男子又继续说：

「我们尽可能把连系国家的道路，改良到无论任何马车或车辆都能够通行。我们沿途造路并跟着移动，然后继续前进。我们的人生几乎都是过着迁徙的生活呢。三餐大多是靠狩猎及采集来的，牛奶是从家畜身上挤来的，有时候是取用它们的肉。」

「原来如此，你们就是用那种方式一面建造我先前走过的那条路，一面来到这个国家是吧？」

「是的，那大约是十天前的事情。这个国家的人非常亲切，不仅允许我们长期驻留在这座公园，还承蒙他们的盛情让我们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还借由这个庆典款待我们。」

听到男子感谢的言词，居民反而不好意思地说：

「千万别这么说！跟那条道路比起来，这点代价显得很便宜呢。」

「这么说，各位不是受到居民的委托，也不是为了赚取报酬而造路的啰？」

奇诺问道，男子点点头说：

「因为我们把造路当作活着的意义，或许形容我们是『擅自』造路会比较正确呢。有时候还会被情势紧张的国家厌恶哟，说『这样会方便敌军进攻』。这时候就会请他们告诉我们哪些是适合防卫的场所，我们会建造围墙以示歉意。」

「这样的行为你们已经持续多久了呢？」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哟。」

听到对方立刻回答，奇诺反问：

「所谓的『一直以来』是指？」

「从我出生的时候就一直是这样呢。」

「…………那么你们没有国家啰？」

「是的，我们已经没有国家了——根据记录所示，这样的行为好像从我的前五代就开始了。我们是由一群亡国者分成好几个集团行动

的，大家一起放弃国家，踏上造路的旅程。从此以后我们一面生育孩子，一面在其他国家或荒野接收新的伙伴，就这样不断不断地持续这趟旅程。相信其他的几个集团也正在某处努力造路呢。」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男子听到奇诺的问题笑着回答说：

「当然是，希望能帮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忙啰！」

隔天。

奇诺在黎明的时候起床。

做了点轻度运动之后，奇诺拿着一把名叫「卡农」的左轮手枪进行拔枪练习，再把它分解清洁。接着她就去冲澡、换衣服。

当她拉开住宿的便宜旅馆的窗帘时，看见微亮的天空之中，位于街道前方的中央公园。

「…………」

奇诺从包包拿出狙击用的瞄准镜窥视中央公园。在十字线的圆形视野里，映着正在进行帐篷拆除作业的人们。

「怎么样？」

停放在房间角落的艾鲁梅斯突然问她。

「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今天早上就要离开这个国家，大家正熟练地收拾东西呢！」

奇诺边看边回答。

「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在意吗，奇诺？」

「昨天我不是问了那些人『为什么』吗？」

「你是问了。」

「结果那个人回答我『希望能帮人们的忙』。」

「他是这么回答。」

「我怎样都无法相信，怎么可能在不求回报的情形下持续这样的行为几百年呢？」

「嗯——那你打算怎么做？」

「那些人接下来要一面造路一面往西前进——」

「原来如此，这样就算你后天出境也立刻追得上。」

「我打算到时候再问一次，或许他们有什么无法在人家的国家里回答的苦衷呢。」

「要是能顺利问出来就好了。」

「凡事总是要试试啊——对了艾鲁梅斯。」

「什么事？」

「既然你早上爬得起来，下次就自己醒来吧！这样我就不必为了敲醒你而累得要命了。」

「你知道吗，奇诺？」

「知道什么？」

「路不是只有一条哟！」

「不，我不懂你的意思。」

于是奇诺跟艾鲁梅斯在那个国家停留了两天。

她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并购买必需的物品，再帮艾鲁梅斯补充燃料。

在路上遇见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赞扬那群造路的人们。

「实在很了不起吧，除了拥有那么高竿的造路技术之外，他们竟然还免费为世上的人们做这种事情！」

「能够在工作中找到生存的意义，真的很棒哟！」

「我看大家的眼神都闪闪发亮呢，他们是一群勇敢又好心肠的人呢！」

到了人境第三天的傍晚，奇诺与艾鲁梅斯从西城门出境。

那里有一条刚完成的完美道路，一直延伸到森林的山丘，不过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在出境的时候人们拜托奇诺说：

「你应该会在路上遇到他们，希望能帮我们再次向他们道谢，说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

手中拿了一大袋东西的人们还说：

「方便的话可以请你把这个一起带走吗？里面是今天刚出炉的面包，希望能在明天送到他们手上。不过在那之前奇诺可以拿来当三餐吃也没关系哦。』

「知道了。」

奇诺答应他们之后就硬是把袋子绑在睡袋的左右、上方，然后骑上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她没有骑多远，在几乎还看得见城堡的位置停下来。

「反正很快就会追上他们，不吃白不吃呢。」

奇诺之后便进入森林，找个适当的位置架起帐篷。

当天的晚餐是面包。

隔天。

奇诺在黎明的时候起床，把帐篷收好之后就只喝了茶而已。然后把艾鲁梅斯敲醒，还没等日出就继续上路。她后来在只绕过山丘一圈的地方就追上他们了。

「这真是，了不起……」

「感想同上。」

那里是道路施工现场。呈现在奇诺眼前的，是在刚造好的道路上面排列了许多帐那里有妇女及儿童正在准备早餐的景象。家畜则在附近用栅栏围起来，旁边还停着移动用的马车。前方是放了起重机的工程用马车，砍倒的木材则整齐堆放在隔壁。至于更远的地方就没有路了。四周只有被砍倒的树木、还留着树干的断木、甚至可以看到半干的土，接着更前方是一整片的森林。

男人们倒是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结实的身体正流着汗，一面移动木头一面挖根，或者拖着用来压紧泥土的压路机，或者挖侧沟。手上拿着疑似设计图的板子，七嘴八舌地讨论应该要造什么样的路。

「想不到这种地方，竟然能辟出道路啊……」

奇诺如此说道，然后停下艾鲁梅斯并熄掉引擎，看到她的那些孩子们开心地冲过来。

她扛起稍微变轻的布袋，并走近女人们说道：

「早安，终于追到你们了，那个国家的人们托我把面包带过来。」

听到对方道谢的奇诺，接着被邀请一起享用早餐。看着立刻答应了还道谢的奇诺，艾鲁梅斯喃喃说道：

「算得真精！」

吃完早餐之后。

奇诺推着艾鲁梅斯走近边晒着来自东方森林上空的阳光，边在离众人有点远的断木上喝茶的昨日那名男子，并且对他说：

「对了——」

男子只是扬起嘴角笑着。

「你想问『我们造路的真正理由』对吧？」

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这么说，然后奇诺冷静地回答：

「是的，我猜想你们可能无法在那个国家说出真相。」

「了不起！奇诺你真的很厉害，不仅有胆识也充满知性，真的很不错，不愧是旅行者。跟那个国家的人们截然不同，我很欣赏你哦！」

男子用拿着马克杯的手伸出食指指着奇诺，然后把剩余的茶一口喝尽。

「也不禁让我想回应你那富有理智的好奇心呢！」

「喔，那你愿意告诉我们吗？」

用侧脚架撑着的艾鲁梅斯问道，男子回答「当然愿意」，然后请奇诺坐在旁边的断木上。奇诺向他道谢之后便坐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们，但你不能告诉那个国家的居民，不过就算告诉他们，你们应该也得不到什么利益，派不上什么用场啦！」

男子开口说完那些话之后又继续说：

「其实真正的目的——我们……我们这群伙伴之所以持续造路的理由，纵使那的确可以说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不过其实是——」

「嗯！嗯！」「是什么？」

对于艾鲁梅斯跟奇诺的反应，男子一脸正经八百地回答：

「为了要让这世界的所有人类灭亡。」

捶打声开始响起。

用过早餐的男人们，和妇女及孩童一起开始出力造路。

听着那些声音的男子笑着对奇诺这么说：

「很了不起吧？」

然后又暗示地说：

「明白了吗？」

「所有人类的灭亡，是吗……那跟我没有关系。」

奇诺坦白说道。

「那我就跟你说明我们祖先蕴酿已久的伟大计划。」

男子夸大地说道。

「啪，啪！啪！」

艾鲁梅斯无法真正拍手，只好用言词代替。

「先讲讲我国的故事吧。那是个连我都从未见过、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当时国家好像很贫穷，每到冬天就有人死去，而且出生的孩子大概有八成都无法生存。在那种国家生活，会连梦想跟希望都随之消失，于是我的祖先们便开始厌世并诅咒这个世界，他们不懂为什么会遇到这么过分的人生。」

「因此就变得憎恨世界？」

奇诺问道。

「没错。他们怨恨全世界，怨恨所有的人类，觉得再也不需要种烂世界。可是生活中只有恨只会带来空虚的悲伤，于是我的祖先们抛弃了只有怨恨的人生。他们用尽所有力量对这个界展开报复，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

「然后呢？然后呢？」

「于是我们祖先开始思考该怎么做才能毁灭住在这世上的所有人类。大家一定会马上想到利用武力展开虐杀吧？不过他们马上就知道那是行不通的。因为必须动用到一定的力量——想要毁灭世界的话，

这种力量是必要的。但是既然自已没有力量，只要善用别人的力量就可以了。」

「嗯！嗯！」「结果呢？」

「然后答案就出来了，是既天才又恶魔的灵光一闪。他们想到可以从毁灭的对象借用力量的可怕计划，然后开始造路行动。」

「嗯嗯？」「好像还没连上耶。」

「从这里开始才是重点。首先我们祖先想到为了要毁灭这世上的人类，就是『只要让这个世界变得人类无法居住就行了』。」

「那倒是很容易懂。」「原来如此。」

「而人类无法居住的场所又是什么样呢？」

男子在这时候出谜题询问。

「像是荒地啦。」

艾鲁梅斯答道，奇诺也说出几乎相同的答案。

「这个嘛——像是没有水也没有食物的场所也算吧？我倒是遇过那样的场所好几次呢。」

男子点点头说：

「没错，现在这里有绿地也有水。大自然能孕育动物，水能孕育杂草，是个适合生存的场所。如此一来，只要破坏这种『适合生存的场所』就行了。不，只要让它被破坏就行了，利用人类的力量，利用许多人类的力量。」

「啊——我慢慢有点懂了呢！」

艾鲁梅斯说道，男子又继续说：

「假设一座小岛上住了十个人，岛上也有足够维持那十个人生活的食物及饮水的分量，但是，如果一旦变成十五个人，会怎么样呢？」

「某人会没有东西吃。」

奇诺答道。

「没错，这个道理跟这个世界一样。一旦人类增加到超过足以生存的容量，就会开始消灭。为了让现在的世界增加人口，你们说应该怎么做呢？」

奇诺回答：

「变得富裕。」

「——点也没错。只要让人，或是让聚集许多人的国家变富裕就可以了。人会增加，而消费的食物也会增加。如果增加农田开垦，那么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就被毁灭。但总有一天，极限一定会到来，到时连耕作用的土地及饮水都会不敷使用。」

「于是就，造路是吗……」

「是的，我们建造道路，借以连系各个国家。接下来们们知道怎么样吗？那个国家的居民不是非常开心吗？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会变频繁，国家出会变得富强。也就是说人口会因此增加，国亡也跟着扩展，然后会越来越繁荣。」

「你们的目标就是要不断增加那样的国家对吧？」

「是的。把这世上的国家全都连系在一块就是我们的目的。完美的道路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运输各式物品互通有无。如此一来人类就会持续繁荣，原本的大自然就会被那些国家慢慢吞噬。人类会无止境地繁殖，最后把这个世界吃干抹尽。就算中间突然有哪个聪明人发现这点也没有用，因为人类是喜欢轻松过活的生物，一旦尝到方便的好处是绝对无法放弃的，而那些还没尝到这种好处的人就会羡慕而设法想要那种好处。至于聪明人既无法说服所有人类，更无法让他们屈服——就这样，世界将会慢慢而确实地产生不可抗拒的变化。」

「关于人类的『好逸恶劳』那点，我可以保证哟。摩托车说的话绝不会有错的。」

艾鲁梅斯说道，奇诺歪着头说：

「为什么『摩托车说的话绝不会有错』？」

「奇诺，不是有一句话说『旁观者清』吗？」

奇诺再次不解地歪着头。

「…………对不起，艾鲁梅斯，我不懂你真正的意思。」

「没错！你的意思是第三者比当事人还了解事情的真相。」

男子等奇诺跟艾鲁梅斯的对话结束之后说道。

「足以让世界进展到灭亡的更重要也更必要的『事物』——那就是道路。道路正是用来毁灭人类而产生的最棒最强之发明。因此我们造路，并且利用没发现这件事的人们的力量，让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被毁灭。」

「原来如此……总之我目前已经理解这项宏伟的计划了。」

「不过你们还真有耐心呢，究竟还要花多少时间呢？」

男子坦白回答艾鲁梅斯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或许还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不管怎么样，到那时应该都在我跟奇诺死了之后吧。」

「…………」

奇诺沉默不语地等男子说下一句话。

「不过，也是有出乎我们意料的开心状况呢。」

「是吗？」

「也就是创造人类『欢乐』的科学技术正急速发展着，像艾鲁梅斯这种靠动力行驶的交通工具，就现在来说并不稀奇。在我们停留的国家还可以看到借由机器建造大型建筑物的技术。那么『方便』的科学加快了人类发展的速度。像巴士及卡车就能做到比马车还要快速及大量的运输工作。大型建筑物能够增加人类居住的场所，所以应该能支撑爆炸性的人口到最大极限吧！」

「的确没错。要是全体人类像奇诺这样骑着摩托车代步，燃料铁定不敷使用呢！」

「对吧？排放的废气不仅会污染空气，甚至会遮蔽太阳，连花草树木都可能无法成长呢！」

「其他还有就是二氧化碳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一旦大量释出的话就会促使整个星球急速暖化。气候不仅会急遽变化，融解的冰块还会造成海面上升哟。这会波及到原本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呢。」

艾鲁梅斯开心地说道。

「这话是什么意思？」

奇诺第三度不解地歪着头。

「我有点听不懂你讲的话耶。」

男子也再次这么说。

「无所谓啦，但至少对大叔们的计划有帮助。」

「那真的很棒呢——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国家的人们开心模羊吧？看到那些人无忧无虑，还开心款待我们的表情。」

「是啊。」

「他们完全没有发现我们为了夺走他们的未来，为了毁灭他们而拼命做的事情。当然啦，现在还活着的人们并不会面临那种灭亡的命运，反而能享受轻松又美好的生活。他们并不知道那份喜悦、那份力量将破坏自己的未来……」

看着男子可怕的笑脸，艾鲁梅斯说：

「瞧你开心的。」

男子露出白牙并坦率地笑出来。

「那当然！我当然开心！光是像这样造路，就让我兴奋不已呢！而且好不容易离开那个滥好人国家，我更是快乐得不得了呢！人生真是太美好了！」

「奇诺要通过了，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吧！」

男子响亮的声音传遍施工现场，大家纷纷停下手边的工作。

奇诺在施工现场慢慢骑着艾鲁梅斯。

「各位，谢谢你们招待我吃早餐，那我们就此告别了。」

「各位，你们好努力哦——这是一条很棒的道路哟！」

艾鲁梅斯发出声音说道。

最后就在他们全体人员面带笑容的目送一下，奇诺他们离开施工现场，接着进入原本就位在前方的森林小道。

然后，没走多久，奇诺他们就停了下来。

「真是的！」

奇诺气得大骂。在森林中昏暗的道路里，艾鲁梅斯的后轮卡在微暗又湿泞的泥土里并不断空转。

「好了好了——你已经够努力了哦——」

艾鲁梅斯事不关己地说道。

「好烂的路哦！」

奇诺拼命前后摇动艾鲁梅斯，再微微调整油门之后才好不容易从泥沼中解脱。

「哇！」

当她再次慢慢往前行驶时，这次换前轮几乎打滑。奇诺拼命伸脚平衡，总算是让艾鲁梅斯避开倒地的恶运。然后她叹了好大一口气。

艾鲁梅斯抬头仰望才行驶短短的距离就累得满头大汗的奇诺并询问：

「你在等待他们的成果吗？」

奇诺一面瞪着糟透的路况，一面回答：

「我没那个闲工夫——我终究只是个人类呢。」

「很好，那么我们继续努力吧！」

「好！」

奇诺吆喝一声，然后再次往前行驶。

森林里随即响起艾鲁梅斯的声音，跟嘈杂的排气管声。

第七话

「战斗者的故事」

—Reasonable—

（合情合理）



一辆摩托车正奔驰在春天的森林里。

这片平坦且开始萌出新绿的广大森林里有一条道路，这条黑色泥土路大约有一辆卡车的宽度。

那是后轮左右两侧附有黑色箱子，上头还绑了包包跟睡袋的摩托车，银色的油箱反射着雾雾的朝阳。

骑士是一名年轻人，年约十五、六岁，戴着附有帽沿及耳罩的帽子，还有颜色斑驳的银框防风眼镜。

那人身穿黑色夹克，腰际系着粗皮带。腰后挂了一把自动式的掌中说服者，右腿的位置挂着枪套，里头插有一把大口径左轮手枪。

透过重重叠叠枝叶的缝隙，依稀可看到道路上方的蓝天，一片片纯白的云朵飘浮在高高的位置。摩托车在凉风的吹拂下悠闲地前进。

「好悠闲哦，奇诺。」

摩托车说道。

「好悠闲呢，艾鲁梅斯。」

叫做奇诺的骑士回答。奇诺持续打低档，在几乎没有加油门的情况下慢慢行驶在坚硬又好走的路上。

过了一阵子，在毫无改变的景色中，叫做艾鲁梅斯的摩托车突然这么说：

「在这空荡荡的森林里……」

「要是突然冒什么人，无论是对方或我们都铁定会大吃一惊呢。」

「…………」

奇诺刹那间眯起防风眼镜后的眼睛。

「简直是对政权的畏惧一样。」

艾鲁梅斯说了这句话，但奇诺并没有理会，然后问：

「几个人？大概有多少？」

艾鲁梅斯回答：

「距离还蛮远的，人数可能相当多，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吧。」

「知道了——等见到面再说吧。」

奇诺说完便用力加速前进。

这时候树木从左右流逝的速度变快，几乎到无法辨别形体的程度。跑了一阵子之后，从奇诺的视线中也看到了人影。她看见前方有一群用力挥手的男人。

「真难得呢。」

艾鲁梅斯喃喃说道。

奇诺慢慢减缓速度，并把艾鲁梅斯停在他们面前。

那群男人大约有十人左右，有的坐在路旁，有的靠在森林的树干旁。

年龄层大概是二十几岁到五十岁，个个有着结实的体魄。穿着适合野外活动的夹克及背心，脚底跟手肘都相当脏。他们理所当然地带着武器，背着栓式（BoltAction）步枪或是左轮手枪，行李则是大型的后背包。

他们表情都很沉稳，没有人拔出说服者。其中一名年约四十岁的胡须男和和气气地对奇诺他们说话。

「嗨，你是旅行者吧？抱歉中途把你拦了下来，我们有点事情想请教。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的，可以吗？」

奇诺没有关掉艾鲁梅斯的引擎说：

「什么事呢？如果是我知道的事情，尽管问没关系。」

「谢谢你。我们正在旅行，希望你能告诉我们目前距离最近的国家有多远，我们进入森林之后就搞不清楚了。」

奇诺平静而坦白地回答男子的问题。

「从我们过来的方向会比较近，因为我们是昨天傍晚出境的。况且车子的传动装置也有点问题，我们是慢慢骑过来的。」

「对不起啦。」

艾鲁梅斯再次喃喃说道，奇诺继续说：

「然后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也就是位于西方的国家，大概还要再花三天的时间。」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答，那我们就往东去好了。谢谢你，你帮了我们好大的忙呢。」

「不客气，那我们告辞了。」

奇诺说完就穿过对她挥手说「再见」的那群男人中间。当她再次回头时，看见原本坐着的那些男人已经站起来开始往前走。

奇诺一度加速之后又立刻减速。她把艾鲁梅斯靠在道路右侧，停在树林之间然后熄掉引擎。

「伤脑筋……」

奇诺边叹气边从艾鲁梅斯身上下来，再直接把艾鲁梅斯靠在树上。她迅速解开后方载货架上的行李橡皮绳，再把睡袋直接草原上。奇诺把包包摆在载货架上直接打开。放在里面的并不是衣服等旅行用品，而是一台无线电。是把包包塞得满满的大型无线电。奇诺按下主开关，并拉长原本收起的天线。她把防风眼镜挂在脖子处，把耳机贴在一边耳朵上，并取出靠电线连接无线电的麦克风。

然后她按下通话键。

「『帽子』呼叫『车篷』——听得见我说话吗？」

这是两天前的事情。

在停留第二天的国家里，奇诺在住宿的廉价旅馆中跟一群访客见面。

这群访客分别是八名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男子，以及一名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而那名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

这群访客委托奇诺保护他们到下一个国家。

他们是基于某个原因而舍弃国家的流浪者，驾着一辆卡车四处旅行。原本想移民到这个国家却遭到拒绝，加上允许停留的期限已到，所以他们预定在明天前往位于西方的国家。

可是在介于两国之间的广大森林里，据说有山贼会频繁出没攻击商人。他们埋伏在唯一的道路，威胁要把一半的行李当作「收获」带走，如果拒绝就毫不留情把所有人杀掉。

他们从这个国家的居民口中得知这件事之后，感到非常困扰。

虽然他们也有说服者的武装配备，但还没习惯用来与人争斗，万一财产被夺去一半，将会涉及到他们的生存问题。他们在那个国家里四处寻找适当的护卫，姑且撇开维护国家治安的人不谈，其他人都因为不打算出境而只得作罢。

结果他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最后一丝的希望寄托在碰巧入境的奇诺身上，认为她既然是个旅行者，应该有相当不错的本事。

「请恕我无礼，奇诺她很强哟。」

摩托车可以走在卡车前面，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人物或陷阱就可以向他们报告。

就这样，奇诺为了作战，向他们借来贵重的无线电用来联络，然后把塞不进包包的衣物等等行李寄放在卡车上。

至于击退山贼的酬劳——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支付的最大金额了。」

就很可能豁出性命的危险性来说，那酬劳并不算很高。

「不过决定权还是在奇诺啦！」

听过提案的奇诺相当烦恼，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那个委托。

当他们离开房间之后，艾鲁梅斯询问她接受这项任务的理由。

「或许是因为，婴儿很可爱吧？」

奇诺答道。

森林里——

关掉无线电开关的奇诺，拿出贴在包包上盖的步枪。

她手法熟练地组合分开成前后两个部分的步枪。那是一把自动速射式，也能拿来狙击的步枪。奇诺称这个为「长笛」。

「果真是他们吗？」

「恐怕就是呢。」

奇诺取出装有预备弹匣的肩背布袋，把装有九发子弹的弹匣扣进「长笛」里，并装填好第一发子弹。

她合上包包并且把睡袋捆紧。

「我马上回来。」

「了解！」

奇诺对艾鲁梅斯说完话，便用小跑步的方式跑进道路旁边的森林。

一面拨开绿色枝叶一面前进的奇诺，在距离那些男人约三百公尺的位置停了下来。她把装在「长笛」右侧的长形圆筒拆下来，慢慢转进枪管前端。

「那么……」

奇诺由森林前往道路，而且放低姿势趴在地上。她再次回头确认后面没有人之后，就用「长笛」瞄准道路前方，并用瞄准镜窥视。

透过画有十字线的圆形视野，在夹着一条道路的森林里，她看见那群男人的背影。

「果然是山贼啊……」

那群男人把后背包全都放了下来，手上则拿着步枪，其中还有手持附有握把的手榴弹。他们埋伏在那儿等待可能靠近的卡车。

奇诺一面跟随瞄准的目标移动「长笛」，一面数那群男人的人数。比刚才多两个人，确认一共是十二个人。

那群男人躲在树干后面。同时，在道路前方隐约可以看到卡车渺小的车顶。那是一辆引擎盖往前突出的棕色中型卡车，载货台上架着绿色车篷。在保险杆前方还按照奇诺的指示，绑了一根横摆的原木。

卡车尽可能占领了整个道路的宽度，车身一面受到覆盖的枝叶磨擦，一面用缓慢的速度行驶。

从卡车的方向虽然看不见，但奇诺却清楚看见那群躲起来的袭击者们。

「请不要怨我哟……」

奇诺一面念念有词一面吐着气，把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对准拿着手榴弹的男子头部。

奇诺稍微偏离目标地射击。

圆筒里的枪声被压低，子弹朝那名男子飞去。

子弹毫发不差地命中男子的手臂边缘，也让他的皮肉爆开。

「哇！」

手榴弹从他的手里落一下，滚落在森林里。因为保险还没拔开，所以没有爆炸。

奇诺接下来开枪射击反应极佳、第一个回头看的男子的脚，她稳稳瞄准他大腿边缘没有骨头及粗血管的位置，当然结果也是命中了。

看到在地上痛苦打滚的伙伴，男子们纷纷隐身进森林里。奇诺射击另一名逃得比较慢的男子的脚，让他整个人往前倒。

人影从道路旁边消失，奇诺瞄准的人不见了。卡车也悠然地通过那个场所。

「好极了！」

奇诺一站起来就用快过行走一倍的速度穿过森林，趁卡车追上以前回到艾鲁梅斯那里。她背着「长笛」，迅速地跨上艾鲁梅斯。

「欢迎你回来。」

「我射中三个人，他们要追踪的话应该会很困难。」

奇诺边说边踢脚踩发动轴发动引擎。

「来了哟，奇诺。」

卡车一面加速一面驶了过来，从奇诺的眼前通过。奇诺一一度确认道路东侧，并确认还没看到追兵的踪迹，接着就骑着艾鲁梅斯从后面追着卡车。

他们立刻就追上的卡车载货台上有两名男子紧张地绷着脸，随时准备抓起卡在防御用铁板凹陷处的步枪。他们穿着一样的服装，黑色立领衬衫及宽松的长裤。其中一人对着奇诺喊：

「成、成功了！那些家伙并没有追过来！」

「别管那些，总之快逃吧！」

奇诺边追边回头大叫。

卡车一面卷起落叶一面奔驰在森林道路上。奇诺跟艾鲁梅斯一面承受迎面飘来的那些落叶，一面跟在后面。

「嗯——有可能就这样甩掉他们吗？」

艾鲁梅斯问道，奇诺立刻回答：

「不……如果是我，就会——」

奇诺没把话说完。卡车虽然紧急踩了煞车，不过猛度足以让载货台上的男子连忙抓住支撑物稳住身体。奇诺也一面滑动后轮一面停住艾鲁梅斯。

「设下障碍物哟！」

奇诺边说边下车，并且迅速踢下侧脚架撑住艾鲁梅斯。

她从卡车的旁边望向道路前方。果然如她想像的，有根树干正横在道路中央。距离卡车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倒下的粗大树木将道路完全挡住。

奇诺对载货台的男子喊：

「没关系，直接把它压断吧。」

只是那个命令还没传到驾驶座，卡车就已经往前进。它前进一点之后就立刻把车头往右转。

「什么——」

只见卡车就当着哑门无言的奇诺面前，偏离道路朝北方的森林直驶而人。

奇诺随后追上，那儿有一条靠卡车胎痕才好不容易分辨出来的小路。一路啪叽啪叽折断树枝的卡车逐渐消失在森林里，载货台上那些男人挥着手要奇诺尽快追上。

「不能往那边去啊！」

奇诺大叫着，但是卡车还是一路微微摇晃地离去。

「啊～真是的！那明明是显而易见的陷阱啊！」

奇诺一跨上艾鲁梅斯，听到他说：

「请节哀顺变，这群生手实在很让人伤脑筋耶，这下该怎么办？」

接着在踢开艾鲁梅斯的侧脚架的同时也紧跟着往前进，开始从后面追那辆卡车。

奇诺——面奔驰在杂草从生的道路，一面对艾鲁梅斯念念有词地说：

「伤脑筋……这下子可就麻烦了呢……」

在卡车与摩托车离去一段时间之后，两名男子步行到摆放树干当障碍物的那个场所。

受伤的三个人已经用绷紧包扎好，各自撑着伙伴的肩膀站稳。纵使三个人都痛到皱眉，但是想复仇的心明显表现在他们脸上。

「原来他们雇用那名旅行者当护卫啊……本想说她还很年轻而没放在心上……」

向奇诺问路的四十岁胡须男，用跟当时截然不同的险恶表情，看着残留在森林地面的车胎痕说话。这时候站在身后的另一个男人开口说了：

「不过，他们中计了。」

胡须男慢慢站了起来。

「是啊，接下来不必太急躁，还是有机会可以把那个旅行者干掉——好了，把树干移开，不要在路面留下任何痕迹。」

卡车停下来的地方是一处遗迹。

沿着森林小径一路走来，结果并不是连结到另一条路，众人好不容易抵达的场所——是老旧的碉堡遗址。

这里是森林中的平坦大地，石板路突然变宽。在四方宽约四百公尺的空间里铺有石板路，左右还有屋舍的断垣残壁。

往大马路继续前进的正中央，有一栋大型建筑物。每一边为二十公尺，是碉堡的中心建筑。坚固的建筑物还稳稳立在那里没有崩塌，屋顶上方是仿照城墙做成锯齿状的防御墙。

「这是……好棒的地方……」

奇诺喃喃说道。她的脚跟艾鲁梅斯的轮胎都浸在水里。

那处遗迹被水掩盖，整片都是深约十公分的水。

不过那些水稍微在流动，就像清溪般地干净透明，不仅看得到底下的石板路，天空及建筑物墙壁的影子还因为光线的关系倒映在水面上。

「这地方真不错呢，奇诺。建造这处碉堡的人利用石板路建造出几近完美的水平呢。」

「然后把河水引进这里，形成这么美丽的场所……真是的，若不是身处于这种紧张的时刻，我一定会大声欢呼发现到这么棒的地方呢。」

卡车就停在恨恨地喃喃自语的奇诺眼前。也就是在中央大道的尽头，中心建筑的旁边。沾在车身及轮胎上的树叶及脏上已经被水洗干净了。

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们像是在保护抱着婴儿的女子似的，依序走出卡车。

奇诺从艾鲁梅斯身上下来之后，一度往后面，也就是朝通往森林的笔直道路看了一下，然后走向那群男子，用略微强硬的口气说：

「为什么没有突破那道封锁线呢？这是个陷阱耶，我们被逼进这里了，已经无法回到森林那条路了。」

「那是因为……」

被迫问得无活可说的男子们露出尴尬的表情。

「是我叫他们那么做的，请不要责怪他们。」

从后面传来的声音，是个约五十五、六岁，也是全团年纪最长的男人。他个子高，体格也不错只有他是穿着灰色西装，头顶上的白发也很引入注目。

「你是……我记得你是医生吧？」

奇诺说道，男子点点头。

当这群人前来委托奇诺的时候，那个男的就站在女子与婴儿旁边，还自我介绍说自已是一名医生，当时他就表明无法参加对抗的行动。

他看起来似乎是全团的领导人物，因为医生说话的时候其他人都不敢发言。

「在那种状态下卡车会产生颠簸，很可能危及婴儿的性命，因此我们无法那么做。」

奇诺摇头否定医生说的话。

「不，只要把她抱紧，那点冲撞应该——」

「我好像还没跟你说呢……所以很抱歉会演变成这样的结果。」

「……什么事情？」

「关于这个孩子……她天生心脏就脆弱，能不能活到三岁都还是个问题呢。因此无法让她承受太大的冲击。」

周遭的人并没有被医生的话吓到。那些男子微微低头看，而抱着睡得香甜的婴儿的女子又轻轻使了点力抱紧她。

「天哪～」

艾鲁梅斯不禁叫了出来，奇诺则叹了一口长长的气。

「…………你应该在一开始就告诉我的……」

「对不起。」

奇诺一面听着医生说的话一面回头看。

衬着天空的美丽道路正笔直地朝森林延伸。

「把我们排挤在外实在很过分呢——等会儿再请你们把事情跟奇诺说清楚。」

卢诺把发牢骚的艾鲁梅斯藏在离卡车有些距离的地方之后

「知道了啦，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吧。」

「动作快！只要搬武器跟粮食就好！」

然后背着「长笛」的奇诺就在医生的指示下，跟带着行李的八名男子，以及一名女子、一名婴儿进入碉堡的中心建筑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进去建筑物里没多久，其中一名男子喃喃说道。

建筑物内部有呈现十字路线的走廊，旁边也有些小房间，使得这个废墟显得比较狭小，偶尔还有凉爽的风吹过。

室内因为有阳光从窗棂照进来，显得十分明亮。有计多石头从四周的废墟屋舍搬进其中几个房间里，还有不少疑似桌椅及床铺的平台。

还发现其他房间里堆了许多有如小一般高的柴火，看来是为了防止被深至脚踝的水弄湿。另外还有看起来并不久远的火堆残烬，被堆放的石头掩盖着。

「…………」

看到内部这些摆设的奇诺，首先命令两名男子到屋顶监视道路的情况。虽然她觉得山贼应该还没到，但还是命令他们只要发现小贼的踪迹就立刻开枪通知所有人。接着那两名男子就拿着步枪走下楼梯。

然后奇诺在大约位于建筑物中央的某个房间，对其余的人们说：

「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不过——」

离她较近、还背着大件行李的医生急着问「怎么了？」想听她接下来的回答。

「这里好像有人在使用。」

「你所谓的『有人』是……？」

医生问道，奇诺直截了当地回答：

「十之八九是那群小贼吧，这儿有地方可睡，有水可喝，眺望的视野也出不错，是当据点的最佳场所哟。」

那些男人听到奇诺的话无不感到畏缩，其中一人开口问：

「那么，那些家伙目前就躲在这里埋伏——」

「他们不在这里哟，要是在的话我们早就被袭击了。」

「那群小贼应该会到处找据点休息，不会长时间停留在某个地方。这里算是其中之一的据点。」

「这么说，我们等于直接被逼进他们的据点啊……」

医生恨恨地说道。奇诺倒是用冷静的语气说：

「可能是对方不愿意在路上进行枪战的时候被人发现吧？不过这里拿来进行监视四周的防卫战也不赖呢。」

「是吗？这么说的话——」

其中一名男子满怀期待地想说些什么，只可惜被奇诺打断了。

「问题是我们能在这样的包围下撑多久，毕竟我们没有太多食物。就算断粮也不可能出去，因此不管怎么做都很不利。至于对方很可能就在森林埋伏准备进行持久战。如果真的会变成这样，当初应该先杀掉那三个人才对，只不过现在说这些都太迟了。」

「那么……」

「要是不尽快把对方全部歼灭，最后吃败仗的会是我们。」

奇诺斩钉截铁地说道。

隔没多久——

「奇怪？」

奇诺不解地歪着头，她皱起眉头看着地面的流水，还喃喃自语地说：

「咦？『全部歼灭』……奇怪了……」

其中一名男子看她出现这样的举动，不安地询问：

「怎、怎么了吗？」

奇诺抬起头说：

「奇怪了……我越想越觉得奇怪，那个时候怎么没发现到呢？」

「什么事啊？」

医生叫道。奇诺流利地回答：

「就是那群山贼的行动。当他们挡住去路，把我们逼到旁边的小路时，怎么没在那里设下陷阱呢？只要在轮胎痕之间藏手榴弹，利用卡车拉紧铁丝就可以引爆了。只要卡车无法动弹，他们大可以收拾我们的。」

「…………」

医生及其他五名男子都没有说话。

只听到奇诺的声音在石墙中不断回响，响彻整个室内。

「我只能猜测那是他们『不想那么做』，所以『没有那么做』。那些人——」

奇诺没把话说下去。

然后对着表情不安的女子及连同医生在内的六名男子说：

「有谁——有人受伤吗？包括上面那两个人。」

「没有……？没有人受伤耶……」

医生讶异地回答。

「那么——」

奇诺指着房间角落的地板：

「那地上流的血是谁的？」

那里正流着带有颜色的水。紫黑色的流水在清流中画山一道线。

因为讶异而回头看的那群男子移动了脚下，而这样的动作却模糊了那道线，没多久就消失不见了——

不过随即又恢复原状；

那道线流出走廊，在那与其他水流会合，经过一阵搅拌就消失了。

「怎、怎么回事……？」

奇诺斜眼看着那群目瞪口呆的男子，然后开始找寻那道水流的源头。她小心翼翼慢慢往前走，尽可能不把脚底的水打乱。

那道血线是来自隔壁房间，不断从墙壁石头的缝隙中流出来的。

奇诺让女子与婴儿留在原地，还留下两名男人护卫着她们，然后带着医生及三名男子走出房间。他们慢慢移动到隔壁房间前面。

那是人口被许多石头堆叠阻挡的小房间。

奇诺请那群男子迅速把石头挪开。清除入口的石头之后，发现室内居然也都是石头，还杂乱堆放到人的胸部那么高。

就在动了其中几块之后，终于知道下面是什么了。

「…………」

男子们及医生都说不出话，唯独奇诺说了这么一句：

「原来如此。」

压在大量石头底下的，是尸体。

好几具尸体以堆叠的方式埋在这狭窄的房间里。大约是十到十五具。

那些尸体都是成人男性，不是头被砍掉就是头部遭到重击。从他们的皮肤状况，判断，大概死了有半天的时间。身上穿着棕色与绿色交杂，适合野外活动的服装：，

「这、这些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年轻男子面色苍白地询问。

「那还用说，是真正的的山贼们哟。」

奇诺答道。

回到女子与婴儿所在的房间之后，奇诺再次询问在屋顶监视的两个人。并没有从森林接近的人影出现，时间已经快要接近正午。

然后背着「长笛」的奇诺，在在场所有人的注目下悦：

「回到主题，刚刚我话没悦完。我说到『那些人——』，那些人，那些觊觎你们的家伙，目标并不是你们的行李，刚刚已经看过那个证据了。那些人并不是山贼。而盘踞在这里，在这一带为非作歹的山贼们，已经轻易被昨晚那些人给杀了。」

没有人打断她的话，奇诺又继续说：

「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

突然被奇诺这么问，在场的男子都屏着气息不说话。女子微微颤抖着身体，医生则是不发一语盯着奇诺的脸看。

「…………」

「其实你们知道吧，知道追杀自己的集团是谁吧——你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山贼。」

「…………」

「究竟是谁？」

但是没有人回答，奇诺只得轻轻耸着肩说：

「我明白了。既然你们不回答就算了，但是现在我已经没必要履行保护你们不受山贼伤害的约定，所以我要回去艾鲁梅斯那里了，接下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什么？你想背叛我们吗？」

奇诺淡淡回答其中一名大喊的男子：

「最初说谎骗人的是你们，这算是违反契约的行为。既然你们不把知道的事情告诉我，那我也无可奈何——我会把事情跟那些人坦白说清楚，请他们放过我跟艾鲁梅斯。」

「你这家伙！」

在奇诺面前的男子把手伸向腰际的说服者。

在医生大喊「住手！」的同时，奇诺也踢开那名男子的手。

奇诺的靴子一面拨起水花，一面稳稳踢中男子的手，弹飞的左轮手枪落在水里，滑到房间的角落。

「嘎……」

「再不快点捡回来会湿掉哟。」

奇诺一面把脚收回来，一面轻松对按着手的男子这么说。

而她的右手也正摸着腰际那把称之为「卡农」的左轮手枪。医生连忙过来打圆场说：

「大家请住手，跟奇诺战斗也毫无意义。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奇诺她终究比较强，就算我们人数多过她，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目的呢？」

那些话让怒气冲冲的男子们纷纷泄气地垂下肩膀，被踢的男子则往后退去捡说服者，把水甩干净之后又插回枪套里。

「也请奇诺你不要再做出挑衅的举动，我承认我们不对。」

医生恳求地说道。

「那么，可以请你告诉我目的吗？毕竟我也不认为现在向那些人举白旗投降，他们会毫不计较地放过我们。」

「知道了……我把来龙去脉全说出来，各位应该同意吧？」

其余的男子不发一语低着头。

然后医生看了一眼女子抱在怀里的婴儿。

「其实那个女婴是某王室唯一留存的血脉。至于我原本是王室的御医，而在场的这些人都是侍女及随从。」

女子沉默不语，满脸悲伤地低着头。奇诺把视线移回医生身上说：

「请继续说下去。」

「大约是半年前，君主制度因为革命被推翻，王室的人全遭到逮捕，还被处决……那孩子则是唯一的幸存者。」

「结果，那些人便奉命追杀王室的遗族——啊，不对，应该是说完全相反。」

「是的……那些人是狂热支持者，也是前禁卫军。目前国家仍处于政治混乱的局面。革命结束后的国民虽然呈现狂热的状态，但国家

一直处于不安定的局势，使得有不少国民希望能复兴王室。于是那些人打算拱唯一幸存的这个孩手出来，企图复辟君主制。」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说么都要『活捉』她。」

「……是的，我们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才逃离祖国，我们根本不想要复辟什么君主制，也希望让这孩子在剩下的日子里能过着自由自在的人生……」

「那群人知道那孩子的病吗？」

「当然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在场我们这些人而已。不过就算他们知道也无所谓吧。」

「你们被迫杀多久了？离开国家之后就一直如此吗？」

「不，刚开始我们以为成功摆脱他们了……但是派回国家的使者应该是被抓了。我们在跟你见面的那个国家等了很久，但是那名使者都没有回来，于是我们考虑到最糟的情况，才会做出接下来的决定。」

奇诺叹了一口气。

「真是伤脑筋耶。我被卷入不得了的事件了呢。」

「奇诺，只靠没有战斗经验的我们是无法击退那群士兵的。但是，我们也无法保证你能够平安无事地回归旅途，因为艾鲁梅斯太醒日了。」

「是没错啦。」

「我明知道这样的请求非常卑劣，但还是再次恳求你继续待在我们身边。如果这孩子能平安抵达下一个国家，我愿意把卡车送给你当作酬劳。那应该是我们目前手边最有价值的物品，拿去卖应该能换到不少钱呢。」

那句话让其他男十不禁大喊「医生！」不过医生还是慢慢举起手制止他们。

「事到如今，能保住性命比较重要。我决定说会么都要让这孩个在下一个国家生活，只要再待个三年就好。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一切就终告结束。」

看着这群男子半哭丧着脸沮丧的模样，奇诺说：

「知道了，撇开酬劳不说，为了保命也只有拼了呢。」

这次倒是换奇诺制止个断向她道谢的医生，然后说：

「我们需要更多武器，请人家现在快去找出来。」

「这遗迹里还有武器吗？」

奇诺对那些询问的男子说。

「就是那些被杀的山贼们的武器啊。在他们的尸体旁没看到武器，但是那些武器很重，我不认为那些人会带走，应该是藏在房间的某处。」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

「天哪~想不到连奇诺也被卷入相当危险的情况里呢。」

奇诺跟艾鲁梅斯在被废墟的墙壁包围的地方对话。

时间是正午过没多久，之后那些男人就忙着找武器。屋顶那两个人后来有换人监视，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人影，也没有枪声通知。

背着「长笛」的奇诺从艾鲁梅斯后轮的箱子里，拿出装了备用子弹及液体火药的木箱。

「何不直接落跑呢？把包包里的无线电拿去卖，应该是以抵那些衣服的钱哟？」

奇诺若无其事地对斩钉截铁说那些话的艾鲁梅斯说：

「如果有『别条路』，或许我就会那么做。」

「喔，这话有点意思。然后呢？」

「如果找到的话，我会那么做的。」

奇诺边回答边把木箱抱在腋下。

「原则上先说一声——再见了，奇诺。」

「啊啊——再见。」

「这句话，已经说了几遍啊？」

「不知道——那么待会儿见。」

奇诺笑眯眯地歪着头，然后往前小跑步，在倒映天空的水面上溅起涟漪。伴随着水声从这个废墟穿过另一个废墟，最后回到碉堡的建筑物。

「全部应该就这些了。」

聚集在建筑物某一室里的，全都是旧式武器。

有几挺从前端塞火药及子弹的旧式步枪，及操作方式相同的掌中说服者。还有三挺备有回转式弹匣的左轮步枪，以及大约十瓶用来供这些枪械使用，装在酒瓶里的液体火药。

然后是不太利的刀剑，大中小总共有十四把。

然后是放在附有大车轮的木制台车上，摆在博物馆展示用的大炮一门。

「说服者全都很老旧，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液体火药就这么多，如果要使用就用在自己的反冲式说服者上。至于剑嘛，进行肉搏战的时候或许派得上用场呢。」

其中一名男子继续报告。

「然后大炮应该是旧款的。其组合只有一支炮管，大致清洗过后应该还能用，虽然有办法弄到火药，但是完全没有炮弹。」

另一名男子提议说「改塞短刀在里面怎么样」，但是立刻被否决了。

「应该几乎飞不去才对，就算把石头弄碎塞在里面也一样。这种款式的大炮只要打出一发就没了，要是没有把台车固定好，还会因为发射的后座力往后冲，所以无法轻易改变它瞄准的方向，更何况这里也无法固定。」

男子边推台车边说。附有木制车轮的台车极轻易就能移动，而火炮尾端的木制固定具则不管男子怎么把它往石板路压，都一直滑掉根本勾不住。

奇诺仔细看过它的状况之后，说了一句「原火如此」。

这时候站在奇诺旁边，也是那群人之中最年轻，大约二十出头的男子念念有词地说：

「完了……我们死定了……」

站在隔壁的伙伴抓着他的肩膀说：

「放心，一切都还未定呢，知道吗？」

「可是我们不过是普通入！不像那些家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从没杀过人的我们，有可能打赢虐杀山贼的那群人吗？你说！有办法战斗吗？」

「不是啦……你——」

年轻男子根本没把伙伴的话听完。

他突然把背着的步枪丢进水里，边喊边往前跑。

「我受够了！」

伙伴虽然想抓住他，但是扑了个空。

年轻男子一面「哇——」地大叫，一面往南方的大马路冲去。

「投降！我投降！」

他—面大叫一面激起剧烈的水花，不断往前冲。

「发生了什么事？」

在屋顶监视的人员听到他的喊叫却问不出个所以然。

年轻男子一面喊叫一面跑——

「我投降！放过我一马！我投降！我投降！」

当他跑到还差十公尺就到森林的地方——

砰！

就在尖锐的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倒下了，年轻男子溅起水花往前倒——

然后再也没有动了。

「可恶！」

在屋顶监视的人员恨恨地大骂，接着响起开枪的声音：

「如果看不到对方就不要开枪！那只是浪费子弹而已哟了！」

奇诺立刻抬头对上面喊。

「……知道了，对不起……」

回应的只是有气无力的声音。

就在一瞬间，建筑物内部笼罩着寂静的气氛——

但下一秒钟，婴儿突然呜呜大哭起来。女子拼命哄她，但是哭声却有如点燃的导火线，怎么也停不住。

在响彻尖锐哭声的建筑物里，奇诺从右腰拔出「卡农」。

「…………」

不久前。

「我投降！放过我一马！我投降！我投降！」

他看到有男子一面大喊，一面从监视的建筑物里头跑出来。

「开枪！」

在森林里的胡须男就下了这么一道命令。

这时候坐在粗大树木的横枝上，举起附有瞄准镜步枪待命的男子开枪了。

后来从建筑物的屋顶也开了一枪，不过子弹却往完全错误的方向飞去。

「现在是还有办法狙击，要开枪吗？」

「不，不用开枪。」

听到狙击兵的询问，拿着望远镜一面窥视，一面看埋伏在前方的卡车及建筑物屋顶的男子，胡须男如此回答。

「还不用急，时间对我们有利。」

「了解。」

然后男人们再次躲进森林里。

「队长，请喝茶。」

被奇诺打中脚的男子，手上端着装在金属杯里的茶，撑着临时做的拐杖走过来。

「谢谢你，脚伤得怎么样？」

「很痛呢，我会把这股痛楚用来狠狠击垮那个旅行者的。」

「啊啊，就看你的了说什么都要带公主殿下一起回国，大家都在等着呢。」

胡须男回给部下亲切的笑容。

「是！」

接着便从用力点着头的部下那儿接下那杯茶。

就在胡须男慢慢啜饮热茶的时候。

从远方清楚传来婴儿的哭泣声。

「是公主殿下，看样子她精神不错呢！」

某人冒出这句话，把在场的男人都逗得笑呵呵。

之后——

砰咻！

低沉的枪声盖过那个哭声。

「什么？对方往这边开枪吗？」

「不是的！」

当他们对话的同时，依旧听得见沉重的枪声。

砰咻！咚咻！咚咻！啪咻！啪咻！

不久，其他说服者的声音把这些声音盖了过去。

「是那里面发生枪战！」

狙击兵大喊着。

「什么？」

胡须男丢下茶杯抓起望远镜。

建筑物内部偶尔闪着亮光，紧接着就是枪声。还看到建筑物屋顶那两个人紧张下楼的模样。

「他们……开始起内讧了吗？」

躲在森林里的那群部下紧接着胡须男的话，异门同声激动地大叫：

「王八蛋！怎么当着公主殿下的面干这种事！」

「那群白痴！」

「该死会是那个旅行者干的吧！」

狙击兵从上方询问：

「监视者下楼了！要闯进去吗？」

啪咻！啪咻！啪咻！

至今还有枪声响起。

「现在突击太危险了，再等一会儿。」

胡须男咬牙切齿地回答。

距离比那些男人还要近的艾鲁梅斯，听着相同的枪声开心地说：

「喔，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卡农』及『森之人』卯起来射击了呢。」

滥射的声音经过三十秒之后就停了。

「…………」

胡须男透过望远镜的圆形视野窥视毫无动静的建筑物。狙击兵及除了伤者以外的七名伙伴则拿着步枪站在后面，摆出随时都能进行突击的阵容。

「难不成那个旅行者把那些随从杀了……？」

胡须男如此回答：

「不知道，但是——有那个可能。」

就在他拿下望远镜的那一刹那——

「队、队长！请你快看入口！」

狙击兵发出惊愕的声音，胡须男连忙又拿起望远镜。

就在距离五十公尺的前方，在建筑物的南侧入口。

「什么！」

看到旅行者正把尸体往外丢，她是刚才骑摩托车的旅行者没错。

旅行者把比自己高大的男性尸体从入口旁边推到外面。

刹那间水花四溅。那身体就跟倒在距离森林十公尺的那具尸体一样，趴着动也不动，而两具尸体穿的都是相同的黑色服装。

「又开始了。」

是狙击兵的声音。

旅行者再次搬运尸体，将他丢到第一具的旁边，水花当然又再次溅起。

「等那旅行者再次出现时，就射击她的手臂怎么样？」

狙击兵问道。

胡须男隔着望远镜继续监看并没有回答。

「……唔！」

这时候又听到婴儿的哭声。

「住手！公主殿下没事！」

他立刻这么命令。

「了解，那我等队长的指示。」

在婴儿哭声的陪衬下，旅行者第三次出现在入门旁边，并且丢弃尸体。尸体的脸被染得一片鲜红，根本就看不出是谁。

「那家伙在于什么啊……？」

其他部下回答这个部下的问题。

「难不成是起内讧，最后打算逃走吗？」

「你是说那些家伙？不对，该不会是旅行者？」

「该不好那名旅行者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她来悦公主殿下并不重要，所以想拿她当作跟我们交涉的筹码？」

「不会吧……她以为挟持公主殿下当人质，还能够独自一人骑着摩托车逃走吗……？」

听到这些人的对活之后，胡须男开口说话了：

「这家伙有一套，她是刻意让我们看到尸体的。只要她主动提出，就答应跟她交涉吧。」

「队、队长！可是——」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是把公主殿下平安带回祖国！」

「没错，只要能完成那个任务，就算跟耍小聪明又有点肮脏的旅行者谈谈也无所谓。既然她替我们把所有随从部杀了也是该给她一点奖赏。」

「队长……」

「只不过，是赏她一颗由全金属包覆弹头的铅弹。我们有优秀的狙击兵，可以在远离马路的地点，从背后赏她一发，不准给二发。」

听到这些话的部下好不容易笑了。

「是第六个。」

还是狙击兵的声音，现在建筑物前面已经躺了六具趴着的尸体。

「建筑物里面还有两个男人，其他就只剩下公主殿下跟那个女人而已。」

「好了，你是否能顺利把所有人都杀了呢，旅行者呀！」

在胡须男以及他的部下们紧张屏息的监视下，第七具尸体被丢出来了，那是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子。

「嗯？」

旅行者把尸体丢出去没多久，就从右腿的位置拔出左轮手枪，接着只露出双手——

滋咚，滋咚！滋咚！

她朝那具尸体的后脑勺再开三枪。

那是在极近距离连续射击的大口径子弹。尸体的头部完全炸裂，甚至在五十公尺处还看得到飞散的脑浆呢。看到旅行者不断对自己过去的同胞做出无情的对待，这群男人喃喃地说道：

「致命的一击啊……」

「怎么会有这种家伙。」

「过分……」

「其实也没必要做得这么绝……」

听到部下们敌意明显减弱的声音，胡须男替他们打气说：

「振作点！事情还没结束呢！」

婴儿的哭声仍在这时候持续着，

「最后一个了。」

正如狙击兵所说的，旅行者把另一具尸体，也就是穿着黑衣服的男性尸体丢到建筑物外面。躺了八具尸体的流水立刻被染成一片紫黑色。

「没想到她把他们全干掉了……真让我感到佩服，了不起。」

叹了长长一口气的胡须男脱口说出赞赏的言词，然后对树上的狙击兵严加命令，无论是谁被击中，而且还没有丧命的话都不准开枪。

「好了，接下要丢什么出来呢，优秀的旅行者。」

他念念有词地等着。

婴儿的哭声在这之后停了约二十秒，甚至过了只听见鸟叫声的一百秒之后，他听到旅行者的声音了。

「我有话要说！听——得——见——我——说——话——吗——！」

「啊啊！听得见！你那边情况如何？」

男子的声音传到奇诺所在的建筑物南侧入口。

奇诺蹲了下来，利用脚下的流水清洗满是鲜血的手。

「喔——这个可帮了不少忙呢？」

她边这么说边站起来，附近没有任何人。

奇诺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退到入口后面一点的地方以防被开枪击中，她把手围在嘴边，然后用力大喊，

「我听见你说话了——！我有话想跟你说，可以吗？」

「你说说看！」

听到胡须男的回答，奇诺便滔滔不绝地说。

她说，之前委托她当护卫的男子们因为欺骗我，所以我把他们全杀了。

她说，我拷问那女人之后，得知婴儿是一位公主。

她说，我对你们的继承人之战没有兴趣，把自己跟摩托车的安全摆在第一位。

她说，对你们开枪一事我在此道歉，想用婴儿交换自身的安全，卡车也不要了。

她说，想请你们确认尸体的身份，并把婴儿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过来这边。

中间对方说了好几次「我没听见」，这时候拉开嗓门大喊的奇诺说：

「呼……喉咙累死了。」

听到奇诺的声音，胡须男这么说：

「我答应你。」

然后命令受伤的三人待在森林里，狙击兵继续留在树上，至于其余的七个人跟自己过去。

「准备完成，可以出发了。」

听到部下们的回答，胡须另对奇诺大喊：

「我们现在有八个人要过去！要是你敢开任何一枪，我们的交涉就决裂了！」

「知道了！最起码请你们过来能够正常说话的位置哟！咳咳！」

听到她的回答之后，胡须男自己打头阵，从森林往遗迹的方向前进，靴子也都溅到了水。

「好！大家千万不要大意！」

「过来了吗……」

奇诺看到那群男子前进的模样。

她手握着铝制水壶，喝着里面的水，然后「咕噜咕噜」地漱口。最后再把水吐在脚边。

她往外看去，那儿躺着八具尸体，而且左右两边各躺四具，中间则留了约三公尺的宽度。

那些尸体至今还流着血，把水都染成紫黑色，让映在水面的蓝天白云都变成很奇妙的颜色。

那群男子就在道路前方。

他们把步枪举到腰部的位置，分成左右两路人马，一面小心埋伏一面隔着一段距离慢慢前进。感觉得出来他们都做好如果遭到攻击就立刻躲进旁边废墟里的准备。

「好了……就照你说的，用『枪』决胜负吧。」

奇诺看着他们如此说道。

「真、真的没问题吗？」

从建筑物里面传来男子不安的声音。

「这个嘛，得试试看才知道呢。」

「喂喂……」

「不过这种事情我在学校里学过，应该会很顺利才对。也请你们照计划去做，导火线的长度可是很重要的呢。」

奇诺说道。

时间慢慢流逝，那群男人已经前进到一半以上的路程。

在距离建筑物约二十公尺的位置，站在右边打头阵的胡须男将手举高并握拳。

刹那间保持高度警戒分头行进的部下们停了下来。

「旅行者！」

胡须男大声喊道。

「来到这里你就听得见了吧？这样一来我们双方就不用喊到喉咙痛得要命了。」

「我也有同感。」

奇诺的声音从略高的位置传来。

胡须男抬头一看，她人站在屋顶。

毫不畏惧的奇诺整个人都站了出来，单脚还踩在屋顶边缘，只要一失足就会摔出去。

「公主殿下……」

至于她手上是裹在布巾里的婴儿。

「王八蛋……」

狙击兵在同时锁定了奇诺，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她的喉咙。但是又考虑到一旦击中她之后，婴儿很可能会摔下来，或者她整个人会往前倒，所以不敢妄动。

「可恶！」

逼不得已作罢的狙击兵只好恨恨地骂一句。

「嗨，旅行者！」

「你好，你就是队长吧？」

奇诺跟胡须男首先互相问候，接着奇诺又说：

「这距离大概有二十公尺吧？很高兴能像早上那样跟你正常交谈呢。」

胡须男用没有拿步枪的左手指着婴儿说：

「旅行者你抱在怀里的，应该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公主殿下吧？」

「是的，我从躺在那儿的人们口中得知所有来龙去脉了。听说你们打算立这孩子为王，复兴王室是吧？」

「一点也没错。」

「老实说那些事情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往后会变成如何我也无所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跟我的摩托车艾鲁梅斯是否能跟过去一样继续旅行。」

「我想也是呢。」

胡须男的部下们虽然在刚开始时仍然对周遭保持警戒心，但是在不知不觉中把注意力转移到奇诺身上，纷纷竖起耳朵聆听双方的对话。

「因此我才把欺骗我，还害我卷入这场风波的那些人干掉。」

「真了不起，也很感谢你减轻我们的工作。虽然你伤了我三名可爱的部下，不过他们并没有生命危险。那件事情就在如此美妙的场所付诸流水，当作没发生过怎么样？」

「喔，挺幽默的嘛——」

在不远处听着两人对话的艾鲁梅斯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主意不错，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提议。」

「好，请说。」

「我会先抱着这个孩子整理行李，等一切处理妥当之后就跨上艾鲁梅斯回到那条道路，你们则驾驶那辆卡车在后面跟着。至于原本照顾这孩子的女子，目前是倒在里面不省人事，也请你们把她一起带走吧。」

「原来如此——然后呢？」

「等双方都开到道路上时，我会把孩子放在离你们一段距离的路上，然后一溜烟地逃走。届时我会尽全力逃跑，只要你们不追上来，那么一切就到此为止。接着你们就带着婴儿，开着卡车回国去吧。以上就是我的提议。」

「这提议很赞，对我们来说没有拒绝的理由呢。只不过，如果我们拒绝或是在半路对你出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不太愿意臆测那个后果耶。」

奇诺从夹克口袋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绿色的液体火药，瓶口的软木塞则插着一根小信管。她轻轻地把那个瓶子布巾里的婴儿肚子上。

「如果我倒下而在上面加诸力道，我跟艾鲁梅斯就会连同这孩子一起『砰』！」

在安抚大骂「你这家伙！」的部下之后，胡须男说：

「我也不愿意臆测那样的后果呢，不过目前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不让事情演变成那么可怕的后果的。」

「那么交涉成立啰！」

「是的，成立了。我们会默默目送你离开的。」

「不过，会默许狙击兵开枪是吗？」

奇诺很直接地说出这么一句话。

「…………」

胡须男刹那间语塞说不出话。

「如果是我，真的会那么做哟！」

奇诺大声喊着，一面轻快地从屋顶边缘跳开，一面对屋顶下空旷的建筑物楼梯间大喊：

「开车！」

这时候爆炸声响起。

从建筑物内部传来比枪声还要小的爆炸声。

原本抬头看奇诺的胡须男，以及三三两两站在道路左右两侧的部下们，全被那声音吸引而朝那个方向望去。

那是黑色建筑物的人口——一挺大炮正从那里冲过来。

「什么！」

而且是朝着胡须男，以及他的部下们冲过来——

大炮连同台车往笔直朝南的石板路，朝满满是水的美丽道路冲过去。附有两个车轮的台车，就像船只般破浪前进。

那物体从建筑物中现身不过三秒钟而已。

「唔！」

胡须男在近距离看到那挺旧式大炮从自己旁边擦身而过。

看到台车上的大炮炮口朝着跟自己完全相反的方向，他立刻明白那挺大炮是利用朝建筑物内部开火的后座力才得以冲出来的。

「哈哈！」

胡须男被那个点子惹得「噗哧」笑了出来，加上它又笔直前进到道路中央，根本就没命中自己任何一名部下而暗自窃喜。

但就在同时，胡须男优秀的视力捕捉到有好几个木箱绑在台车后方某个固定具上。

然后还发现那里有导火线延伸出来。导火线不仅被点燃了，还只剩下短短一截。

「咦？」

等他恍然大悟的下一秒钟，木箱爆炸了。

就在奇诺确认大炮「发车」的那一瞬间，就抱着婴儿倒向原本就在那里的栅栏后方。她把婴儿搂在腹部的位置，然后背向南方。

原本摆在婴儿腹部的瓶子则从屋顶处掉落，一边洒出一般的液体一边破裂。

台车的箱子几乎在那群男人的中间爆炸。

装在里面的液体火药所造成的火焰及热浪，在水面产生好几百道细波纹。

火焰团团包住站在前方，连同胡须男在内的四个人。他们的皮肤及衣服都着火了，整个人像个人体火把似的。

至于爆炸的冲击波与台车的碎片则袭向其余四个人，而且将整个人震飞。他们猛地撞向屋舍的墙壁，头部也跟着击碎，应该是脑浆的物体散布在那里。

第二波的爆炸声比第一波来得更响亮，并直冲云霄呢。

坚固的炮身并没有因为爆炸而损坏，它在斜前方的半空中飞舞，并把某间房舍的墙壁砸得粉碎之后才落下。

「危险险险险险险险险险险险险哪！」

一旁只距离三公尺的艾鲁梅斯被吓得不禁大叫。

「啊啊……」

透过望远镜目击到整个过程的狙击兵，被迟了一秒冲过来的爆炸气浪震得差点从枝干摔下来。

当他重新稳住身体的时候，看到的是化成一团血浆粘在墙壁的四名伙伴，以及发出不像是人类的可怕惨叫声，像火球般不断疯狂跳动的另外四名伙伴。

「…………」

他开枪了。

首先是敬爱的队长，再填装子弹。

过去在军校的同期战友，再填装子弹。

有时候让人感到讨厌的二年级学弟，再填装子弹。

然后是当成弟弟看待的年轻男子，再填装子弹。

在不到四秒钟的时间开了四枪，也中止四个人的惨叫声。让他们所有人能够一路好走。

「暂时撤退！」

当他跳下枝干对目瞪口呆的三个人大喊时，发现其中一人的脸部被粗的木片刺中，感觉像是变成一个很奇妙的物体。

「…………」

他丢下尸体不管，背起步枪并拍拍其中一名手部受伤的伙伴的背，再架着脚被击中的伙伴的手臂，然后往前跑。

「站起来！快跑啊！」

三个人一面踩在卡车通过的痕迹，一面踏着地上的杂草。

不一会儿脚被打中的那个人倒了下来，绷带还渗出鲜血。

「撑着点！没事的！对方不会马上追过来的！只要到达道路，跑到我们系马的地方就没问题了！知道吗？」

「好……」

他再次爬起，跟那些男人一起前进。

而眼前那个手被击中的男子边跑边回头，并鼓励他说：

「加油！走不动的话我来背你！」

脚被击中的男子在他满是脂汗的脸上露出笑容：

「哼！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我竟然会把你的声音听成是天使的声音呢！」

「混帐东西！我什么时候变成天使的——」

这时候回头说话的男子，就这么当着狙击兵，以及跟他并肩前进的伙伴面前被人刺了一刀。

从路旁跳出来的，是把短剑举在低腰位置的男子。

对方穿着满是血迹的衣服，明明就是昨晚已经被他们杀死的山贼。他穿着肮脏的衣服，头上还圈着伪装用的枝叶，脸则因为布满血迹而显得黑漆抹乌的。

山贼从右边跳出来往男子的腹部猛刺，然后两个人就这么一起倒下去。

同时又有另一名山贼从树丛里跳出来。

「哇啊啊啊！」

他边喊边举起斧头，然后用力往下挥。

原本在身旁的男子头部不断喷血，被溅得浑身是血的狙击兵把背后的步枪拉到前面瞄准山贼。

「唔！」

就在他扣下扳机的时候，身体竟然仰向天空，射出的子弹把枝干打了个洞。

从后面扣住他脖子的第三名山贼大喊着：

「去死吧！」

这时候出现了一股力道，只不过那并非足以在一瞬间扭断脖子的腕力，而是狙击兵的左手往山贼的鼻子挥了一拳。

「呀！」

「喝呀！」

狙击兵趁山贼力气松懈之际给他一记过肩摔。

「唔呀！」

这有趣的招术不仅奏效，这名从他背后摔在地面的山贼还发出圣叫。

「……呼！」

狙击兵边吸气边抬头看，这时某个物体一路横飞进他的眼帘——

他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一把满是血迹的利斧。

那一击虽然让狙击兵当场毙命，但是三名假冒成山贼的随从们还是一面大喊大叫，一面对尸体乱打一通，打到连头部都已经不成人形了还在继续打。

把胃里的东西吐了好几次之后，浑身是血的三个人才回到满是尸体的碉堡遗迹。

当医生以真面目和下半身只穿一条四角裤的打扮出现时，伙伴们开心地向他跑过去，并且跟他报告所有人都平安无事，还把逃走的人全都歼灭了。

「表现得太好了……」

模样真的不太好看的医生，泪流满面地称赞那三个人。

三个人把沾满血迹的衣服脱掉，一样只穿一条内裤，然后在冰冷的水面滚来滚去。那些沾在脸上的山贼与前禁卫军的血，就这么溶在水里。

清洗干净之后的三人，开始询问婴儿的状况。

「她没事哟，事前有塞上耳塞，所以耳膜没有异状。其他人也都平安无事，而且正在跟奇诺收拾尸体呢。啊啊……一切都照奇诺的作战计划进行，不过最拼的还是你们，多亏有你们自告奋勇，也干得非常漂亮，你们把我办不到的事情处理得很好，这算是你们战斗的胜利！我已经准备好酒了，让我们一起举杯庆祝吧。为公主殿下的未来干杯！」

下午三、四点，蓝天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

而十个人及一辆摩托车，还有一辆卡车正停在倒映着如此人空的道路上。

那里是遗迹中央的建筑物前面。

当作替身而被丢出来的山贼遗体已经被挪开，当时穿在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已经洗干净，全挂起来晾在卡车的车篷上。

至于那十二名士兵及另一名伙伴的尸体，则是照奇诺的指示运到森林里，然后用枝叶把他们覆盖起来。

而士兵们所携带的物品之中，还能使用的——像是步枪及手榴弹、弹药及携带粮食等等，全都统一堆在卡车的载货台上。

七名男子全裸露着上半身，只穿一条内裤而已。有人把毛巾围在腰际，也有人挂在肩膀上。

众人围着用主脚架撑起来的艾鲁梅斯，而它后方的载货架上则放了一块木板充当成桌子。

「想不到我会遭到这种对待！」

背着婴儿的女子，分别在桌上的八个马克杯里倒进新开酒瓶里的红色液体。

虽然一瓶酒的容量不够分成八杯，但众人还是开心地举起马克杯。至于剩下的那一杯，则是献给在天国的伙伴。

在围起来的人墙里，只有奇诺是拿着装有自己泡的茶的马克杯。

「各位——你们表现得太好了，这是一场漂亮的战斗。」

医生开口说道。

「虽然过程很辛苦，也很让人害怕。不仅让我们失去了一名无可取代的伙伴，还让我们跟过去在同一个地点开心工作十二名伙伴正式分别。尽管如此，为了让这孩子得到幸福，我们还是愿意挺身而战！随身携带的这瓶酒，原本是为了等到那天找到安身之处再享用的，因为它代表了最后的故乡味道，然而我认为现在正是品尝它的时候！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就算有也已经来不及了。」

男子们发出笑声，还发出「没有异议！」「我们早就等不及了！」等声音。

接着医生举起马克杯，其他男子也举杯，奇诺也跟着仿效。

「为祖国的安定、这孩子的未来、我们生存的意义，以及死去的伙伴们——干杯！」

在喊了「干杯」之后，等不及的男子们立刻一口气把酒灌了下去。看着他们的模样，医生也笑着把嘴巴凑近自己的杯子，啜了一口。

「——不要喝啊！」

在大家都喝了之后有人大叫，但是为时已晚。

「喔？」

就在艾鲁梅斯发出小声的讶异同时。

「喔嘎！……嘎！」「耶嘎啊！」「耶呵！」「咕！」「喔啊啊啊！」

除了医生以外的六名男子，几乎在同时吐出鲜血。血就像喷泉那样地喷出来。那群男子一面从嘴巴咕嘟咕嘟冒出鲜血，一面慢慢倒下还溅起水花。

倒下的那些人抽动一会儿之后就立刻动也不动了。他们嘴巴冒出来的血色跟那群山贼的不一样，把水面染得一片鲜红。

「天哪～」

艾鲁梅斯喃喃说道。

「为什、么……」

杯子落在水里，脸色苍白的医生慢慢失去力气。他拼命往站在旁边的女子走近两三步，但马上跪倒在地。

「嘎啊……」

然后像是头先落下似的躺在地上。从医生那躺在水面、只露出一半的嘴里，不断冒出些许鲜血，最后就动也不动了。

奇诺「滋滋滋」地细细啜饮她的茶，然后大大叹了口气。

在奇诺左边约两公尺的地方，也就是刚刚医生倒下的前方，还站着一个人，而且背上还背着一个人。

大约二十岁的年轻女子慢慢回头看奇诺。

「顺利成功了！」

这是奇诺头一次听到那名女子的声音，看到她露出笑容。

「嗯——为什么？」

发问的不是奇诺，而是车身到处沾了血迹的艾鲁梅斯。听他发问的奇诺仍站着喝她的茶，脚下还有红色的水流过。

「想知道吗？摩托车你说什么都想知道吗？」

女子的声音显得很兴高采烈，表情也笑得很开心，就像被男朋友问及秘密时会出现的喜悦言行。

「我想知道，想知道！请务必说给我听！」

不晓得艾鲁梅斯是不是刻意配合她，他语气开心地问道。

女子边背着睡得香甜的婴儿边说：

「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在那之前，有件事我想先跟奇诺声明一下，可以吗？」

「可以哟——」

「那么——」

女子把视线移到奇诺身上，然后彬彬有礼地把双手合在胸前，一开口就说：

「真的非常谢谢你，奇诺。」

「…………」

奇诺的嘴还凑在茶杯上，她只是稍微眨一下眼代替回答。

「托你的福才能击退那些禁卫军，真的很感谢你。我以母亲的身份，替这孩子再次向你道谢。」

「…………不客气。」

奇诺这次拿开茶杯，只回答这么一句话。

「那么我要说了。」

女子把视线从奇诺转移到艾鲁梅斯身上，奇诺则在一旁聆听那女子轻声细语对艾鲁梅斯说的话。

「其实我，是这孩子的亲生母亲，这孩子是我生的。而她的父亲出的的确确是在革命中遭到杀害的国王陛下。」

「这真让人大吃一惊呢。」

「很吃惊吧！我也非常讶异呢，因为我木来只是王宫的洗衣妇哟，而且还是所有侍女之中地位最最最卑微的。事情发生在两年前。」

「然后呢？然后呢？」

「当时我偶然遇到国王陛下——然后令人无法相信的是，国王陛下竟然爱上我！他说我很可爱，因此深深爱上了我！我真的好开心！当然国王陛下拥有许多嫔妃，也有许多孩子。可是，他却对一无是处的我一见钟情！」

「结果，你就有了那个孩子。」

「没错！不过事情很快就暴露了，王宫真的是可怕的蛇窝呢。那些希望拱自己孩子当王位继承人的后宫嫔妃，派出禁卫军对我做出各种威胁。说什么『一旦生下那孩子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趁现在还来得及』等等……」

「天哪～」

「但是我说什么都想把她生下来，所以我跟在王宫认识的亲切御医商量，请他写下『我流产了』的假冒诊断书，然后就离开了王宫。」

「你说的御医，就是那个人？」

艾鲁梅斯问道。

「就是那个人哟。」

女子头也不回地马上回答。

「然后我就回到位于国家郊区的故乡。我骗我母亲说原本发誓要跟我结婚的恋人意外身了，啊～母亲人人，请原谅我对你说谎！不过，这却是最好的方法哟。我母亲非常期待这个孙子的诞生，后来我也平安将她产下，这是半年前不久的事情。」

女子转头望着在背后沉睡的婴儿。她开心地眯着眼，还用左手手指抚摸她的脸颊。

「然后呢？」

艾鲁梅斯问道。奇诺拿着喝完茶水的空茶杯听女子把话继续说下去。

「后来就开始了名为『革命』的杀戮。温柔的国王陛下、那些可恨的后宫嫔妃、那些王子公主，全都被杀了。他们的首级还用车子载到我故乡的村落呢，真的很残酷吧。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御医来到我居住的村手，还跟过去曾跟我共事的王室随从一起来。」

「是那群人吗？」

「就是那群人哟。」

女子看着艾鲁梅斯答道，那些半裸的男子还躺在她身后。可能已经停止出血的关系，水又恢复原来的清流了。天空就倒映在尸体之间的水面上。

「医生跟我说：『你女儿被人追杀，你也有性命危险。』之前那些想杀我的前禁卫军余党，已经打探到我生了国王的孩子一事。所以这次——」

「要来抢走『公主殿下』。」

「没错！真的很过分吧。说什么这孩子继承了工室唯一的血统，所以要把她从我这儿抢去，让她继承王位！」

「所以你就逃了出来。」

「没错，我真的很不想那么做。我不仅没跟我妈妈说实话，甚至还被迫抛弃故乡村落，离开我的国家。旅行者不就等于流浪者吗？我说什么都不要过那种生活！啊，奇诺对不起。那只是『我』个人的喜恶哟，对不起。」

被女子注视的奇诺轻轻挥着手，就好像在说「我没放在心上」

「逼不得已，我只好跟那群人一起逃跑。我们辗转逃到各个国家，总以为应该是没事了，可是没多久又得到追兵逼近的情报，只好又慌慌张张地逃离那个国家，这样的情况——直周而复始地重复。我真的是受够了！」

「不过也已经结束了啦。」

「没错！已经结束了哟！那种生活已经结束了！我不会再被那些士兵追杀，也不用过着逃亡的生活了！」

「那么，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呢？」

「谢谢你的关心，摩托车。你好温柔哦。」

「没有啦——你打算怎么做？」

女子对着艾鲁梅斯竖起右手食指并眨着右眼说：

「我已经做好练习了！」

「什么？什么练习？」

「就是驾驶卡车的方法！我还被夸奖过技术很好呢！」

「对喔~你不一定要在这里生活呢。」

「那当然，否则我怎么会毒死所有人呢！或许我的脑筋不是很好，但也不算太笨哦！」

「我知道了——那么，很抱歉一直重复同样的问题，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呢？」

「当然是回我的祖国！」

听到她这句话，艾鲁梅斯发出疑问的声音，奇诺则不发一语，感到不解地歪着头。

「什么？」「…………」

「大姐姐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要回去祖国』。」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现在祖国不是正在吵要不要再立国王这件事吗？」

「可是回去那种地方的话——」

女子打断艾鲁梅斯的话说：

「没错！我女儿就会变成女王哟！」

奇诺慢慢走近艾鲁梅斯，把空杯放在桌上。

然后拿起还装有酒的那个马克杯，她伸直手臂把里面的液体往下倒。红色液体立刻溶于水中，然后消失：

奇诺开口说：

「那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吗？」

「当然啰，当找听到医生说那些事情的时候，我立刻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旦这孩子变成女工陛下，那我就能以她母亲的身份过着优雅又幸福的生活。可是我才不要把孩子交给禁卫军，让他们为所欲为呢。那些人想要的是这个孩子，至于我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所以我打算在医生他们的保护下逃亡，直到禁小军死心为止，然后再回去祖国。想不到多亏奇诺的帮忙，让我能够提早实现那个愿望，我真的开心得不得了呢！」

「可是医生说她『寿命只剩三年』……」

「那当然不是真的啰！是医生为了鼓动那些随从跟着行动而说的谎哟。他好像是说服他们说：『最长只要三年就能结束逃亡的生活，届时大家就能回到故乡去。』因为医牛跟那些随从都有家人在——不过我没想到这种说明会让他们这么简单就上当呢。过于焦急而没有听奇诺说的话的，是医生他自己，不过只要事情能结束就皆大欢喜了，对吧！」

「原来如此啊～难怪俗话说『美术胜过关节』呢，对吧奇诺！」

艾鲁梅斯笑嘻嘻地说道，不过奇诺还是沉默不语，

「对我来说，我打算先在某个国家安定下来，等那群随从也不在我身边了——再好好抚养这孩子，然后再回到祖国正式宣布她有王室的血统，这算是相当长远的计划呢。」

「嗯！嗯！」

「不过，只要他们全不在了，那我就没必要苦等下去！所以我才要了他们的命，我是用医生带出来的药哦。虽然我说了好凡次，不过事情能够这么顺利，全都是托奇诺你的福呢！真的很谢谢你！」

女子再次向奇诺道谢，但又立刻说：

「啊，我也真是的，还没有跟你讲谢礼的事呢！奇诺你为我打了一场这么漂亮的仗，我说什么都想送一份谢礼给你！这辆卡车我会把它开走，不过奇诺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不过那也要看我身上有多少资金才行，虽然无法把它全部交给你，但我会尽量满足你的，我实在无法压抑想答谢你的心情呢！对了对了，那群随从有带一些宝石哦！听说他们离开国家的时候把自己家里的金银财宝都带出来了呢！因为那是要用在我们母女俩身上的，所以我把它挪来使用应该没关系吧！」

艾鲁梅斯稍微压低语调，询问那名开心的女子说：

「你讲那种话妥当吗？搞不好奇诺会把大姐姐你杀死，并把所有东西带走哟？」

「哎呀？奇诺才不会做那种事呢！」

女子面带笑容并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话怎么说？」

「因为会做那种事情的人，是不可能豁出性命『为婴儿』战斗的！不可能有那种道理的，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懂。奇诺她虽然敢用非常残酷的方法战斗，但她其实是个好人哟！」

「人家都那么说了，你要怎么办呢，奇诺？」

艾鲁梅斯隔了好久才跟奇诺说话。

「这个嘛……我……今天……已经不想再杀任何人了……」

奇诺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就知道！奇诺你的确很温柔呢！」

「你错了。」

奇诺立刻否定女子的话。

同时——

在奇诺的视线所及之处，有一名男子就站在女子的正后方。

他全身滴着水，上半身全裸，身上的肌肉正绷紧着——

露出恶鬼般表情的男子站着。

他粗壮的双手抓住女子娇小的头部。

「咦？」

女子只说出这个字眼，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骨头折断声。

瞪大眼睛的女子头部，朝着人类不可能转的方向死去。

「……拜、托了……」

男子——医生只说完那句话就再度躺在水里。奇诺迅速冲上前，接住快要倒下的女子尸体。

「…………」

就在那个时候，她看着在尸体背后沉睡的女婴。

奇诺拆开背婴儿的布巾，把婴儿抱起来。纤细的女子尸体倒在水里，头发不仅盖住她的脸，也遮住她瞪大的眼睛。

奇诺把婴儿放在艾鲁梅斯的载货架上。

「这不是婴儿床耶。」

奇诺在第一时间并没有理会艾鲁梅斯的牢骚。然后看着继续睡得很甜的婴儿：

「她都没有哭耶，可能觉得躺在艾鲁梅斯身上很舒服吧。」

「这个嘛，我是无所谓啦。」

就在艾鲁梅斯这么说的时候——

「哇啊啊啊啊啊啊！」

男子哭了出来。

医生蹲在水里，并且抱膝嚎啕大哭。

「哇啊啊！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个年过五十岁的男人像个孩子般哭泣。

嘴巴滴着血的男子继续哭泣。

当男人停止恸哭的时候，暮色也开始布满天空。

白云在淡桔色的天空里飘着。奇诺抬头看着天空，再低头看看脚下，那里有相同的景色。

唯一不同的是，水面映照着许多尸体。

「奇诺……我有一事相求……」

医生低着头用微弱的语气说道。

「请你杀了我……请你杀了我……」

奇诺略微生气地回答他：

「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

然后又问：

「你会开卡车吧？」

※ ※ ※

爷爷他临死前曾跟我说：

「人生就像一场战争。」

「千万不要害怕战斗。」

可是有关我们出生的国家，还有我母亲的事情——

他到最后都没有告诉我。说那并不重要，知道了也没有用。

不过，当我问他为什么我会取名叫做「奇诺」，他倒是跟我说了呢。

这个「奇诺」是一位旅行者的名字。是爷爷抱着襁褓中的我四处流浪的时候，保护我们俩并勇敢战斗的旅行者的名字。

我只知道她是「骑着摩托车，而且非常温柔非常厉害的旅行者」，至于其他细节就不知道了。因为爷爷对「奇诺」的描述就只有如此而已。

奇诺她击退攻击我们的人们，保护我们，为了我们而战斗。

「我们两个现在能像这样平安无事地活着，全都是托奇诺的福哟。」

爷爷在临死前是这么跟我说的。

不知道那位旅行者如今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

还继续旅行吗？还在为某人战斗吗？

或者——



尾 声

「相机之国·上」

—Picturesque·a—

(栩栩如生·a)

奇诺与艾鲁梅斯入境的是完全没有发展科技，过着传统朴素生活的国家。

在石砌的城墙里，国民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他们身上穿的全都是麻或丝等自然纤维制的衣服，吃的是无农药的谷物及蔬菜。他们持续悠哉过着对其他国家来说或许是奢华的生活。

他们对于奇诺与艾鲁梅斯这两位睽违许久的访客（车），表示欢迎之至。而受邀吃饭的奇诺更是对料理的美味感到佩服不已，因此每餐都把菜扫光光。

结束悠哉的三天停留期，就在奇诺与艾鲁梅斯在全体居民的欢送中准备出发的当天早上——

「奇诺及艾鲁梅斯你们好，不介意的话是否愿意一起来？」

其中一位居民边这么说，边拿着一部相机走过来。

那是一部可更换镜头的黑色单眼相机，使用的底片是其他国家常见，装在金属容器里的三点五毫米那一种。

装有标准的五十厘米广角手动对焦镜头，还有一条布制肩背带可挂在脖子上。

虽然外观上到处都有小摔伤，但是没有任何破损或零件缺损，算是还能充分使用的相机。

「……？」

奇诺不解地歪着头。在确认其他国民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后，艾鲁梅斯问道：

「这玩意儿很不错耶，哪儿来的啊？」

「这个啊——」

居民开始述说整个来龙去脉。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有一位旅行者来到这个国家，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但是在旅途中受了伤，加上他本来就有病在身，因此已经到了病重的状态。

虽然居民们尽全力照料，可惜他隔没几天就撑不下去了，临终前他说：

「这是我非常珍惜的宝贝……为了答谢各位对我的照顾……我把它送给你们……谢谢你们……」

他一面感谢一面交给居民们的，就是那台机器。

「它现在是我国的宝物。我们轮流管理、保管——名字就叫做『已经没底片了』。」

「什么？」

「那是相机的名字？」

奇诺跟艾鲁梅斯非常讶异。

「是的，他临终前是那么说的。」

「……啊啊，原来如此。」

「嗯——原来是那样啊。那你们是怎么使用它的呢？」

「是的。刚开始我们并不清楚，后来集合众人的智慧才好不容易明白了，首先把这个圆圆的东西对准某个人，然后拿着这个机器的入就会从这个小小的视窗里看到像图片一样的画面，接着再转这个圆筒，画面就会变清楚了，真是令人惊奇的构造呢！」

「原来如此。」「然后呢？」

「把位于右端的杆子往右边扳动，再放开它就会弹回来，再把旁边的突出物往下按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哟！」「OK！」

得到回应的居民眨起左眼，边用右眼透过取景窗看奇诺跟艾鲁梅斯，边按下快门。

卡嚓！

清脆的金属声响起。

「刚刚按下突出物的时候，我无法看见旅行者你们哦，不过那『瞬间——」

居民开心地说道。

「我却能把旅行者你们的影像留在脑海里，非常谢谢你们。」

「？」「什么？」

「其实这个啊，是能够把看见的画面传进脑里的装置。它会把旅行者你们的画面，从右眼变成清晰的记忆牢牢映在脑里，所以我常常靠它留下许多美丽的回忆呢，而影像就是因为这样才会瞬间消失的。」

「啊啊……原来如此。」

奇诺话一一说完，居民紧接着说：

「对了，可否请奇诺跟艾鲁梅斯对我们所有人使用这台机器，让你们留下回忆呢？」

奇诺笑着点头说：

「可以哟，大家也一起来怎么样？」

于是——



「キノの旅」イラスト担当

黒星紅白のあとがき。

「キノの旅」との付き合いも、もう7年になりました。長かったような短かったような……。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デビュー時からの付き合いになるんですが、「キノの旅」が僕の絵に与えた影響は本当に絶大で、僕をここまで育ててくれたのは「キノの旅」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ありません。この作品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ら、多分今頃ニートまっしぐらです。

この場を借りて、時雨沢恵一様。担当様。「キノの旅」に関わるすべての皆様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キノの旅」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る読者のみなさまにも心からの感謝を。

このような素敵な作品に出会えた事を、幸せに、そして光栄に思います。

なんだか文章書くのは苦手なので、あとは絵で埋め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ISBN978-4-8402-4025-3
C0193 ¥550E

MediaWorks

発行●メディアワークス
定価：本体550円
※消費税が別に加算されます



とても見つけやすいあとがき　—Preface—

ここです！　今回のあとがきはここですよ！　本の中にはありません。カバーの裏にもありません。今回はここです！　ここですよ！　なんて書くと「ホントは別のところに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と訝る人がいそうですが、キノも11冊も書いてしまうと、あとがきのネタがいよいよそろそろ——。

さて、『キノの旅』もとうとう11巻目です。途中『リリアとトレイズ』という別仕事や『学園キノ2』という問題作を挟んで、1年ぶりのご無沙汰でした。

こうして続巻が出せるのは待ってくれる読者の皆様、つまりはコレを読んでいるあなたのおかげです。作者だけがいくら頑張ってもダメなんです。皆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時雨沢恵一